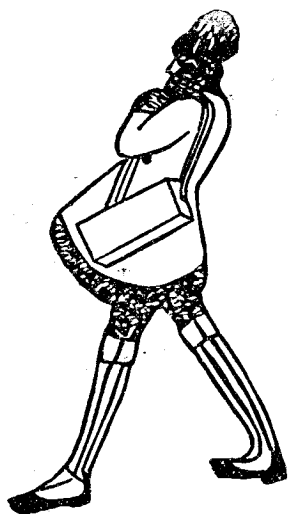


安戴耐蒂

著蘭羅曼羅

辛靜
質子
合譯



保定羣玉山房發行

羅曼羅蘭著

靜子
辛質合譯

安
戴
耐
蒂

保定羣玉山房印行

序

我的一個朋友他作過篇文章，其中有這一句，「孟軻罵楊墨，『無父無君，是禽獸也。』」斷章取義，我倒很喜歡借用這一個批辭。」我的朋友他有他的生活，但我今之喜歡他這句話，則也很值得慨嘆。惟是古語有云，人生何處不相逢，諸君且不要笑我胡說，我不過借此表明我的思想已和此書中的不大一致罷了。

可是我當日讀此書時那種興奮，則現在想起也還是很親切的，雖然我之和從前不同，亦猶之我已不大能再寫和從前那樣Pathetic的情詩一樣了，但這與一個人對於事情的了解自然是無關的。

我常常想我畢竟是一個亂世所生之人；而以先我以爲我很受過西

歐文化的洗禮之意見也不大可靠。下邊這話或者有的人未必肯於承認，不過我確實覺得環境與傳統之力（這裏並不論及牠們的好壞）亦未易於擺脫，每每於行動之間牠就要暴露出來。我們實在應該常保有一個自覺。今天寫此序時我到是知道何以當日的我（這也是我從前很喜歡的一本書）會成爲現在的我的。這兩天我却又好像如有所悟，把邇來所懷的一個思想更澈透了好些，其來歷約略是如此——

前不久一個朋友死了，他們約我去追悼會中一弔，我因事未得去，後來我知道他們的會開得很好，好得使人不勝其寂寞，我簡直有一個要與草木同朽之感。自然這是因爲我是個個人主義者的原

故。近數日則我的想法又有些不同，我很羨慕他們有始有終地作得這樣地好，我則凡事都有頭而無尾，直是個輕諾寡信的人物。我於是乃想起了四書，子不語怪力亂神，可是敬神如神在，爲人處世，或不免真是應該有此一番不是做作的做作。這個思想並不是我的思想，然似乎根本與西歐的思想有點不同，但不同不必是衝突，或者還另外有一種可觀照的地方，所以把這樣的話寫在本書之前，也許還不是全無一點道理，只是辛質叫我做序時，未必會想到筆是握在我的手中，而我又要這樣地說了。實在我讀此書也是兩年以前的事，但至今而猶有不變者，則是我相信這書能給讀者很多的好處，和任何偉大的作品一樣。

若問此書到底有什麼主旨，那我亦不很懂得，但記得英譯本之 John Christopher 中有如是一句

『Is it impossible to unite the force and the peace Nowadays the best man aspire only to force or to peace, one to the detriment of the other.』

這句話是否自 Andoinette 中引來，我已記不得了。但 An doinette 本是 John Christopher 中的一部，所以我希望這不是我對本書一種過甚的誤解，雖然是一種誤解則大概是一定的。

固然由某點看來此書本身就自然是一種力，可是我的偏見却只讓我記起了這一句話，希望這不是我對此書一種過甚的誤解。

二十一年七月十四日崔西序

譯者序言

昨天去拿葆西替本書昨的序，見他在桌上留一紙條寫着：

「序已作得，惟未必是你意中之序，且亦不定有多少人看得懂耳！」

現在我們把這自己也不大看得懂的序，刊於書首，貢獻給看得懂牠的聰明的讀者。

我們譯這書是根據 Gilbert Cannan 的英譯本轉譯的。英譯本於一九一一年六月由倫敦 Heinemann 公司第一版刊行，我們所根據的版本是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刊行的第四版。「安戴耐蒂」是羅曼羅蘭名著「

an Christophe 十大卷中之一卷，這十卷中的故事，都是銜接的，惟這一卷可以分開獨立。

我們都不是學文學的人，不過好的小說，好的詩歌，和好的戲劇，却永遠是我們經常離不開的糧食。我們翻譯這本書是從一九三〇年暑假開始的。當時我們才從煩囂的海上，回到故都，身心都感覺得非常地疲憊，於是，「安戴耐蒂」就變成了我們親密的友人。每天隨着這個美麗的故事的開展，我們忘去了身體的疲弱和心靈的煩擾。所以不論這本小小的書，對於讀者會不會有些許的幫助，但牠在譯者的生活上，却永遠留下深深的痕跡。

對於作者羅曼羅蘭的生平與其作品的概略的介紹，這是致力於

文學者的責任，譯者對於這些比較陌生的，也就不願意作一次徒然的努力。不過聽說他現在也已經離開了象牙的宮殿，作了第四階級的同路人了。在他去年寫給高爾基的信裏，他這樣說：

「結合我與高爾基的友誼，是由完全相反的兩個地平線出發，而結合爲一的；因爲如此，所以更有深切的意義。他——是一個純粹的俄羅斯人，而我——是一個純粹的法蘭西人。他是出身於民衆之間的，精悍堅定的人；而我是舊布爾喬亞的出身，肉體方面比較孱弱，但却是有着不折不撓的精神的人。他以自己的脚，踏進一切的道路，學習了人生；而我則在小學大學的書案上，支過自己的股肱，曲過自己的頭顱。我很知道他曾經度過物質上的最艱苦的生

活。但是在良心上的一點，我可不知道我們之中，是誰走過的道程更爲艱苦。我們二人都是不得不在泥沼與密林之中，以自己的力開拓自己的道路。在人之中，有出身於民衆者，也有出身於布爾喬亞者，而且也有因出身於布爾喬亞的緣故，較之出身於民衆者，不得不更赤血淋漓地，進行於自己探求之路的人。然而無論是那方面的人，要在這無知與罪惡的黑夜中創造光明，是多麼艱辛的工作呀！

雖然從來我們使用了各自不同的方法，盡瘁了工作，但這努力的終點上，我們是一起的；正因如此，所以更有深切的意味。從我們最初相識的時候起，我們就覺得大家是同志，是同盟者。我們個人的生活與步驟，無論是在怎樣不同的狀態中，而結果，我們是必

然要經過同一的試鍊。這試鍊有兩種方法：其一是我們熱情感受人類文化的偉大，與許多世紀來由人類的智識所積蓄的珍寶的價值；而其一便是反抗智識階級的社會特性。

最近我讀了載在雜誌「在文學的前哨」上的柴司拉夫斯基的論文，我知道高爾基在十月革命的好久以前，就已反抗布爾喬亞，及智識階級，開始了在俄羅斯建設真正文化的運動；而且高爾基全無容赦地，排斥了智識階級的消極性，意志薄弱，內容空虛，而却喜大言壯語的缺點。恰巧這時代，我以「Jean Christophe」對巴黎的「市場」，對榨取者的藝術與思想，對偽善，對他們的「理想主義的虛偽」，對唯美主義者與政論家宣了戰。

：當一九〇〇年我寫「民衆劇場」一書時，在最後的一段，我寫了這樣的話：

「你們要有民衆藝術麼？如果是要的，那麼必須先從有自己的民衆開始。有自由思想的民衆，不爲貧窮與無休的勞作所壓倒的民衆，不被何種因習，何種迷信所抑壓的民衆，他們是自我的主人，將成爲現在正在進行鬭爭的勝利者的民衆。這才是最重要的問題。」

我不能在西歐發見這樣的民衆，我期待着，我從兒童時期中便呼喚着，而我四周的土壤却是貧弱的，乾枯的。但是我把自己的根，在歐羅巴的土下伸張開去，針指着那俄羅斯民衆的肥沃的土壤，

針指着那蘇聯國土內自覺的底偉大的生活。而且這樣運動的結果，我的根才和高爾基的根相遇，於是兩條根，便如兄弟一般地的結合了。

現在我們以同志的資格，正從歐羅巴的兩端，使大家的血液互相融流。我們要把我們的力，我們的智識，合而爲一。人類的理智雖然目不能見，但一定是漸漸地在全世界上滲透而去。使高爾基成爲全人類的新的五月的樹脂，新的五月的力罷！』（見文藝新聞二五，二六兩期，字句間我們稍有改動。）

因爲他這封信，一方面表白了他自己，一方面提到了他的名著「Jean christophe」，所以就不覺冗長地把牠節錄下來了。對於「安戴

耐蒂」本身，我們也不願意多說什麼話。不過像「常蘭」這家一樣的，小布爾喬亞破產的悲劇，在中國也接二連三繼續不斷地排演着罷！在帝國主義統治着六分之五的整個世界的現代，「常蘭」家的悲運，正是我們千千萬萬瀕於沒落的小布爾喬亞家庭的寫照。可是——話又不知不覺地說得太遠了。

這本書是崔西介紹給我們讀的，在翻譯之中，有許多註解，都由他代我們查攷，翻譯之後又蒙他替我們校閱，而且最初的幾頁譯文，更差不多是照着崔西譯的抄錄下來。（他曾譯了幾頁，後因事中止。）所以譯就這本書，崔西實在是盡了至少同我們一樣多的力量。

此書在印成單行本以前，蒙楊晦先生幫忙，得在華北日報副刊上發表。此書的出版，又蒙含章兄盡力不少。在此處，我們謹致深深的謝意。

靜子，辛質。二十一年七月十七日。

安戴耐蒂 (Antoinette)

法國羅曼羅蘭著

一

辛質合譯
靜子



有些法國的舊家，歷世都固居在省中一個一定的小犄角裏，保持着他們純粹的脈統，沒有混入絲毫外來的血液。這姓常蘭的，也

便是這樣舊家中的一個。在法國，雖然社會秩序上有過許多次的變遷，這種家族却並不像我們所想像的那樣稀少：要將他們從這塊土地連根拔起，是需要一場極大的顛簸的，有許許多多的羈絆，將他們和這塊土地連着，但這深奧的情由，他們却並不知道。他們對這土地的摯愛，並沒有什麼理智上的原因，也很少趣味上的關係；就說到歷史的感情的記憶，也不過只很少的幾個文人。緊緊維繫着他們的，便是這雖然不很明顯却非常強烈的感情，這種感情在蠢笨者和聰明人的心裏，都一樣地存在：就是他們覺得幾世紀以來，他們就是土地的一部；在牠的生命裏生活；呼吸着同樣的空氣；聽着牠的心同他們的心互相應和地跳動，好像是所愛的人的，感覺到牠極

輕微的戰慄；而且他們感覺到那一時，一日，一季中的變化，無論明朗或者陰沈；和聽着自然裏一切的音響與沈默。那最能強烈地抓住人底感情的，並不一定是那最美麗的或者是最有生命的魔力的鄉村，反而倒是這種地帶，在那裏，大地似乎是最單純而且粗野，最近於人，並且用一種親切的友愛的語句和人交談的。

常蘭這家就住在法國中部這樣的鄉村裏。一片平坦，潮濕的鄉野，一座沉沉的古舊的小城，疲倦地凝視着恬靜的運河裏，昏暗的水中自己的倒影；在牠的周圍，是單調的田野，耕地，牧場，小溪流，樹林，再就又是單調的田野……沒有風景，沒有故蹟，也沒有什麼可紀念的事物。毫無什麼地方可愛。一切都陰沈而且抑鬱。在

牠的昏沈的麻痺之中，有一種潛隱的力量。當一個人初一嚐到這種力量的時候，會感覺到苦悶；並且要去反抗。但是那些歷世和牠在一處生活的人，却又不能自由地超脫；這種力量已經侵入了他們的骨髓，並且這地方的恬靜，整個的陰沈，單調，都對於他們有一種魔力，有一種甜美的特殊情味，這些是他們所分析不出來的，是他們所詛咒，所愛，所永世不能忘懷的。

常蘭這一族一向就住在這裏。他們住在城裏，或者牠的鄰近，追溯上去可以直到十六世紀；因為照例他們有這樣一位叔祖，他的主就供獻於修編族譜，記載這并不著名的一脈裏，卑微勤勉的人們：農夫，田主，工匠，以至在本地方下層機關任職的書記和鄉村

的小吏。在這一帶地方上，奧古斯他常蘭，就是現在這家中家主的父親，已經很成功地設下了一家銀行；他是一個聰明的人，有着農夫那種狡猾和頑固，但是也和一般人一樣地誠實，並不怎樣十分深慮的，他能工作，也很會過活；他底溫和的惡意，直率的言語和他的財富，使他到處都爲人敬畏。人很矮，很胖，很有精力，一對小而敏銳的眼睛，嵌在一張又大又紅的臉上，有點小麻子，他是著名的女性追逐者，並且這種興趣始終沒有完全地消失。他喜歡有趣的談話，和美好的飲食。要看他吃飯，那真是有意思，他的兒子安戴勒坐在他的對面，還有幾個氣質相近的老朋友們：地方審判官，書記，大教堂的副主教：（老常蘭很喜歡把牧師請來飽脹一頓，但

是當牧師很能吃的時候，他也可以陪着他脹。）都是些健壯能吃的老傢伙，有着拉比勒（註一）的氣派。飯棹上，像放排槍一般地，他們講着恐怖的故事，伴着拳頭在棹上敲打，以及呼吼狂笑底的聲音，他們這種吵鬧，使廚中的僕人和街上的鄰居都能够聽見。

後來老奧古斯他受了寒，隨即轉爲肺炎，原因是他在一個炎熱的夏天，穿一件襯衣到此地窖裏去取酒。不過二十四小時他就離開了我們的世界，到他不相信的另一世界去了。他也和其他良善的凡爾太派的（註二）省民一樣，在最後的一瞬，屈伏於宗教了。經過了教堂中一切的聖禮儀式，爲的是可以安家裏婦女的心，同時因爲反正這樣那樣都沒有阻碍……至於以後，誰都不知道了……

他的兒子安戴勒繼續了他的營業。他是一個矮胖的人，面色發紅，身子很寬，臉上除那兩片連鬚鬚外，都刮得很光，說話很快，稍微帶點口吃，聲音是宏大的，說時還伴着一些快而簡單的手勢。

他雖沒有他父親那樣掌財的能力，但也是一個很好的經理人物了。

註一 拉比勒 (F. Rabalais 1483—1653) 法之著名作家，富想像文詞，以粗豪的幽默及諷刺著稱。

註二 凡爾太派的 (Volairian) 凡爾太 (Voltaire) 1694—1778 是法國的作者。此處乃指用一種嘲笑懷疑態度，去觀察宗教問題的。

他只消照料照料這些創立好了的事業就足够了，這些事業只因

爲存在，便一天一天地發達起來。他在地方上很享有善於營業的聲譽，雖然他對於這商號種種投機的成功，並沒有盡多大的力量。他所貢獻的，不過只是方法和勤勉。此外他是絕對地誠實，並且因此到處受着相當的尊敬。他令人愉快的殷勤的態度，雖然對於許多人是不免過於親切，過於寬泛，也過於平常，却使他在這小城和附近的鄉間，很被人熱誠地推譽。他的同情比金錢還鬆動得多，眼淚很容易地到他的眼裏，貧困的景像能引起他誠懇的同情，連那爲貧所困的人，都一定爲牠感動。

他和大多數住在小城中的人一樣，是很關心於政治問題的。他是個熱心的穩健共和黨，偏狹的自由主義者，愛國論者，並且和他

父親一樣，是極端反對教權的。他和其餘的同僚一樣，很愛和教區的牧師，或和四旬齋的說道者開玩笑，這說道者，在城中，是很能激起婦女們的熱誠的。我們應該知道在法國的小城裏，反教權主義總多少是家庭中爭吵的插話，並且是丈夫和妻子間很難道破的一種沈默的苦苦的掙扎這幾乎是家家都有的。

安戴勒·常蘭也很有點文藝上的自負和所有他同時代的省民一樣，他受過古拉丁文學的教育。有許多頁數他都能背誦還記得很多的格言，讀過拉風太（註三）和波哇羅（註四）——波哇羅的「詩之藝術」，尤其是「讀經台」——他讀過「少女」的作者（註五）以及十八世紀小詩人的作品，並且會照他們的樣子，擠出過一些詩

歌。在他朋友中有這種特別癖好的，並不只他一個，而且他的名譽也就由此得來。他說笑的韻語，四行詩對句，綴字詩（註六）諷刺小詩和歌是時常被傳誦的。雖然有時候，不免無禮一點，但却也很有牠們粗魯的機智。他常歌詠消化的神秘，這個羅亞爾（註七）河區域的詩神，也和但丁著名的鬼一樣是很喜歡吹她的喇叭的（註八）

註三 拉風太（La Fontaine 1621—1695）法國著名作家。

註四 波哇羅（Boileau 1636—1711）是法國的批評家。「詩之藝術」（Art poétique）及「讀經台」（L'Artin）均其著名作品。

註五 「少女」（La Pucelle）的抄者是 Chapelain（1595—1674）

是個不甚有名的法國詩人。

註六 綴字詩 (Acrostics) 是一種每行第一字母或最末字母連起來能够成字的詩。

註七 羅亞爾河 (Loire R.) 爲法國最長之河，流入比斯開灣。

註八 喜歡吹她的喇叭 (Ed egli area del cul fatto trombeta) 用英文譯譯出來就是：(And he had with the behind made trumpet 所謂 "the behind madetumpet," 卽下氣通之意，蓋嘲笑安戴勒先生之語也。

這個強硬快樂而且活潑的矮人，却娶了一個性格極不相同的妻子——露西·德魏利葉，一個鄉下法官的女兒。德魏利葉這家，或

者乾脆就說德魏利葉，因為他們的姓已在悠久的時間裏分裂了，就好像是一塊從山坡上滾撞下來的石頭碎成兩半似的——父親和兒子都是法官，他們的祖先是法國的貴族，曾歷世在最高法院供職，無論對於法律義務，社會的習俗，還有他們個人的尤其是職業的尊嚴，都看得很重，那種尊嚴由他們完善的誠實得到保障，雖然他們也有點故作正直。在前一世紀，他們受了不信國教的見森主義（註九）影響，帶有一種不平的厭世色彩。並且渺視耶穌會徒的態度，他們否認生命是美麗的，並且，不但不使生命的困難平平地過去，反而誇大牠們，好來抱怨。露西·德魏利葉也有點這種特性，這和她丈夫的不很純粹的樂觀主義，正正相反。她很高，她比他高出—

頭，身材苗條，而且各部勻稱；她的衣飾也很雅緻，只是稍爲莊重一點，這使她顯得——也許是故意地——比實際年老似的；她的品德很高，但對於別人也很嚴厲；她見不得別人的過失，甚至稍爲任情一點的舉動都看不過去，人都以爲她是冷淡而且看不起人的。她非常相信上帝，因此也就不斷和她丈夫發生爭辯。此外，他們却非常地相

註九 見森主義 (Jansenism) 爲 Cornetes Jansen (1585-1638) 所創，是反對性善說的。

愛；並且雖然時常有這些不和的地方，也還是彼此都不能離開，而獨自生活。他們都有點不很實際，他是因爲缺少理解的能力——

他時常有被和氣的面貌和花言巧語誘信的危險）——她呢，是因為完全沒有事務上的經驗——（關於事務她是一點都不知道的：因為人就從來沒讓她管過，所以她也一點都不發生興趣。）

他們有兩個孩子：一個女孩，安戴耐蒂，一個男孩奧利威葉；女孩比男孩要大五歲。

安戴耐蒂是個美麗的黑髮孩子，有一副美媚而樸實的法國式的臉貌，豐圓，銳眼，圓額，下巴很好看，還有一個小小的端正的鼻子——「一個非常可愛的，美麗的，高貴的鼻子」——一個法國的畫像家曾經這樣動人地說過：「在這鼻子上有一種幾乎是看不出來的表情，牠使全臉都有了生氣，並且顯露出她在談話或者傾聽時她那微

妙的心情。」她有她父親那種樂觀而不謹慎的性格。

奧喇威葉是個細弱美麗的孩子，矮，和他的父親一樣，但性格却非常不同。因為在小時接連地害病，他的健康便暗中受了虧損；因之，雖然他是很受家人的寵愛，他身體的孱弱，却使他成爲一個憂鬱的喜歡夢想的孩子。他怕死，他同時對於生活的準備却又缺乏得可憐。他很羞澀，喜歡孤獨；他躲着不願和別的孩子們一處；他和他們在一起時總不舒適；他恨他們的遊戲和吵打；他們的獸性使他害怕。他讓他們打他，並不是他沒有勇氣，因爲他很膽小他不敢來防禦自己，怕傷着他們，假若沒有他父親的地位作保障，他們真會把他欺負死的。他的心情非常地柔軟，敏感到一種病態的地步，

一句同情的話和表示，一點的斥責，都足以使他哭泣。他的姐姐便比他堅強得多，時常嘲笑他，叫他作小淚泉。

這兩個孩子彼此是很相愛的；但他們不同的性格，使他們不適在一起生活。他們各有各的道路，各人作着各人的夢想。安戴耐蒂越長越變得美麗，人們都這樣說，她自己也很覺得；這使她快樂，並且向未來織着許多浪漫的故事。奧利威葉處於病狀的抑鬱之下，對於外界的接觸，總使他煩厭；於是他便退回到他自己妄想的小腦筋裏，自己給自己講種種的故事。他有一種熱切的，幾乎是近於女性的，愛人和被愛的渴望；並且因為在孤獨之中生活，和與他差不多大的孩子都隔離了的原故，他就創造了兩三個幻想的朋友：一個

叫常恩，一個叫厄亭，一個叫法郎西斯；他和他們總在一起。他從不會睡得十分踏實，並且總在夢想。在早晨，當他在牀上被喚起的時候，他會忘掉了自己，坐在牀邊，兩腳光光地垂在那裏擺動，有時一雙長襪穿在一條腿上，有時兩手還按在面盆裏便入了夢鄉。當他坐在桌上寫着什麼或者學習功課的中間，他也會忘了自己；一連地夢想好幾點鐘；於是突然醒來，很驚駭地發現自己一點也沒有學習。吃飯的時候，誰要和他說話，他就臉紅；總要過兩分鐘才能回答；有時說到一句話的半中間，就會忘了他正想說的事情。他會沈睡在他那細語的思想之中，他也會沈睡在單調的鄉村生活所引起平凡的感覺之中，（在鄉下，一天天的日子是過得這樣的慢的）；還

有那空着一半的大房子，只有一部分有人住的；那廣大而可怕的倉屋和地窖，那神秘的，閉起的房屋，鎖緊了的窗戶，蓋好的家具，罩起來的鏡子，以及包好的燈台燭台；往日家人的遺像，帶着他們難忘的微笑：那高尚，溫和，英雄氣味的，第一帝國時代的雕刻；妓院中的阿西比亞德與蘇格拉底（註十），安修克斯與司屈圖尼（註十一）埃巴米隆大（註十二）的故事，行乞的白里薩芮斯（註十三）……外邊，從鐵鋪裏送出鐵匠釘蹄的聲音，錘子在砧上叮叮地作響，呼喘的馬兒的鼻息，燙焦的馬蹄的氣味，水邊洗衣婦的搗衣聲，隔壁屠戶沈重的砍切聲，街石上的馬蹄，抽水機或是運河上吊橋的聲響，裝滿木材的重載貨船，用一根繩子牽着，緩緩地經過闊

子的那邊；鋪砌好的小院，當中有一塊方地，生長着兩棵丁香，周圍是幾叢天竹葵和風呂草；在那俯視着運河的望台上邊，有幾盆桂花和開花的石榴；有時還聽得見不遠廣場上集市的鬧聲，有穿着藍布衫的農夫和哼哼着的豬……禮拜天，在教堂裏，有唱錯了調的歌

詩班

註十 阿西比亞德與蘇格拉底。(Alcibiades and Socrates) 阿西

比亞德約於紀元前四百五十年生於雅典。他很有錢，很漂亮，又很有才幹。年青的時候很放蕩。蘇格拉底想將他引向正路，但終無效。

註十一 安修克斯與司屈圖尼。(Antiochus and Stratonice) 司屈圖尼

在紀元前三百年的光景，嫁給敘利亞的一個老國王爲妻子。那時，她最多不過十七歲。後來國王前后所生之子安修克斯很愛她。國王爲憐惜他的兒子起見，就讓他們結婚。

註十二 埃巴米隆大 (Epaminondas) 底比斯 (Thebes) 國的大將。

他使底比斯一時爲希臘的盟主。

註十三 白里薩諾斯 (Belisarius) (525-565) 東羅馬帝國的大將。後喪其家財，失其雙目，行乞於君士坦丁。

的首領，和那作着彌撒便要睡覺的老牧師！一家人沿着那往車站的路上散步，在道上，他時時都要對別的可憐的人們恭敬地脫帽，他

們那些人也同樣地覺得是需要出來大家散一散步。——直到後來，他們走到那充滿陽光的田野，上邊有眺望不見的雲雀飛翔——或者是沿着運河平靜如鏡的水面走去，兩岸都有成行的蕭蕭的白楊……還有那外省的盛大的禮拜晚餐，那時候，他們一邊吃着吃着，一邊很有經驗地談着食物，而且吃得津津有味。因為個個都是食物的鑑賞家，並且在各省地方，吃是最重要的事情，佔據藝術中的第一位。以後，他們就會談談商情，說說有趣的故事，並且時時談論他們鄰居的壞話，末了變成說不完的瑣碎……而這個小孩子呢，坐在他那一角上，同小老鼠一樣地安靜，他慢慢地咀嚼着食物，很少吃甚麼東西，靜靜地聽着，沒有一件事逃得開他的，遇着他不明瞭的

時候，他就用他的想像來補充這個缺陷。他有這唯一的稟賦，這是老家庭和老族系的孩子們所有的特性，這稟賦把古代的色彩表現得非常濃厚，這稟賦還帶一種宗教的思想，這種思想，以前從來沒有來到過孩子們的心裏，而且是他們差不多不能夠明瞭的。其次再說到廚房，一些帶血的，新奇的，神秘的東西在那裏烹調；還有就是那老的僕人，常常給他講一些可怕而又可笑的故事……最後到了黃昏，有蝙蝠的靜默的飛翔，有羣集在這老屋裏黑暗地方的大動物所惹起的恐怖，大老鼠，大的，帶毛的蜘蛛，於是他就會跪在牀腳下祈禱，但是也不知道是說些什麼；等到附近尼菴裏的小破鐘，敲出一聲尼姑就寢的鐘聲：——於是他便去睡覺，到夢之島去……

一年中最好的時期，便是消磨他們的春天和秋天在離城幾里路的鄉村別墅裏。在那裏，他可以很自在地夢想，他遇不見旁人。這常蘭家的孩子，也和他們同一階級的孩子們一樣，和普通一般的孩子們，離開得遠遠的；那些僕人的和農家的孩子們，使他們恐怖而且生厭。他們從母親那裏遺傳下來一種貴族的——或者不如說實在中產階級的——習氣，就是藐視一切用手工作的人們。奧利威葉整天天地消磨在爬上槐樹的枝椏，讀着神奇的故事，有趣的傳說，穆塞斯（註十四）或者寶羅娃夫人（註十五）所作的故事，或者是天方夜談，或者是旅行的記載，因為他有一個奇怪的希望，想要到遠方去，那「對於海洋的夢想」，這種思想時常充滿在法國各省小城

裏孩子們的腦中。很茂盛的叢林，在他和家屋中間擋著，因此他就能夠幻想到非常地遠。但是他知道他自己實在是靠近自己的家，他

註十四 穆塞斯(Johann Musaeus 1735-1787)他根據古代的傳說，作了許多的故事。他最好的作品是一些童話。

註十五 寶羅娃夫人(Madame's Aulnoy 1650-1705)法國的女童話作家。

便十分地快活，因為他不願意孤獨地離家走得太遠。他覺得他已經消融到大自然中去了。圍繞着他的，風在樹隙中輕輕地微語。從他自己小窠周遭的樹葉縫裏？可以望見遠處被日光染成金黃色的葡萄架；還可以看得見草地，草地上放着加了圈索的牛羣，在這沉靜欲

睡的村之一角，充滿了牠們悽婉的拖長的鳴聲。嗶嗶的雄雞在田園間互相應和地呼唱。倉庫那邊還傳過來那沒有節奏的打禾的聲音。千千万萬動物的熱烈的生命，充滿了而且穿過這平靜的大自然。奧利威葉很不寧貼地注視着這永遠匆忙的成行的螞蟻，這採滿食品，好像是吹奏着音樂似的嗡嗡地的蜜蜂，那大而笨的不知道自己需要甚麼的黃蜂——這整個忙碌的小動物的世界，都好像被達到他們目標的願望所催促……目標在那裏，他們也不知道。不管牠在那裏，總在某個地方……奧利威葉感覺得這樣個盲目的討厭的世界頗是可怕。一個松子落下來的聲音，或者一杈枯枝劈裂的聲音，他都會像一隻小兔似的忽然嚇了一跳。……但是當他聽見遠遠地從花園的盡

頭，鞦韆環索窸窣的聲響，在那裏安戴耐蒂瘋般狂地搖過來又搖過去，於是他又喚回他自己的勇氣了。

她也一樣地在作着夢想，但她有她自己的樣式。她消磨她整天的時光繞着花園走來走去，吃着，望着，笑着，像畫眉鳥似的吃着藤架上的葡萄，偷偷地從籬牆上折下一個桃子，爬上梅子樹，或者當她走過的時候，偷偷搖牠一下，金的梅子便如雨似地落在地上，在口裏便像甜蜜般地融化了。或者她採摘一些花朵，雖然這種舉動是被禁止的。她敏捷地採下一朵她垂涎了一天的玫瑰，拿着花便跑到花園深處的亭子裏。她把鼻子埋在香甜的花朵裏，吻牠，咬牠，並且吮牠，於是她又收藏起她的花，把牠藏在胸前和兩朵小乳房的

當中，驚異着自己乳房的已經成長，她就會用熱切的痴愚的眼光注視着。……並且還有一種很舒服的也是被人禁止的愉樂，就是把鞋襪脫掉，赤脚在小徑冰冷的砂子上走，有時在露珠的草坪上，有時在那有蔭蔽的地方便非常冷，而照滿陽光的就焚燒般地灼熱的石板上邊，有時在圍繞着樹林四周的小溪裏，吻她的脚，她的腿，和她的膝蓋，並且吻水，吻土和陽光。臥在松樹蔭下，她便伸出她的手向着太陽，望着那穿過她兩手的動搖的光輝，她也會用她的嘴唇吻她那美麗而豐圓的臂上柔潤的皮膚。她給她自己做就了爬藤葉和橡樹葉的王冠和項圈以及長袍；並且用藍色的草，伏牛花，小松枝，和綠色的松實來裝飾在上面，這樣望起來，她真好像一個小蠻公主

了。並且她爲了她自己的愉快，圍繞着噴泉跳舞而且伸張了手臂轉過來轉過去，直跳到頭昏爲止，她也會躺在草地上把臉埋進草裏，並且最後，也不知道爲什麼緣故，忽然大笑好幾分鐘，連自己都忍止不住。

這兩個孩子的時光，就這樣地消逝了，雖然彼此在一處過活，却從來不曾彼此關心過。——除非偶然當安戴耐蒂戲弄她弟弟的時候，她拋一把松針在他臉上，或者搖那他正坐着的樹，恫嚇地讓他自己下來，或者忽然跳出來，大聲地嚷着：

「噢……噢……」

有時候她願意去戲弄他，假粧說他們的母親叫他，便把他騙下

樹來。於是，當他爬下來的時候，她就佔據了他的位置，再不肯移動了。這時候奧利威葉便會慙哭，而且拿給她告訴家長的話來恫嚇她。但是安戴耐蒂是不會在樹上待得很久，她在樹上停留最多不過兩分鐘。當她把奧利威葉從樹尖上驅下來，當她已經十分激怒他而且幾乎使他流淚的時候，她便會從樹上溜下來，抱着他，搖他，笑，並且叫他作一個『小傻子』，把他推在草地上打滾，用一把草來刺他的臉。他也試着掙扎，但是他太弱了。於是他就很安靜地躺在那裏，好像一個小金蟲般仰臥着，安戴耐蒂却用她有力的小手，把他瘦削的手臂壓在地上，他便顯出很可憐的樣子，也就屈伏了。但，安戴耐蒂却還忍不住望着那受她征服的囚犯，大聲的笑，忽然

吻他一下，便放他走了——但是却只會忘記用一小束草塞進他的嘴裏來作別禮，而這件事却最使他厭煩，因為這會使他發嘔。他把草吐出來，擦一擦嘴，和她爭吵，她就盡力地跑，放聲大笑。她永遠是笑的，甚至在睡眠中她也會發笑。奧利威葉在隔壁屋子裏醒着，聽見她的狂笑和喃喃的話語在靜默的深夜中發了出來，他便會忽然從自己給自己講故事的當中，坐了起來，在寢室外面，樹在風裏嘶鳴，一隻鴟鵂正在哀號；在遠遠的村落和農家，在樹林的深處，狗在狂吠。在黑暗的，稍微有些燐光的深夜裏，奧利威葉望着那黑暗的很笨重的松枝，像魅鬼般地在窗外搖曳，安戴耐蒂的笑聲，會給他很大的安慰。

這兩個孩子對於宗教十分熱心，特別是奧利威葉。他們的父親時常用他那反教權者對於信仰的見解來責罵他們，但是他并不干涉。並且在心裏呢，也如同他同階級的許多不信宗教的人一樣，他並不討厭他的家庭替他信教，因為能同相反的派別有聯絡，也是很好的事情，誰都永遠不能斷定命運會走上那條道路。他是一個自由思想者，但是他和父親一樣，仍然保留可以在死時去邀請一個牧師的權利。即使這樣作沒有什麼好處，也不會有什麼壞處，就好像人們雖然沒有理由相信房屋是會燒燬的，却仍然去保火險一樣。

奧利威葉病態地傾向於神秘主義。有時他懷疑他是否存在。他是一個輕信，心思柔弱，並且是需要扶持的人，他在懺悔中，在因

信託那看不見的朋友所得的安慰中，感到一種悲傷的愉悅，這個朋友永遠是張開雙臂來歡迎你的，你可以對他呈述一切，他了解而且能够饒恕你每種的過錯。奧利威葉嚐到了愛和謙遜的水的甜味，靈魂從這種水中流出來，已經是澄清潔淨，而且得到安慰的了。他的信仰是這樣地自然，他不明白爲什麼有些人會不信宗教，他以爲他們這樣作是由於他們的罪惡，而且上帝會責罰他們的。他時常秘密地祈禱希望他的父親能够到神祇的庇佑。有一天，當他們去到一個鄉下小禮拜堂的時候，他看看他父親自動地畫了一個十字，使他的心下十分歡喜。聖經上的故事在他的心裏同于柏察爾（註十六）格來西斯和柏西勒（註十七），還有回回國王哈隆，阿拉西德（註十

八）一般人奇異的故事混在一起。在他這小孩子的時候，對於牠們之中任何一個故事的真實，並沒有發生過懷疑。恰如他不敢深信他並不認識那嘴唇裂開的沙巴克，多話的剃頭師，和開什開爾的駝背（註十九）；並且恰如當他出去散步的時候，他四圍張望那黑色的啄木鳥，嘴裏銜着尋求財寶者的妖魔的樹根；相同的（註二十），淨土和天國，在他那幼年的想像中，也就變成布干地和白利城（註二十一）的某一地方了，在這村莊裏有一座圓的山，頂上生着一棵小樹，好像一根很舊的破檻的羽毛，在他感覺得，這就似乎是亞伯拉罕（註二十二）築造火葬堆的大山。田地的旁邊，有許多死的叢樹，他便以爲那是古代人撲滅了的荊棘火了。（註二十三）甚至於

就當他年長了一些，批評的能力，已經發達起來，他仍然高興聽那普遍流傳的民間傳說，而且十分地相信牠。爲了自己的愉快，他樂意這樣去作。所以在基督復活節那個禮拜六，他會用很多的時間，去等待着那耶穌復活的鐘兒歸來。那是在禮拜四到羅馬去的，要從空中帶着小旗飛回。他不能完全相信那並不是一回真事，而且當他聽見鐘聲的時候，便忍不住聽向天空張望。有一次——雖然他很知道那並不可能——他似乎覺着他看見了一個鐘，帶着藍的颯帶，在屋頂上消失了。

駐十六，于柏察爾 (Rudberahl) 是一個很肯幫助窮苦者的人。對於迷了路的旅行者，他指引他們的道路。但是對於驕

傲的壞人他却懷着敵意。他常常穿着灰色的僧衣。

註十七

格萊西斯和柏西勒 (Gracise and Percinet) 格萊西斯是個童話中的公主，柏西勒乃她的愛人，是破壞她的繼母，對於她的毒惡的計畫的。

註十八

哈隆·阿·拉西德 (Haroun-al-Raschid 765-809) 巴格達 (Bagdad) 著名的國王，常常改裝出去考察民情。關於他的故事見天方夜談。

註十九

沙巴克 (Shabac) 剃頭師，和開什開爾 (Caspar) 的駝背的故事，均見天方夜談。

註二十

淨土 (Canaan)，相當於今之巴勒士丁 (Palestine) 爲

以色列人之聖地。

註廿一 布干地或白利城 (Burgundy or Berrichon) 二者均法國地名。

註廿二 亞伯拉罕 (Abraham) 見舊約創世記第二十二章。

註廿三 荆棘火 (Burning Bush) 見舊約出埃及記第三章第二節。

使他自己沉緬於古來的傳說和信仰之中，對於他實在是絕對不可少的。他逃開了生活，他忘記了他自己。他生來就是悲觀的人，這當然是從母親那裏遺傳下來的，同時他用孱弱，更造成了他悲觀的思想。他自己並不知道，以為人人都和他自己一樣，因此這個六

歲的，奇怪的小孩，在他應該遊戲的時間，不去花園裏頑皮淘氣，却時常關閉自己在他的屋子裏，很小心地尋索字句，去描寫他的思想。

他時常寫得很多，每個黃昏他都很有心地秘密地去寫他的日記——他不知道爲什麼要寫，因爲他覺得沒有什麼可說，而且他所說的，又沒有一件是值得說的。寫東西是他一種遺傳的病症，法國省民——一個古老的不能毀滅的族系——的老毛病，就是每一天都很詳細地記下來他所見，所聞，所作，所說，以至於吃喝，他用一種可笑的，很有點英雄氣概的耐性來寫，一直到死的那一天爲止。這完全是爲了他自己的高興。並不爲給別人看。他知道永遠沒有人會

讀到牠的記載，他自己也永遠不會再翻閱牠一次。

音樂，也和宗教一樣，是奧利威葉的逃避所，逃避那白天過於強烈的光輝。他們姐弟兩人，天生就是音樂家。特別是奧利威葉從他母親那裏遺傳下來的這種天才。他們鑒賞的能力，當然是很超越的，在這一省裏，沒有一個人能有這種鑒賞力。在這一省裏，就從來沒有聽見過音樂。除掉本地的軍樂隊。僅僅奏一些進行曲，或者——在軍樂隊的好日子——選奏一些阿朶爾夫亞當（註二十四）的曲子，此外就是教堂裏風琴師所彈的羅曼曲（Romanas），還有鎮裏的年青婦女們彈一些旋轉跳舞曲和波爾加曲（二十五），「巴格達的國王」（Caliph of Bagdad）和「年青亨利的狩獵」（La Chasse du Jeune

註二十四 阿朶爾夫亞當 (Adolphe Adam 1803-1856) 法之大琴彈手及樂曲作者。

註二十五 波爾加曲 (Polka) 波爾加是來自波西米亞的一種跳舞，波爾加曲即此種舞蹈之音樂。

Henri) 的序樂，以及兩三個莫扎特 (註二十六) 的樂曲，總是這幾個，而且總免不了這同樣的錯誤，樂器也往往可憐地，走了音調。這些音樂在晚會的秩序單上，自然免不了是安排好了的。在晚飯以後有技能的人就被人請求獻技了。最初他們都會紅了臉而且拒絕，但到後來，他們却又會接受這團體的請求，奏幾段他們的老調子，却彈得不合音調，於是每個人都要稱讚這藝術家的記憶和他手法的

美妙。

這種儀式差不多在每一個會裏都要舉行一次，一想到這件事，這兩個小孩子差不多連晚飯都吃不下去了。當他們奏巴然（Bazin）的「向中國飛行」（VOYAGE EN CHINE），或者兩人合奏魏伯爾（註二十七）的一小段的時候，他們能互相信託也不怎樣地恐懼。

註二十六 莫扎特（Mozart 1756-1791）德之樂曲作者。

註二十七 魏伯爾（Weber 1786-1826）德之樂曲作者。

但是如果單獨地奏，那便是使他們痛苦的事。在這兩個孩子裏，往往安戴耐蒂是比較勇敢些的。雖然那也使她害怕——因為她知道這是逃不掉的，她必須要把她完成，於是她就用一種很決心的態度

坐在鋼琴旁邊，用她很忙的速度，彈過去她的輪旋曲，飛彈過某幾節，又把別的幾節滲雜起來，忽然中止了，把頭一扭，她便帶着微笑的說：

「唉，我記不起來了……」

於是她再開始繼續下去，直到彈完。並且她也不想遮掩她彈終了愉快，在家人同聲稱讚的當中，回到她的椅子上，她就會笑着又說：

「我錯了那麼多……」

但是奧利威葉却並不是這樣容易對付的。他簡直不能够在公共場所露面，也不能作「觀衆的被觀者」。在一個大集會裏去說話，

在他覺得是很難的一件事。但是不得不去彈奏，特別是爲不喜歡音樂的人去彈奏——這是他清楚地知道的——爲這些實在厭惡音樂却因爲習慣的原故，要求他來奏樂的人們，這件事好像對於他簡直就是壓迫，那怕是徒然地，他也要試着去反抗他們。他就十分固持地拒絕。有的時候，他就逃了，走開，藏在一個屋子裏，或者甚至於走到倉庫裏去，也忘記蜘蛛的可怕了。他的拒絕只使得來客們更堅決，他們嘲笑他，於是他的雙親就會很嚴厲地命令他彈奏，甚至當他太倔強地反抗的時候，就打他一巴掌，最終他總是不得不彈奏的——自然是不願意地而且是懷恨的。以後他就會整夜地痛苦，因爲他彈得那樣不好，這一半是由於他的驕傲，一半由於他對於音樂有

真正的嗜好。

這小城裏對於音樂的鑒賞，並不永遠是這般平凡。有些時候，在有些的家庭裏，也有十分好的音樂會。常蘭夫人時常提起她的祖父，他很喜歡四絃大提琴，並且時常唱哥魯客，（註二十八）達雷拉可，（註二十九）以及悲爾頓（註三十）的曲子。他們家裏有一大套這類劇本，還有一疊意大利的歌篇。因為這位老紳士，很像柏爾廖斯（註三十一）說的安都諾斯（註三十二）先生，『他喜好哥魯客。』柏爾廖斯並且挖苦地又加一句『他也喜好皮西理（註三十）呀，』——或者在這兩種之中，他更喜歡皮西理。無論如何，在他祖父所收集的歌曲裏，意大利歌佔了一大部份。那也就是奧利

威葉最初的音樂的糧食。這並不是什麼充飢的食物，寧可說牠是脹滿鄉下孩子肚子的糖果：那是能傷口，破壞胃的組織，而且還永遠

註二十八 哥魯客 (Chuck 1714-1787) 德之樂曲作者。

註二十九 達雷拉可 (Dalayrac 1753-1809) 法之樂曲作者。

註三十 悲爾頓 (Berton 1727-1844) 樂劇作家及導演家。

註三十一 柏爾廖斯 (Berlioz 1803-1869) 著名的法國樂曲作者。

註三十二 安都諾斯 (Audriens 1759-1833) 法之著述家。

註三十三 皮西理 (Piccini 1728-1800) 最有名的意大利樂曲作者。

者。

有妨害其他很好的營養物的危險的。但是奧利威葉不能算是貪饞，

沒有人給他更好的食物，沒有麪包，他不得不吃餅乾。因此，由於環境的壓迫，這個神秘的沉鬱的小孩的食品，便是西瑪羅沙，（註三十四）培西羅，（註三十五）和羅西尼。（註三十六）他飲不着牛乳，却反沉醉於這些酒神的使徒（指剛才說到的三個人）和其餘兩位活潑聰敏，淫逸地微笑着的拿破里和加答里尼（註三十七）的酒神司祭——波哥里西（註三十八）和白里尼（註三十九）——所傾出酒漿了。

爲了他自的愉快，他替自己彈了很多的歌曲。他已經被音樂浸潤了。他並不想明瞭究竟他彈的是什麼，不過要把自己沈溺在彈奏之中罷了。從來沒有一個人想起要去教他音調的和諧，因此也就

水遠沒有想起來要去學習。科學以及科學的頭腦，同他家族的性質是不相合的，特別是他母親的那一系。所有德·魏利葉家的律師，聰明人，和人莊學家一遇到問題便都受到挫折。聽說，她們家裏有

註三十四 西瑪羅沙 (Cimarosa 1749—1801) 意大利的樂曲作者。

註三十五 培西羅 (Pisello 1741—1816) 意大利的樂曲作者。

註三十六 羅西尼 (Rossini 1792—1868) 意大利的樂曲作者。

註三十七 拿坡里和加答里尼 (Naples and Catania) 均意大利地名。

註三十八 波哥里西 (Pergolesi 1710—1736) 意大利音樂家及曲作

家。

註三十九 白里尼（Beolchini）加答里亞乃其生地，爲意大利著

名的樂曲作者。

一個人——一個很疏遠的表兄弟——在天文觀測所（Bureau des Longitudes）裏得到一個位置，便認爲是十分奇特的事情。但是又聽說他忽然瘋狂了。這省裏故舊的中產階級，都對於他們自己的常識十分驕傲，他們性情頑梗而粗暴，但是由於他們生活的單調和食量太大的結果，他們變得又呆笨又沒有精神。他們很信仰自己的常識，他們誇口，用他們的常識沒有解決不了的難事。並且他們差不多就把科學家看成某種的藝術家，他們以爲科學家固然比藝術家更爲有

用，却沒有那樣的高尚。因為至少藝術家並不從事於有用的目的。並且他們悠閑的生活，還爲種榮耀——（此外 每個商人都自己誇大，以爲如果他從前特別留心，那麼他已經變成藝術家了。）——而科學家呢，不啻是工作的勞動者——（這是一種恥辱）——雖然他們稍爲超越一點，却也祇是多受了些教育的工頭，他們在紙上是很精明的，但是離開了他們算術的工具，他們便沒有什麼。如果沒有識豐富的人，以生活的和尙商業的經驗來指導這般科學家，他們簡直就沒有多大用處。

不幸，他們生活的，和商業的經驗，並沒有證實，能够如他們願意去想像的。這種經驗僅僅是一條常規，把牠改你各樣的方式，

也可以去應付少許容易的事體。但是當任何預料不到的事情來到的時候，他們必須很迅速很堅強地下一個決斷，這時他們就永遠是失望的。

安戴勒·常蘭就是那樣一種人。各種事體他都安排得很適當，他的營業在這省裏，進行得也頗為順利，他從來沒有遭遇過任何重大的困難。對於商業他並沒有什麼特殊的才幹，他就繼續了他父親的地位。但是當各種事體都進行得十分順利的時候，他便歸功於他自己卓越的才幹。他最喜歡說祇要誠實，有方法，而且有善通常識便足够了。因此他把他的事業傳給他的兒子，但是就像他父親對於他自己一樣，絕不會注意到這小孩子的嗜好，他並沒有給他兒子

任何商業的準備。祇要他的孩子好，而且最要緊的祇要他們快樂，他便任他們自然地成長，因為他深愛他們。因此這兩個孩子對於生活掙扎的準備，差不多就是沒有，他們好像是暖室裏的花。但是他們就能永遠像這樣地生活下去麼？處在這省內柔和的空氣裏，在他們富足的有勢的家庭的懷抱裏，有溫和，快樂，而歡喜的父親，他是被許多朋友圍繞着，他是這地方的領袖之一，他們的生活是這般容易，這般光明而快樂。

安戴耐蒂已經十六歲了。奧利威葉的年紀也可推得。他心裏充滿了各種神秘的夢想。在安戴耐蒂的心裏她也聽見了她自己新生的希望所發的甜美的歌聲，這希望就好比四月的百靈鳥，正在她的青

春裏飛翔。去感覺到她自己的身心正在開着燦爛的花朵，去知道她自己的美麗，而且別人也這樣稱讚她，這是使她快樂的事。她父親把她寵愛若狂。他喜歡她小小的獻媚，喜歡看她對着鏡子凝視，看她那小而純真的惡作劇。他會讓她坐在自己的膝頭上，嘲笑她幼稚的愛情的故事，或者嘲笑她的賣弄風姿，或者捏造一些向她求婚的人的名字；一些可尊敬的公民，一個比一個更老更醜，於是她就會驚恐地叫喚出來，接着便放出波浪似的笑聲，用手抱着他父親的頸項，用她的面頰緊貼在他的頰上。他便會問那個是她所挑選的最如意的人：是不是本地方的律師呢？就是常蘭家的老媽常說的醜陋得像七大罪惡的人。（註四十）是不是那肥胖的書記呢？於是她就用

手淘氣地打他，讓他住口，或者用她的手堵緊了他的嘴。他就吻她的小手，而且把她放在他的膝蓋上，顫簸着她上下地跳動，一面唱着一個古歌：

『美麗的姑娘，你要的是怎樣的人呵？』

『喂，是一個醜陋的丈夫麼？』

她便嗤嗤地笑着，把他的鬚鬚拉在頷下，唱着疊句回答他：

『我是一個漂亮的丈夫，』

『太太，我不是一個醜陋的人呵。』

她便表白她要自己選擇的意思。她知道她是，或者將來會是十分富有——（她父親是時常每次都這樣告訴她的。）——她是一條

「美麗的魚。」在這一省裏比較有聲望人家的子弟都向她求婚，張了一個寬廣的諂諂的白網，和機巧的網罟，爲的去捉這條大銀魚。但是這條魚好像都閃避了；因爲安戴耐蒂知道他們所有的詭詐，而且譏笑他們。她早就準備着被人捉到，但却不是盲目地。她已經立下決心要結婚的。

註四十 七大罪惡 (Seven deadly Sins) 即驕傲，貪婪，淫慾，憤怒，饕餮，嫉妬，懶惰。

在這地方有一家貴族——(普通每一個地方都有一個貴族的家庭，自己揚稱是古代本省侯爵的後裔，雖然通常推考他們的淵源，也不過是些公產購買者，一些十八世紀的兵站總監，或者承包拿破

命的軍隊的用品的人。)姓彭里微的，有意向常蘭小姐求婚，他們住在離城不遠，一個有許多高塔，和閃光的石板屋頂的城堡裏，四圍都被很濃厚的樹林環繞着，城堡還有數不清的魚池。這位年青的彭里微少爺，對於向安戴耐蒂求婚的事頗爲殷勤。他是一個漂亮的孩子，不過按他的年紀來說，他是稍嫌剛復和笨重，他不作什麼事情，除非打獵，吃，喝，睡覺，他會騎馬，跳舞，有迷人的恣態，而且比起其他的年青人來到也並不更笨。他也許騎馬進城，也許駕一輛輕快馬車，藉口營業上的事情，便來拜訪這位銀行家了。有時 he 會帶一些獵得的野禽，或者送給婦人們的紮成球的花朵。趁這個機會，他便向安戴耐蒂求愛。他們就在花園裏一同散步，他就會給

她成堆的無聊的恭維，摸摸自己的鬚鬚開玩笑，而且踩腳讓他的馬刺碰着陽台上的鋪磚發出噠噠的響聲。安戴耐蒂覺得他十分可愛。這撩起了她的驕傲和她的熱情。她要游泳在這青春戀愛最初的甜蜜時間裏。但是奧利威葉却最恨這位年青闊少，因為他強壯，笨重，粗魯，高大的笑聲，還有那雙手握起來就像一個釘子，而且有一種卑鄙的戲弄，常常叫他叫『小孩子……』又捏他的雙頰。他最恨他的——他自己並不知道——因為他敢愛他的姐姐；他的姐姐，他自己的，他的，她不能屬於任何人！……

不幸的命運臨到了，危機早晚，是要來到這故舊的，中產階級人家的生活裏的，這些人家生長在地球的這一個小角落裏已經有好

幾個世紀，已經把這塊土地吸吮得枯乾。他們在平安之中酣睡，想着他們自己的命運，會和這背負着他們的土地一樣地久遠。但是他們脚下的土壤已經乾枯而且死滅，他們的根基已經不堅固了：只要有一斧頭的打擊，他們便會摧折的。於是他們就說到這種意想不到的事，和不能預料的不幸。如果這棵樹有更多一點的氣力，他們也便不會遭遇意外的事變了，頂多，也不過是一陣暴風雨過後，捲折了少許的枝杈，但是永遠也不會撼搖那樹幹的。

安戴勃·常蘭是一個懦弱，忠實，而有一點好誇耀的人。他喜歡隱蔽不告人，而且很容易分不清「似乎」和「是」。他毫不謹慎地浪費，雖然他的浪費因了由節儉的舊習慣發生的後悔心也減少一

點——（他整鎊整鎊地扔出去，却一個銅子一個銅子地爭執）——倒沒有嚴重地損害過他的資本。他對於營業也不十分謹慎。他從來不拒絕借錢給他的朋友；而且做他的朋友也不是一回難事，他有時簡直連收條都不要，對於借出去的賬目，他只模糊地記得，在別人沒有還他以前他永遠不會叫人還的。他相信別人有很好的信用，並且以為別人會相信他自己。雖然他有快樂的，隨遇而安的態度，但是却比人們所揣測的，怯懦得多。他從來不敢拒絕任何常常來借債的人，從來也不敢表示對於他們付債能力的懷疑。這是由於仁厚也是由於怯弱。他不願意得罪任何人，同時他也怕被人陵辱。所以他永遠是讓步的，而且因為要裝作不在乎的樣子，他借與人時是非常

痛快，好像債戶借他的錢，是一種服務似的。他自己差不多這樣相信，他的自負與樂觀都不難告訴他，他所經營的事務全是好的。

這種辦法，實不能離開了向他借債者的同情。他受農夫們的尊敬，他們知道，他們可以在他的好性情上打算，而且也毫不遲疑地就去向他要求幫助。但是人們——甚至於就是那最忠厚的人——的感謝，如同果實一樣，要及時採摘的。如果讓牠很久地留在樹上，牠會很快地腐爛的。幾月之後，常蘭先生的債戶，竟開始把他的幫助當作他們的權利。而且他們更會這樣地想：以爲常蘭先生所以樂於幫助他們，必定是因爲他有興趣去這樣作。其中最好的，在一年中的節日，只要拿一隻他們殺死的野兔或者從他們養雞的地方，裝

上一籃雞卵送來貢獻給這位銀行家，他們覺得這樣便已經償清了債務，——如果不是債，至少也是應該感謝的責任。

因爲一直到現在，借出去的錢只是一個很小的數目，而且常蘭先生又只借給那些十分誠實的人，所以並沒有什麼不好的結果；他沒有告訴別人的失去的金錢是很少的。但是當常蘭先生遇見一位發起創辦工廠的人的時候，情形就大大地不同了。這位先生正在籌備開設一個工廠，就聽見人家說這位銀行家的容易對付而且富有。這位先生佩着繫有勳章的帶子，並且冒充認識兩三個閣員，一個大主教，一些參議員和文學界與財政界一些著名的人物，又和一家很有力的報紙有點關係。這位先生態度很莊嚴，並且很機巧地採取一種

有權威而又親熱的語調，最能使人感服。爲的介紹他自己，（這種蠢笨的介紹，要在比常蘭先生更爲敏感的人，一定起了疑心。）他拿出一些普通的應酬信，是他認識的著名的人寫給他的，請他去吃飯，或者謝謝他對他們的邀請；因爲大家都知道法國人從來不吝嗇與人作一次兩次的通信，也不特別地憐惜同一個認識才一點鐘的人握手，或者接受他的邀請——只要他能使他們娛樂，而且不要他們的錢；甚至關於錢的這一點，許多人也並不拒絕，借錢給新識的朋友，假若別人也還同樣地借給他的時候。假若一個聰明人，他想給他鄰人減輕點金錢過多的困難，但是却尋不到一隻羊，可以誘惑牠首先跳過籬笆去，給其餘的羊作個榜樣時，那這個聰明人，也就太

無能幹了。——假若從來還沒有一個羊，肯越過他面前的籬笆，那麼，常蘭先生就是第一個了。他是一個那種多毛的羊，是生來就爲的被人剪取的。他被他的來客所迷惑住了，由於來客與尊貴的人的關係，由於他說話的流利，由於他諂媚的技巧，並且由於他的忠告一開始時發生的很好的效果。最初他只稍爲冒一下險，贏了，於是就更冒險一些；最後他把所有的財產都拿去投機，不僅是用他自己的錢，連他的存款人的錢也在內。他沒有告訴他們這件事，他相信他一定會勝利的，他要讓他們驚訝，他替他們所作的一件偉大的事情。

這個冒險失敗了。他從他一個巴黎通訊員那裏，間接地聽見這

個消息，這個通訊員恰巧說到這個新的失敗，他從來也沒有想到常蘭先生也是被犧牲者之一；因為這個銀行家，對誰也沒有提及一個字；他那種不負責任的情形，簡直讓我們難信，他嫌麻煩而不——甚至於躲避——去要求立在他報告消息的地位的人給他的忠告；他整個事情，都是秘密地作的；他太固執地相信他不會錯的常識，並且對於他所正在作的事情，他只模模糊糊地知道，就認為滿足。在一生之中，人有時會這樣地錯誤，好像他是注定了該失敗的，他怕別人會來幫助他，他躲避所有可以救助他的忠告，他藏起來，瘋狂地魯莽地往前衝，擺脫一切的束縛，投入致死的沈淪。

常蘭先生匆忙地跑進了車站，心裏說不出地痛苦，乘車直向巴

黎。他去尋找那個人。他用一個希望來鼓勵自己，就是這個消息也許是假的，或者至少也是誇張。當然他找不到那個人，而得到更失敗的消息；整個地完全的失敗了。他失魂似的回來，一句話也沒有說。仍然沒有一個人知道他這件事。他想拖延幾星期或者幾天。在他深固的樂天觀念裡，他竭力試着去相信，自己會找到一個方法，使這事情變好，如果不能把他自己全都損失收得回來，至少也要把那些存款人的錢賺回來。他匆忙地試驗了各種的方法，但是這樣地匆忙，把他可以成功的機會全失去了。他試試向人去借錢，但是到處都受了拒絕。在他失望之中，他便孤注了他所餘的一點金錢去作狂亂的投機冒險，但是也完全給喪失了。從那時候起，他的性情上

便完全變了。他陷入了一種怕人的恐怖之中：他仍然不說什麼；可是他傷心，容易激怒，焦燥而且非常地憂慮。但是當他和生人在一處的時候，他仍然假裝着快樂的態度。雖然這樣，沒有一個人看出他的變化來的，他們就把這種變化，歸之於他的健康不好。在他的家裏，他比較不大小心，因此他們立刻看出來了他是在隱瞞着某種重大的憂愁。他們簡直不明瞭他。有時候他忽然跑進屋子，細細搜尋書桌，把所有的紙，亂丟在地板上，而且因為尋不見他，想找的東西或者因為誰要幫助他，他簡直好像瘋狂了似的。於是他就在他們中間木然呆立着，他們問他尋找甚麼東西，他自己也不知道。他似乎對於他的家庭，失了所有的興趣或是眼裏含滿了淚去吻他們。

他不能睡眠，也不能够吃了。

常蘭太太知道他們已經到災難臨頭的時候了。但是她從來不參與她丈夫的事業，所以她也不明白內情。她詢問他，他粗暴地拒絕了她。這是有傷她的驕傲的，她也便不堅持地去追問。但是她不知道爲什麼，禁不住在打着寒戰。

孩子們還懷疑不到正在臨頭的不幸。安戴耐蒂當然也和她母親一樣，並不是沒有豫知不幸命運來到的理解，不過她是沉溺於她的初戀之中；她拒絕去想不愉快的事情……她讓她自己相信，雲終久是要散開的——或者等到不能不去注意厄運的時候再去營救牠們也不遲。

在這三個人裏，或者奧利威葉是最能了解在他不快活的父親的靈魂上，遭遇了什麼不幸。他覺察到他父親正在忍受的痛苦，暗中他也和他一起忍受。但是他不敢說什麼，當然他不能作什麼，也沒有什麼幫助的力量。於是他也排遣開憂愁的思慮，他不能抓到這憂愁的真象，也像他的母親和姐姐一樣，他迷信般地相信，那他不希望見看臨到的不幸，也許真不會到來。這些可憐的不幸的人，他們覺到危險的迫近，却趕早地自己欺哄自己，他們把頭隱藏在石頭後面，就以爲「不幸」不會看見他們。

紛亂的謠言開始傳佈起來了。人們說這銀的信用已經損失。這位銀行家對於存款者担保銀行毫無問題，但是也不可能，其中最

懷疑的就藉口提存取款，常蘭先生覺得他是失敗了。他拚命地爲自己辯護，裝出憤怒的口氣，並且傲慢地苦苦地責罵他們對於他自己的懷疑。他甚至於對於他的幾個老存款人粗暴而且發怒，但是這終久只有使自己失敗。要求償債的人忽然都來了，他無可如何地陷入了絕境。他完全慌張了。有幾天他跑了出去，用他最後的銀行鈔票到鄰近避暑的地方去賭博，一刻鐘便輸光了跑回家去。他忽然的離去，讓這個城騷亂了，人們說他已經逃走。常蘭太太很難應付那一般粗野而又不耐煩的詢問的人，她央求他們忍耐一些，而且發誓說她的丈夫一定回來。他們不相信她的話，雖然，他們很願意這樣地相信。所以當人們知道他回來的時候，都一致地發出一聲寬慰的嘆

息。許多人幾都相信，他們的恐懼是沒有根據的，常蘭家的人決不會乖巧得自己故意不走出洞來，讓人家相信她們已落入了洞裏。這位銀行主人的態度，証實了這種印象。現在他不再遲疑於他應該怎麼作，他似乎十分疲倦，但却是十分平靜。和幾個從車站回家的道上所遇見的朋友，他很平靜地搭訕着，談到這小城的乾旱，差不多一個多星期沒有下雨了，又說到葡萄的豐收，和晚報上刊佈的內閣塌台的消息。

當他到家的時候，他假裝沒有看見他夫人的焦灼。她是聽見了他回來的聲音，跑出去迎接他的，並且滔滔不絕地十分煩亂地告訴他，當他沒有在家時，所發生的一切的事情。她細細地觀察他的態

度，想去知道是否他已經挽救回來了那不知名的危險；但是由於她的驕傲，她並沒有問他一句話，她等待他首先開口。但是關於那使他們倆人都苦惱的事情，他却一個字都沒有提。他沉默地不理她，那信託他的熱望，和他的信託她自己。他講到天氣如何熱，又講到他是怎樣地疲乏，又咒罵那榨絞似的頭痛。於是他們坐下來吃飯和往天一樣。

他很少說話，痴呆着，沉思，而且深鎖着眉頭。他用手敲着桌子，他勉強吃着，他知道他們正在注視他，跟着他又用一種模糊的沒有看見的眼光去看那被沉默嚇着了的孩子們和她的夫人。她坐得挺直的，懷着受了傷害的尊嚴，她沒有看他，却留心着他每一個動

作。在飯快吃完的時候，他似乎已經清醒了，他便去和安戴耐蒂和奧利威葉談話，問他們當他沒有回來的時候，他們都作了些什麼事。但是他並不去聽他們的回答，只聽見了他們說話的聲浪；而且雖然他瞪着眼睛看着他們，他的眼光却在別的地方。奧利威葉覺到了，他在正說得高興的當中，便停止了，再沒有心繼續說下去。但是在一時的不安之後，安戴耐蒂又恢復了她的愉快，她好像一隻喜鵲似的歡歡喜喜地又說笑起來，頭依在她父親的肩膀上，或者拉着她父親的袖子，讓他聽她所說的話。常蘭先生沒有開口，眼光從安戴耐蒂身上又轉到奧利威葉的身上，他前額上的綳紋，也越來越深了。在他女兒正講着的一個故事當中，他再也不能忍耐了，於是站起來跑

到了窗前外望，來遮掩他的感情。孩子們折起他們的手巾也站了起來。常蘭夫人教他們到花園裏去遊戲；不一刻工夫，就聽得見他們在沿着路徑互相追逐，一邊還叫喊着。常蘭太太望了望她的丈夫，他正背對着她，於是她圍着桌子走，好像要收拾什麼似的，忽然來到了他的面前，並且用一種怕僕人聽見同時怕驚動了她自己內心的苦痛的聲調說：

『安戴勒，請你告訴我，究竟是怎麼一回事？一定有些重大的事……你遮掩着什麼事情；是不是發生了一些可怕的事？你是病了麼？』

但是常蘭先生又擺開了她，聳一聳肩，憤怒地說：

「沒有，沒有，我告訴你！任我去罷！」

她激怒了，走開。在她大怒之下，她說，無論她丈夫遭遇多大變故，她一概不管了。

常蘭先生到花園裏去。安戴耐蒂仍然在那裡玩，她拖着她弟弟的手，好讓他跑。但是他忽然說他再也不玩了，於是就靠在離他父親只有幾碼遠的洋臺的牆上。安戴耐蒂還想去逗引他，奧利威葉把她趕走，含怒不說一句話。她反覆叫着他的名字，後來她看出來她再引誘不了他了，便只好跑回去，開始彈起鋼琴來。

只留下常蘭先生和奧利威葉了。

「孩子，你怎麼了？你爲什麼不玩？」

「爸爸，我疲乏了！」

「好，讓我們在這個位子上歇一會兒罷。」

他們便坐下了。那是一個可愛的九月的夜晚。一個黑暗的明潔的天，晚香玉的香氣滲雜了運河裏腐臭的不潔淨的水的氣味，那運河正朦朧地睡在洋臺牆角的下面。灰色的大的蛾，很像一個怪物，帶着嗡嗡地的聲音，繞着花兒亂飛。運河對面，街坊人家坐在他們自己門口細細閒談的話音，也從這靜默的空氣裏傳了過來，屋子裏安戴耐蒂正在彈一個美麗的意大利短歌。常蘭先生握住奧利威葉的手。他正在吸煙。在黑暗中，他父親的臉慢慢地隱滅了，他看見那烟管的紅光，一閃，消滅了，又一閃，終於又消滅了。他們倆人都

不說話。後來奧利威葉便問星星的名字。常蘭和他差不多所有同階級的人一樣，對於大自然，一竊知識都沒有，除掉那幾顆人人都曉得的著名的星星以外，其餘的名字他都不能告訴給奧利威葉。但是他假裝着奧利威葉問他的就是那些大星的名字，所以他也就這樣地告訴了他的兒子，奧利威葉毫不反對，去靜聽那些的星星美麗神秘的名字，並且悄悄地重複一遍，這永遠是讓他愉快的事情。並且，他也並不怎樣想知道牠們的名字，只是想更靠近他父親一些。他們再也不說什麼。奧利威葉扭過頭去張着大嘴望着星星，他已經沉入冥想中去了！他全身的脈管裏都感覺到他父親手上的溫暖，忽然父親的手開始顫慄起來，這似乎對於奧利威葉是一件好玩的事，他笑

了，在睡眠中似地說：

「呵，爸爸，你的手多麼顫動啊！」

常蘭把他的手收回來。

奧利威葉仍然忙着他自己的沉思，不久，他又說：

「爸爸，你也疲倦了麼？」

「是的，我的孩子。」

這小孩很親切地回答說：

「爸爸，你一定不要太使自己勞苦了。」

常蘭先生把奧利威葉拉近自己的身子，抱在自己的懷裡，低聲

地說：

「我可憐的孩子！……」

但是這時候奧利威葉的思想早已轉向別的地方去了，禮拜堂的鐘鏘鏘地打了八下，他忽然站起來說：

「我要去念書了！」

在每一個星期內，從吃完晚飯一點鐘以後到睡眠時間為止，他被允許去讀書的，這是他最大的快樂，世界上沒有一件東西，能讓他犧牲甚至於一分鐘的工夫。

常蘭先生讓他去了，他自己在黑暗中來來回回在洋臺上踱走了一陣，然後他也回去了。

來到屋子裏，他的夫人同那兩個孩子正圍着燈坐着。安戴耐蒂

正把一根帶子往一件外衣上縫，同時說着，哼哼着。很明顯地這使得奧利威葉頗不舒服，因為他用拳頭塞住耳朵，好讓自己不聽見，同時他繃着雙眉，兩肘靠在桌子上看着書。常蘭夫人正在補襪子，同時正在和老奶媽閒談，這個老媽站在她旁邊，報告這一天所用去的錢，並且尋找談一談天的機會。她時常用她奇特的方言，說些有趣的故事故，照例會引得他們哄然大笑，這時候安戴耐蒂就試着去仿她。常蘭先生沉默地望著他們。沒有一個人理會他。他遲疑了一會便坐下了。拿起一本書，隨便翻開，又闔上，於是立起來；他不能安靜他坐着。他點起一根蠟燭，道了一聲晚安。他走去憐愛地吻那兩個孩子，他們也不在意地回吻，眼睛却没有望著他——安戴耐

蒂被她的針線吸引住了，奧利威葉埋頭在書裏。奧利威葉甚至沒有從他耳朵上把手放下來，便啾啾了一句「晚安」，繼續着看書——（當他讀書的時候，甚至於他家裏的人落在水裏，他都不會抬起頭的。）——常蘭先生便離開了這間屋子，在隔壁房間裏又流連了一刻功夫。他的妻子立刻也走了出來，老奶媽也收拾紗布食櫥去了。她裝做沒有看見他，他遲疑一會，然後走近她說：

「我請求你原諒，方才我是太粗魯了。」
她很想對他這樣說：

「我親愛的，親愛的，這沒有什麼關係；不過告訴我，究竟是怎樣一回事！告訴我，是什麼這樣地傷害了你？」

但是她抓住了這個機會，便向他報復，跳了起來說：

「讓我去罷！你的舉動太可恨了。你對待我比對待一個僕人還壞得多。」

而且她繼續着那種口調，伶俐地，尖銳地，而且憤恨地傾吐了她所有的冤曲。

他十分疲倦地舉起兩手，慘然地微笑，於是便離開了她。

沒有一個人聽見手槍的聲音。只有在第二天，當大家都知道這件事情之後，有少數的鄰人才記起來，當夜半街上很安靜的時候，他們聽見一聲好像鞭子裂碎的聲音。他們一點也沒有注意，夜晚的寂靜又再籠罩着這座城池，用牠的神秘，包裹起了所有活的和死的

人。

常蘭太太睡熟了，但是一兩個鐘頭以後就醒過來。她發現她丈夫不在她旁邊，她便起來焦急地走遍了所有的屋子，於是下樓到銀行辦公室去，這辦公室就在他們家的後面，在那裏她發見了常蘭先生坐在他的椅子上，身體在一潭血泊裏傾在桌上，那血仍然一滴一滴地往地板上流。

她大喊了一聲，丟棄了燭火，暈了過去。這聲音傳到家人的耳裏，僕人們即刻跑過來，首先把她扶起來看守着她，然後才把常蘭先生的屍身安放在一張牀上。孩子們臥室的門是鎖着的，安戴耐蒂寧貼地睡着，奧利威葉聽見了嘈雜聲和脚步聲：他要去看看一個究

竟；但是他怕驚醒了他的姐姐，因此又即刻入睡了。

在第二天早晨，當他們還不知道一切事實原委之前，這個消息已經傳遍了全城。他們的老奶媽一邊哭着告訴他們；他們的母親已經不能想任何事體，她的地位也十分危險。在這死人面前，只賸下這兩個孩子。最初他們恐懼比憂慮更甚，他們簡直不能安靜地哭。在這天早晨第一件來到的事就是殘忍的法律的形式。安戴耐蒂躲進她自己屋裏去了，她盡她年青的自私的力量去抓緊了一個唯一的觀念，這個觀念可以幫助她驅除那迫到眉頭的現實的恐懼。就是想念到她的愛人；她整天都在等待他來，他從來沒有像最近會晤那次一般地熱烈，因此她十分相信，當他聽見這種禍變的消息，他立刻會

趕來，分担她的悲哀；——但是沒有一個人來，也沒有一個人寫一封信，或者給她一種同情的表示。當自殺的消息傳出去之後，那些在這銀行裏存款的人，便都飛奔到常蘭的家裏，撞進門去，無情地殘忍地向這位寡婦和兩個孤兒，狂叫而且怒罵。

幾天之後，他們就完完全全地傾家敗產了；一個最親愛的人的死亡；失去了財產，地位，以及衆人的尊敬；並且受着朋友們的棄絕。一切都完了。沒什麼東西遺留下來作他們將來生活之用。他們三個人對於道德上的純潔是毫不假借的，這使他們對於恥辱感覺更大的痛苦，雖然這種恥辱在他們是無辜的。在這三個人裏，安戴耐蒂是最被憂愁所苦惱的，因為她從來不曾真正地認識過痛苦。常蘭

夫人和奧利威葉雖然也受到悲哀的痛苦，但是他們比較已經習慣於悲哀了。生來就悲觀的人，他們可以被悲哀壓倒，但是他們却並不會驚奇。死的觀念，對於他們早就好像是一種歸宿，在現在更是這樣；他們都希望着死。這樣的悲觀固然是可憐的，但這還沒有一個少女的失望可怕，她是自信而且愉快的，喜愛她每一秒鐘的生活，但是她忽然發現了，她自己就在這樣不可測的，不可救藥的困苦前面；而死，又是她所害怕的。

安戴耐蒂忽然之間發現了世間的醜惡。她的眼睛是睜開了：她認識了人生和人類真正的面目；她不贊成她的母親和弟弟。當他們哭的時候，更增加她的愁苦。她失望地想像她的過去現在和將來；

她知道留下來給她的，已經沒有什麼了，沒有希望，沒有幫助，她也不能依賴任何一個人。

葬儀嚴肅而又簡陋地舉行了。禮拜堂拒絕收留自殺者的遺體。他們從前的朋友，因為怯懦的原故，都捨棄了這寡婦和孤兒。其中有一兩個也來坐一會；而他們窘迫不安的樣子，甚至於比別人的不來更讓人難堪。他們好像把拜訪當作一種恩惠，並且他們的沉默，是很帶責備和憐憫的輕視。他們的親戚甚至於更壞，不僅他得不到一句同情的話，而且來的時候，反非常嚴厲地指摘他們。這位銀行經理的自殺，好像並不比他失敗的罪過更小，一點不能減輕人家的惡感。自尊的人是不能寬宥那些自殺的人的，他們覺得一個人冒了

不名譽去捨生求死，實在是奇怪的事情；他們樂於叫法律去苛酷地對待他，但是這個死者似乎却在說：

「沒有再和你們一同生活的那樣不幸了。」

但是那些最怯懦的人們，却要指摘他是一個怯懦的人。尤其當這位死者的自殺，侵犯了他們的利益妨害了他們的報復時，他們便忍耐不住了。——他們從來沒有想到了那一切，想到那可憐的常蘭先生，一定是因爲痛苦才去自殺的。他們寧願讓他受更重千倍的痛苦。並且因爲他已經逃避了他們，他們便把憤怒轉向他的家人。他們自己都不這樣承認，因爲他們也知道自己的不對。但是他們却依然這樣作，因爲他們需要一個被犧牲的人。

常蘭夫人似乎沒有什麼方法，只有哭泣和哀悼，但是當她的丈夫被人攻擊的時候，她的氣力又恢復了。她於是發現了她曾經怎樣地愛過他；而她和她的兩個孩子，不管他們將來會有怎樣的變化，都同意捨棄她的裝奩和他們私人的財產去儘可能地償還常蘭先生的債務。並且因爲已經是不能再容留他們住在這小城裏了，他們便決定到巴黎去。

他們的離去，差不多是一種逃走地的性質。在走的前一天黃昏——（那是將近九月末的，一個淒涼的黃昏；田園都隱沒在霧的白幔之後了，當他們在霧裏沿着路往前走的時候，在路的兩旁，立着奇怪形狀的滴瀝搖顛的叢樹，看起來就好像是長在水裏的樹木。）

他們一同去向他長眠的墳墓辭別。他們三個人跪在狹的石欄上，那石欄就圍繞着這新翻起的一塊土地。他們默默地哭，奧利威葉抽咽了。常蘭夫人十分悲哀地擦她的眼淚。她一次又一次地去重複那字句，就是在他生前她最後看見他的一次，她對他所說的話語，這更增加她自己的悲哀，而且更使她自己痛苦。奧利威葉想到洋台上最後一次的談話。安戴耐蒂夢似的揣想他們還會作些什麼事。他們中間沒有一個人曾經夢想到去責罵這位可憐的人，說因為他自己的失敗，而連累了他們。但是安戴耐蒂却想到：

「唉！親愛的父親，我們將要怎樣地受苦阿！」

霧越來越重了，冰涼的濕氣，襲入了他們的骨髓，但是常蘭太

太忍不得就走。安戴耐蒂看見奧利威葉已經寒戰了，於是對她母親說：

「我冷！」

他們便起身回去。當他們正往回走的時候，當蘭夫人轉身向着墳墓，最後一次地注視着她，口裏說：

「我親愛的，我親愛的！」

他們離開墓地，已經是入夜的時分，安戴耐蒂拉着奧利威葉冰冷的手，他們走回自己的老家，那是他們最後一晚睡在這棟梁之下了，他們一向在這裏睡覺，他們的和他們父母的一生都曾經在這裏過活——這牆，這火爐，這小方的土地是和這個家庭的歡樂，憂愁

這般堅固地連繫着，差不多可說牠們就是這個家庭的一部，而且是他們幾個人的生活一部，但是現在，這種生活他們只有讓牠去消逝了。

他們的箱篋都收拾停當了。他們要在明天早晨商店還沒有開門以前，去搭第一次的火車。他們要逃避了隣舍的好奇和惡意的談論——他們願意聚在一起，並且住在一起；但是不知不覺地他們都回到自己的屋裏，並且就在那裏呆住了。他們站在那裏，一絲不動，甚至連帽子和大衣都不脫，摸摸牆，家具，所有那些他們就要分離的物件，用臉貼緊了窗上的玻璃，想在記憶裏帶走他們所愛的接觸着的物件。最後他們都竭力擺脫悲哀的思想！聚到常蘭夫人的屋裏

——這是他們大家屋子後面的一個大廳，在往日每到黃昏晚飯以後，沒有什麼客人來拜訪的時候，他們都聚會在這裏。在往日……那些時光在現在覺來是多麼地遙遠哪！——他們沉默地圍着燐光似的爐火坐着，然後他們都跪在牀沿祈禱；他們很早就上了牀，因為明天天明以前他們就要起身，但是他們仍然是很久才能够入睡。

大約是早晨四點鐘，當蘭夫人點起蠟燭，起牀了，她每點鐘都要看看錶，爲的要知道是不是到了該起來的時候了，安戴耐蒂差不多就沒有睡，聽見母親的聲息，便也就起來。奧利威葉睡熟了。常蘭夫人十分溫柔地望着他，却不忍把他喚醒。她用足尖偷偷地走去告訴安戴耐蒂：

「不要作聲；——讓這可憐的孩子，在這裏享受他最後的一刻罷！」

這兩個女人穿戴好了，包裹停當。冷夜深沉的靜默，籠罩了這房子的周圍，這種夜使得所有的生物，無論是人是獸，都躲到夢的深處尋求溫暖去了。安戴耐蒂牙根打戰，她的身體和靈魂完全冰凍了。

在冰冷的空氣裏，前面的門霹靂一聲開了，老奶媽持有這屋子的鑰匙，她最後一次進來侍候她的主人。她又矮又胖，喘着氣，因為肥大，舉動上顯得十分遲笨，但是在她那種年紀，總算是十分靈便的了；她包裹着她那可笑的臉，鼻子是紅的，眼睛被淚浸濕了。

她看見常蘭夫人沒有等待她就起了牀，而且自己已經燒燃了廚房的火；她的心都碎了。——她進來的時候，奧利威葉醒了。他第一個動作便是閉了眼睛，轉了一個身重又入睡，安戴耐蒂走過來，將她的手溫柔地放在她弟弟的肩上。輕聲地說：

「親愛的奧利威葉，是起來的時候了。」

他嘆息了一聲，張開他的眼睛，看見他姐姐的臉正偎傍着他自己的；她微微地苦笑，用手抱着他的臉，說：

「起來罷！」

他起來了。

他們好像賊似的，偷偷走出了家門，沒有一點聲息，他們各人

手上都有包裹，老奶媽在他們前面推着一個小車，上面載着他們的箱篋。他們差不多把所有東西都丟棄了，而帶走的，我們可以說，僅僅是他們身上穿的，和一些要換洗的衣服。有些紀念品用貨車隨後送去；一些書籍，像片，老祖父的鐘，對於他們：好像牠那的答的答的聲音，就是他們自己的心的跳動——在這個小城裏沒有一個人走路；百葉窗緊閉着，街市是空的。他們沒有說什麼，只有老女僕在說話。常蘭夫人竭力把那能告訴她所有過去生活的印象，都深刻地留在記憶裏。

在站台上，因為虛榮心的關係常蘭夫人買了二等車票，雖然她已經發過誓要坐三等車，但是在認識她的鐵路職員面前，她沒有勇

氣去面受鄙視。她急忙地帶着她兩個孩子走進一個空的車箱裏，關上了車門，躲在窗幔後面，他們寒戰着唯恐遇見一個熟人。但是沒有一個人來，在他們離開的時候，城裏的人都差不多沒有醒；車子是空空的，只有一些農夫乘坐，還有一些牛，把頭伸出貨車的外面來悲哀地呼喊。在等待了許久之後，火車才放出一聲慢慢的汽笛的呼叫，接着車子便衝過迷霧向前移動。這幾個逃亡的人，拉開窗幔，把臉靠緊了窗戶，向這個小城，和剛從霧裏現出來的教堂的尖塔，許多蓋滿了稻麥根的田地的山坡，和那白的罩滿寒霜的草地，作最後一次留戀的觀望；那已經好像是很遠的，幻夢中的風景，很遠，而且就要看不見了。當火車轉了一個彎走入一個隧洞，他們再

看不見那些風景；並且當他們知道決定沒有一個人會看見他們的時
候，他們就讓他們的感情發洩出來。常蘭夫人用她的手巾壓住她的
嘴唇，她嗚咽了。奧利威葉撲在她的懷裏，把腿放在她的膝上，他
用他的淚和吻來蓋滿他的手。安戴耐蒂，坐在車箱的另一邊，向窗
外張望，而且靜默地哭。他們哭却不是爲的同一的原因。常蘭夫人
同奧利威葉祇是想到他們丟在後面的一切東西。安戴耐蒂却更想到
他們的前途：她惱怒她自己；她也樂意把她自己沉溺到回憶裏去：
……——她想到將來是對的，對於世界，她比她的母親和弟弟有一
種比較更真實的觀察。他們對於巴黎織就了種種的夢幻。安戴耐蒂
她自己，却很少理會到在那裏有什麼等待着他們，因爲他們從來不

會去過那裏。常蘭夫人想即使他們的情形會十分地困難，也沒有什麼值得要憂慮的理由。她有一個姐姐在巴黎，是一位富足的科長的太太；因此她可以希望她姐姐的幫助。她也相信，以她的孩子所受的教育，以及他們的天資，他們會不難過着一種誠實的生活，其實她和一般作母親的一樣，把他們所受的教育和天資看得太高了。

他們最初所得的印象就够慘澹的了。他們一出車站，他們就被行李室擁擠的人衆和外面馬車混亂喧騰的聲音鬧昏迷了。天正下着雨。他們找不見一輛馬車，不得不抱着很重的包裹走很長的路，胳膊也發痛了；因此他們不得不冒被車馬撞倒的危險，時時刻刻停在街心，他們不能引起一個車夫的注意。最後他們才喚住了一個車夫

正起着一輛破舊而令人發嘔的骯髒的四輪車。當他們把包裹遞上了車的時候，竟把一捆毛氈掉在泥裏。扛行李的脚夫，趕車的人都利用他們的外行讓他們付了雙倍的價錢。常蘭夫人給出來一個二等旅館的地址，這些旅館是他們那一省的人時常光顧的，雖然他們十分覺得不舒服，他們仍然往那裏投宿，因為他們的祖先三十年前就住在那些旅館裏的。他們在那裏被人敲詐了。旅館的人告訴他們，說這個旅館已經滿了，於是他們遷就到一個小的房間，却付了三倍的價錢。在吃飯上，他們想節省一些，不要普通客飯；他們點叫了一些簡易的飯食，却仍然費了他們客飯的代價，而且還讓他們挨餓。他們對於巴黎的幻像，在一到得巴黎之後，便破滅了。在旅館的一

夜，他們擠在一間小而窒息的房間裏，他們不能安睡；他們忽然覺得冷，忽然覺得熱，而又不能呼吸，而且迴廊裏的每聲脚步，門的碰撞，以及喧囂的電鈴都驚擾了他們的睡夢；並且那不停的馬車和重貨車的吼聲把他們的頭都震暈了！因此他們差不多都覺得畏懼這個龐大的城市，在這裏，他們簡直陷入極端的迷惑裏了。

第二天，常蘭夫人去拜訪她的姐姐，他的姐姐住在何司曼大街的一所十分富麗的房裏。雖然她沒有說出，他却這樣希望，就是在他們尋到住處之前，他們會被邀請住在那裏。但是她得到的接待，就足夠打破她的迷夢。巴頁·德樂姆家的人對於他們親戚的失敗，十分憤怒；特別是德樂姆夫人，唯恐這種失敗會對於她有損害，而

且唯恐這會損傷她丈夫的事業，並且她以爲一個已經破產的家庭，來依附他們，甚至於連累他們，那是很無恥的。這位科長也有同樣的意見；但他是一個仁慈的人；假若沒有他妻子的干涉——他降伏於這種干涉了——他也許更會想去幫助一些的。巴頁。德樂姆夫人用一種冰冷無情的態度去招待她的妹妹，這種冷淡刺傷了常蘭夫人的心，但是她抑壓了下去她的驕傲，她暗示到她們地位的困難，以及希望得到巴頁家的幫助。她的姐姐假裝並沒有明白，甚至於連晚飯都沒有留她吃；他們是有禮貌地被邀請在這星期最後一日去吃晚餐。這個邀請，並不是巴頁夫人的意思，而是這位科長，他覺得他的太太對於她妹妹的款待，未免有些過分，因此他便想補償她的意

慢：他裝作一個良善的人；但是很明顯的，他並不容易有這種良善的性質，而且實在他是十分自私。這些不幸的人，回到他們的旅館裏，簡直不敢敘述他們第一次拜訪的感想。

他們消磨了隨後的幾天，在巴黎徘徊，尋找一個住處：上樓太使他們疲乏，他們看見那大的房屋塞滿了人們的景象，還有那骯髒的樓梯和那黑暗的房子，這真使他們寒心，在他們鄉下自己的大房子住過之後，這些黑屋子真讓他們覺得太鬱悶了。他們愈來愈覺得沉悶。他們在街市上，店舖裏以及飯館裏，永遠是胆小而害羞的，因此他們每次都受到欺騙。他們所需要的每樣東西都耗費過多的錢財；那好像他們有把他們所接觸的各樣東西都變成金子的技術：只

是這金子要他們付出來。他們是出奇地愚笨，並且完全不能照料他們自己。

雖然對於常蘭夫人的姐姐，已經沒有了什麼希望，這位可憐的太太，却還織着許多的幻想關於他們將要被邀請的一頓晚餐。他們心裏非常慌亂，不知道穿什麼衣服去赴這個盛宴。他們是被人款待得如同客人一樣，並不像親戚——雖然在這次晚餐上除了謙恭的態度，並沒有多耗費什麼金錢。這兩個孩子見着他們的表兄妹，他們和他們自己的年齡相彷彿，但並不比他們的父親母親更熱誠一些。那個女孩子十分漂亮，而且有點賣弄風情，並且用一種蹩腳的，有禮貌的高貴的音調，來和他們談話；還用一種假裝甜密的態度，這

種態度使得他們非常迷惑。至於那個男孩子，覺得應付這可憐親戚的晚餐煩擾了他；因此他儘其可能地沉默。巴頁。德樂姆太太却挺直地坐在他的椅子上，每當她遙給他妹妹一盤菜的時候，似乎都在給她一頓教訓的樣子。巴頁。德樂姆太太說些無關緊要的話，去保持不至於談到嚴重的問題。他們從來不會談到他們正吃着的東西以外的話，因為恐怕觸起任何內心的以及危險的話頭。常蘭夫人竭力引他們談到她心裏的話頭上：巴頁。德樂姆夫人立刻用一種無意義的話打斷她，於是她也沒有勇氣再試着去說了。

晚飯以後，她讓她的女兒彈奏鋼琴，爲的顯示她的技能。這可憐的女孩子十分煩亂而且不愉快，因此彈奏得很不好。巴頁家的人

厭煩了並且沒有耐心去聽她彈完。巴頁太太和她的女兒換了一個眼色，嘲笑地撇了一下她的嘴唇；當這音樂繼續得太冗長的時候，她又開始同常蘭夫人談起閒話來了。安戴耐蒂她已經忘記了，所彈的地方，很害怕地看出，她並沒有繼續往下彈，却又在從頭彈起，並且在不應該停止的地方忽然停止，跳過了幾節，末了頭兩拍非常不正確，第三拍簡直不合音調了。

巴頁先生說：

「真好！」

跟着他就要咖啡。

巴頁太太說她的女兒正在跟畢約先生 (Piero) 學習鋼琴，於是

那位作畢約先生的弟子的年青小姐說：

「很好，我親愛的……」

於是問安戴耐蒂在那裏學的。

談話忽然中止。在客廳裏他們已經談完了瑣碎的事情，他們已經談過巴頁夫人和巴頁小姐的衣飾。常蘭夫人給自己說：

現在我一定要說，我一定……」

於是她感覺得有點坐立不安。正當她提起自己勇氣要去開始說的時候，巴頁太太並沒一點不安的意思，忽然提起他們很抱歉的，他們在九點半的時候，不得不出去；他們有一個辭謝不了的宴會。這姓常蘭家的人，在猶疑了一下，於是立刻就起身要回去。巴頁家

的人還做了挽留他們的表示，但是只一刻鐘以後，門口有了鈴聲；僕人傳報說巴頁家的朋友來拜訪了。那就是他們的鄰居，在這樓的下層住着的，巴頁先生同他的夫人交了一個眼色，接着就急忙給僕人耳語。巴頁先生又訥訥地說了幾句抱歉的話，於是催促他們到另外一間屋子裏。（他想把這個連累他的家族的存在，和他家裏來拜訪的這個事實遮掩起來）。常蘭家的人冷清地留在一間沒有火的屋子裏。孩子們對於這種侮辱十分憤慨，安戴耐帶眼裏充滿了淚，堅持着要走，她的母親稍爲有些反對；但是在他們等了一會之後，她同意了。他們走出去，在走道裏，他們遇見巴頁先生；因爲僕人告訴了他，於是他含糊地道歉，他假粧要他們留在這裏；但是明顯

地他是只在企望着他們走。他幫助他們穿上了大衣，以一些微笑，握手，和低聲的冗語，送他們到了門口，於是對他們關閉了大門。當他們到了他們的旅館的時候，孩子們湧出來憤怒的眼淚。安戴耐蒂蹣跚的脚，並且發誓永遠不再進他們親戚家的門。

常蘭夫人租了靠近植物園第四層樓的一棟房子。臥室對着一個暗淡院落落的幾堵污穢的牆：餐食和會客廳——（因為常蘭夫人堅持要一個會客廳）——對着一條熱鬧的街市。運貨的汽車整天來來往往，柘車也喧嚷着沿街走向愛弗詩墓場。污穢的意大利人，帶了一堆孩子，在這裏遊蕩，或者把整天消磨在尖銳的爭吵當中。這種吵聲簡直讓他們不能開窗戶；並且到了黃昏，在他們走回家的時候，

他們不得不掙扎地走過紛亂而帶臭味的人羣，經過擁擠的並且污穢的街市，穿過一個可怕的酒店，那是在隔壁的最下一層。在酒店的門口，總有許多肥胖的，腥臭的女人，帶着黃髮和抹了胭脂的臉，看着過路的人。

他們所有的少數的錢不久就用盡了。每日黃昏他們帶着沉重的心去查看他們錢袋裏一天一天寬大的窟窿。他們想節省；但是他們又不知道怎樣去作；這是一種專門學識，這種學識除非從兒時便學起，那只能由多年的經驗中去學得的。那些不是生來節儉的人的嘗試，只是白費了時間；當一個耗費金錢的新機會忽然來到，即刻他們便降服在這誘惑的當中；他們永遠是要在下次去節省；但是當

他們偶然去得一小筆錢，或者以爲他們已經得到了，他們便依賴這一點錢的保障，急忙跑出去耗費了牠的十倍。

在幾個星期的終了，常蘭家裏的財源枯竭了。常蘭夫人只好咽下她賸餘的驕傲，並且不讓她的孩子知道，便去向巴頁先生借錢。她計劃着在他的公事房單獨地去會他，並且在他們找到工作維持生活之前，求他墊借一筆款項。巴頁先生是十分柔弱十分仁慈的，在最初要想把這件事推延下去，但是最後答應了她的請求。在一時感情的支配之下，他便給了她二百個法郎，但是過後——當他向巴頁夫人乞恕的時候，她是憤怒於她丈夫的懦弱和她妹妹的狡猾。——他即刻追悔了。

整天並且是每天，常蘭家的幾個人都出去，並且走遍巴黎，尋求工作。常蘭夫人，忠實於她階級的主見，不願意允許他們從事於任何其他的職業，除非那些叫作『自由職業』的——自然是因爲自由職業可以使她底崇拜者自由自在的挨餓。她甚至於禁止她的女兒去作一個家庭教師。只有官界的職務，服務於國家的，在她眼裏才不卑賤。他們必須發現一個方法，去讓奧利威葉完成他的教育，因此他可以成爲一個教師。至於安戴耐蒂，常蘭夫人的意思是她應當去一個學校裏教書，或者到音樂學校裏去得到一個奏鋼琴的獎金。但是她所屬意的學校，教員早已聘足了，那些教員比起她女兒那可憐的初級學校畢業的資格要高得多；而且，就說到音樂，她也不能

不承認安戴耐蒂的技能，和許多都還不能露面的別人比較起來，也很平常。他們已經面對着生活的可怕的掙扎，以及技能的極端的浪費，這種技能不論是大是小，在巴黎直是無用的。

這兩個孩子變得十分沮喪，而且真以為他們是一點用處也沒有的。他們相信他們是凡庸，並且極力使他們自己和他們的母親相信那是這樣的。奧利威葉在他那一省的學校裏原是很卓越的，也因受了種種挫折的打擊；好像喪失了他所有的才幹了。在學校裏，他曾經得到過獎金，在最初考試的結果是那樣不幸，以至於他的獎金也因此喪失。他覺得他自己是極其愚蠢。同時對於巴黎，他也有了一種恐懼，預的一羣擁擠的住民，以及他同學的討厭的不道德的行爲

和他們可恥的談話，還有他們中間少數的犧牲，那些人用他們可憎的設計加害他。他甚至於連表示他對於他們侮蔑的力量都沒有。他覺得只要想到他們的卑鄙，自己也就卑鄙了。他同他的母親和姐姐躲避在誠心的祈禱之中，那是他們在每個黃昏，在受了一天的欺騙或者個人受了一天的侮辱似後常常說的，這種欺騙和侮辱，對於他們的無辜，似乎是一種玷污，對於這個他們也不敢互相地告訴。但是當接觸了那種風行於巴黎的無神論的無形煽惑的時候，奧利威葉的信心也就開始破滅，他自己並不知道，就好像石灰粉受雨打以後從牆上流下來一樣。他仍然相信宗教；但是在他的周圍，上帝是已經死去了。

他的母親同姐姐進行他們無用的請求。常蘭夫人再到巴頁的家裏去了一次，巴頁家人是急於要擺脫開他們，因此就給他們找了工作。常蘭夫人是到一個老婦人那裏去當誦讀的人，這位老婦人正在法國南部避冬。替安戴耐蒂找到的職業，是在西部一個家裏充當家庭教師，這家是整年都住在鄉下裏的。這種的名目位置，雖然沒有什麼不好，但是常蘭夫人拒絕了。那並不是過分地爲她自己，她才去反對一種卑賤的地位，不過她決意安戴耐蒂不應當如此俯曲並且她也不願意和她分離。無論他們會怎樣不幸，正因爲他們是不幸，他們才希望聚在一處呢。——巴頁夫人以爲這是最不好的。她說無法生活的人們，就不能有什麼值得驕傲的事業。常蘭夫人忍不住罵

她的無情。巴頁夫人殘忍地說到破產的事以及常蘭夫人欠她的那一筆錢。他們分別了，他們之間的決裂，也是最末次了。他們之間所有親戚的關係也斷絕了。常蘭夫人只剩下來一個願望，就是付還她所借的錢，但是她沒有力量去這樣作。

他們再開始他們對於工作的無用的尋覓。常蘭夫人去見她那省裏的代議士和上院議員，那些人都是常蘭先生曾經時常幫助過他們的。處處她都碰到無情和自私。那代議士甚至不回答她所寫的許多封信，並且當她拜訪的時候，他送出來一句話說他已出去了。那上院議員深沉地憐憫她不幸的地位，但却把這個歸咎於「不幸的常蘭先生」，且痛責他的自殺。常蘭夫人便替她自己的丈夫辯護。上院

議員說自然他知道這位銀行經理，所以那樣作，並不是由於他不信實，却只因他自己的蠢笨，他實在是一個傻子，一個可憐的笨漢，他不知道什麼，也不求旁人的忠告，或者接受旁人的警戒，就進行自己的策略，如果他只是毀滅了他自己，那還沒有什麼可說，那祇是自己的事。但是——且不說他帶給別人的不幸——他却要使他的妻子同幼兒淪落到貧窮，丟棄了他們，並且讓他們盡他們的能力來自救……如果常蘭夫人願意去饒恕他，那是她自己的事情，而且假若她是一個聖人的時候，但是論到他自己，他，這位上院議員，並不是一個聖人——(S.A.I.N.T.)——不過，他自己誇口他却是一個坦白的人——(S.A.I.N.)——一個坦白的，有知識的，有理性的人

類——他找不出理由來饒恕；一個人，在這種環境，他能殺掉他自己，那就是可鄙。他在常蘭先生的事件裏，所尋到的唯一可減輕罪惡的事實，就是那些行爲他是不負責的。在那一點，他請求常蘭夫人寬恕他對於她丈夫過重的表示；他辯護他對於她的同情於是他打開了他的抽屜，並且付給她五十法郎的支票，——恩惠——這個支票，她拒絕了。

她在一個大的國家機關的辦事處得到一個位置。她愚蠢地，而並不恰當地，去從事這個職務，她所有的勇氣，在最初的嘗試中便都用出來了。她那樣頹喪地歸來，以至好幾天都不能動彈。並且當她再去努力的時候，那已經是太遲了。她並沒找教堂中人的幫助，

因爲他們知道從這裏得不到什麼，也因爲他們對於這破產的家庭，不會發生什麼興趣的，這家庭的主人是著名的反對教權者。

在許多天尋覓工作之後，常蘭夫人找不到比修道院的音樂教師更好的職務——一種沒有意味的工作，薪金少得可憐。爲要增加收入，她又在黃昏替一個小店抄音樂。他們對她十分苛刻。她嚴厲地被叫去抄寫，因爲漏了字或脫漏了整行，雖然她很專心，却也總不免有錯，因爲她常是想着許多其他的事情，而且她常常幻想。因此在她整夜不寐，直到她眼睛和背心都痛了之後，她所抄的東西是被拒絕了。她會十分沮喪地回家去。她會消磨了好幾天去哭泣，連手指都不能動一動。很久以來她就有了心臟病，她勞苦的掙扎更加重

了她的病症，並且這種病使她充滿了黑暗可怕的徵兆。有時候，她感覺到呼吸的苦痛和困難，好像她差不多就要死了似的。她從來不曾不帶一張寫好名姓住址的紙片就出去的，因為她也許會倒斃在街上。如果她是消逝了，那麼將要發生怎樣的結果呢？安戴耐帶用一種她自己都沒有的信心，盡她所能的去安慰她的母親：她要求她保重，並且讓她去代替她工作。但是常蘭夫人所存餘的一點點自傲，在她心裏攪動，因此她發誓至少她的女兒，不應當知道這種不得不去遭受的屈辱。

雖然她自己勞瘁，並且節省他們的家用，但是也沒有效果，她的收入並不能維持他們的生活。他們不得不賣掉他們所有的一點點

珠寶。但是最大的打擊來到了，便是當他們所急需的錢，得到手裏的時候，就在當天被人偷去了。這窮困而狼狽的婦人，在她出去的時候，她想起要到所路過的百貨商店去看看，明天是安戴耐蒂的生日，她想給她一點禮物。她手拿着錢袋，爲的怕丟失了牠。當她看什麼東西的時候，她無意地把錢袋在櫃台上放了一刻工夫。當她再伸手去拿的時候，牠便已經丟去了。這是對於她最後的打擊。

幾天過後，在八月將盡的一個悶人的黃昏——一種蒸的霧籠罩着全城——常蘭夫人從她在那裏抄寫的小店走回來，她剛去繳了一篇急於需要的東西，她誤了吃晚飯的時間，她節省了三個蘇（註四十一）的公共汽車的車資，却急忙地走回家，免得她孩子們著急。

當她到了第四層樓的時候，她不能說話也不能呼吸了。在那種情形之下她回家來已經不算第一次了；孩子們對於這個也沒有在意。她勉強同她們坐在桌子旁邊。他們都感受了天氣炎熱的苦痛，因此什麼都沒有吃；他們不得不努力嚥下一些食物，以及一兩口陳舊的水。爲要使他們的母親恢復元氣，他們並沒有說話——（他們也沒有說話的願望）——於是就注視着窗外。

忽然常蘭夫人在空中搖着她的兩手，抓緊了桌子，望着她的孩子們，呻吟，於是暈倒了。安戴耐蒂同奧利威葉跳起來剛好把她抱在他們手臂裏。他們狂亂了，喚叫起來，並且對她哭着狂喊着：

「母親！母親！親愛的，親愛的母親！」

但是她不作聲。他們不知道怎樣作好。安戴耐蒂發狂似地貼緊她母親的身體，吻她，叫她。奧利威葉跑到房門口去呼喊：

註四十一 蘇(Sou)法國貨幣最小的單位。

「救命呀！救命！」

女房東飛奔上樓來，而且當她看見所發現的事情的時候，她趕急跑去請醫生。但是當醫生來到時，他只能說一句死期到了。

死只是瞬間的——對於常蘭夫人是一種幸福——雖然不能知道在那最後的一刻，當她知道她要死去並且孤孑地遺下她兩個孩子在這樣不幸的當中，她會有什麼樣的感覺。

她們須孤另地去忍受這事變的恐怖，孤另地去哭泣，孤另地去

完成死所遺留下來的可怕的責任。門房的妻子，一個溫厚的人，稍微幫助他們一些；常蘭夫人所教過的修道院裏也有人來；但是他們並沒有真正的同情。

最初的時候，他們真是說不出來的絕望，可是那救了他們的，也就是這種最大的絕望，牠使得奧利威葉果真病倒了。安戴耐蒂於是顧不到她的苦痛，她的一個心願，就是去救助她的弟弟；因此她偉大的高深的愛情，充滿在奧利威葉身上，並且將他從憂慮的激烈的煩惱當中救了出來。當奧利威葉俱在她的臂裏，靠近在微暗的燭光下他們的母親所僵臥的牀邊時，奧利威葉一次一次地說他們一定要死，他們一定一同死，並且就是立刻；於是他指着窗戶，在安戴

耐蒂心裏也有這種悲慘的願望，但是她把牠打倒；她願意生存下去

……

「爲什麼？爲什麼？」

「爲了她」安戴耐蒂說——（她指着她的母親。）——「她仍然和我們在一處。想一想……她既爲我們忍受了痛苦，我們一定要使她再加上這一層悲傷，看見我們不幸地死去……啊！」——（她更着力地說。）——「並且因此，我們一定不要退縮。我不願意退縮！我拒絕去降服。你一定，你將來某一天會快活的！」

「永遠不會！」

「會的。你一定會快活的。我們已經遭遇太多的不幸了。一種

變遷會來的；那是一定的。你一定會好好地過你的生活。你將要有小孩子，你將要快活，你一定會！你一定會！

「我們怎樣生活下去呢？我們不能那樣作……」

「我們能够。那又算得了什麼呢？我們必定活到你能自己謀生的時候為止。我願意看見牠實現。你看我一定那樣作的。啊！要是母親曾經讓我來作，像我所能作的那樣……」

「你要作什麼呢？我一定不願使你屈辱了你自己。你不能那樣作。」

「我能……而且在爲了個人的生活去工作的時候，是沒有什麼恥辱的——只要是誠實地工作。請你對於這事不要再掛慮了。你會

看見，每樣事情都會作得恰當。你一定會快活，我們將會快樂；親愛的奧利威葉，她也會因為我們而快樂。」

這兩個孩子在他們母親墓前是唯一的哀悼的人「他們都同意不去通知巴頁家的人；對於他們，巴頁家的人是已經不存在了；他們一向對於他們的母親太苛刻了；他們是促成她的死的。並且，當女房東問他們是否沒有其他的親戚，他們回答說：

「沒有，沒有什麼親戚。」

在簡陋的墳墓旁邊，他們互相携着手祈禱。他們切齒地立下堅毅的決心和自重，他們寧願孤寂，也不去拜訪他們無情而偽善的親戚。他們經過人叢步行歸來，這些人對於他們的憂愁是陌生的，對

於他們的思想是陌生的，對於他們的生活也是陌生的，而且沒有和他們共有什麼，除掉他們共有的言語。安戴耐蒂不得不去扶助奧利威葉。

他們搬到原來那座屋子最上一層的很小的房間裏去——兩個小頂樓，一個窄客廳，這客廳不得不當作飯堂，另外還有一個廚房，那却更像一個櫥櫃。他們也可以在其他鄰近地方找到更好一些的屋子；但是對於他們就好像在那個房子裏他們仍然和他們的母親在一處似的。女房東有一個時期對於他們極關心；但是她不久忙於她自己的事，因此沒一個人打攪他們了。他們連一個鄰居都不認識；甚至於他們不知道誰住在隔壁屋裏。

安戴耐蒂得到她母親的職位，在修道院教音樂。她又找到幾個其他的學生。她惟一的心願是教育她的弟弟，直到他能够入師範學校時爲止。這是她自己的意思，而且是在仔細思量之後決定的。關於入這個學校的事情，她計畫出來她的大綱，她還爲這件事打聽，並且她也試試去探討奧利威葉的意見；但是他沒有主見，因此她替他選定了。一入了師範學校，他就可以決定他一生其餘的時光，他要過什麼樣的生活，他的將來，也就算決定了。無論如何他必須考入這種學校，無論需要怎樣的代價，他們不得不維持生活到那個時候；那意思就是說五個或六個可怕的年頭，他們要戰勝過去。這個念頭抓住了安戴耐蒂，吸住了她整個生命。她必定要過下去的，這

種貧窮的伶仃的生活，她看得很清楚，這是擺在她面前的，這只有由佔據她整個身心的熱情的高興，和她的決心，盡她的能力，去維護她的弟弟，並且使他快樂，只有這樣，她才覺得這種苦的生活，並不算得什麼。這快樂的溫和的十七或十八歲的女孩子，由於這種英勇的決斷，改變了她的態度；在她的心裏有一種專誠的忠實的氣質，一種去奮鬥的自負，這種性質，沒一個人覺察得出來。她自己更是沒有覺察到。在婦人一生中那一個緊要的期間，在青春的狂熱的初期，當愛情充滿整個的她，並且好像一條隱沒的小河，在地底下潺潺地鳴着，洗濯着她的靈魂，包圍着她，給她注滿了溫柔，並且用甜美的魔力充滿着她的时候，愛情却用種枝歧的形式表示了出

來；要她犧牲她自己，並貢獻自己作愛的掠奪物；爲愛，只要一點的藉口就可以了，而且爲了牠的強烈的雖然是天真的肉慾，任何的犧牲都是容易的。愛使得安戴耐蒂成爲姐弟之愛的犧牲品了。她的弟弟比較是冷淡些，因此也沒有這種的執着，除此而外，是別人爲他犧牲，那犧牲的人並不是他——當一個人有愛的時候，這種犧牲是比較容易得多，並且是甜美得多的。他十分後悔看見他姐姐爲他勞瘁，他會把這個告她，而她會這樣回答：

「唉！我親愛的！……但是你不是也看得出來只有那件事使我繼續活下去麼？沒有你去讓我掙扎，那我還爲什麼活着呢？」

他明瞭這點。假若他站在安戴耐蒂的地位，他也會關心他給她

所引起的困難；但是去作引起這種困難的原因！……這是傷害他的驕傲與愛情的。並且這是多末重的負擔，對於一個柔弱的人，去擔負這樣的責任，而且必須要成功。因為他的成功，他姐姐把她整個的生活都孤注了，一想到這件事，他就難過，並且有時不但不能刺激他前進，反而使他喪失所有的能力。但是她逼迫着他去向前掙扎，去工作，去生活，好像沒有他的幫助與懇求，他就永不前進似的。他的天性就很容易頹喪——或者甚至都易於自殺——假若沒有他姐姐希望他雄心而且快樂，他也許已經降服於他頹喪的天性了。要違反他的天性，這很使他痛苦；但是這却使他得救。他也正在經過一個危險的時期，當千千萬萬的青年人都降服了，沉溺於他們心

靈和感官的錯亂，並且兩三年之後，愚蠢便毀滅他們的生活到一種不可救藥的地步。假如他有依從他思想的機會，那他也許已經墮入了失望，或者已經耽於佚樂；每當他在孤獨的時候，他就永遠會降伏於他病態的夢想，他就會厭惡生活，降伏於巴黎，並且會降伏於所有千千萬萬混雜在一起而腐敗着的人們的不潔的醞釀。但是一看到他姐姐的面孔，就足以驅逐他的夢魔；並且因為她活着只是爲的他可以生活，所以他要生活下去，是的，他要快樂，不問他自己的意思如何。

所以他們的生活是建築在一種熱忱的信心上面，一種對於堅忍主義，宗教，和高尙志向的信心。所有他們的努力都向着這唯一的

目標：就是奧利威葉的成功。安戴耐蒂接受了每一種的工作，接受了人家給她的每一種的侮辱；她去別人家當家庭教師，那些人家差不多把她當成僕人看待，她好像一個乳母似的必須把她的學生帶出去散步，花費好幾個鐘頭同他們在大街上閒遊，雖然名義上是教他們德文。因為對於她弟弟的愛，和她的自傲，甚至於在這樣恥辱的痛苦和疲倦的當中，她也能尋得出樂趣來。

她十分疲乏地歸來尋找奧利威葉，他白天在學校裏吃飯，只在黃昏的時候，回到家裏來。她就在汽爐或者酒精燈上作他們的晚飯——一頓可憐的晚餐。奧利威葉從來沒有什麼食慾，什麼食物都使他厭煩，一看見食物便要發嘔；她不得不強迫他吃一點，或者費盡

心思去發現一些可以合他理想的菜蔬，但是可憐的安戴耐蒂却並不是一個好的廚子。在她麻煩了許久之後，却聽得他說她作的東西不能入口，這會使她痛苦。只有在燒飯的爐子旁邊失望過許多次之後——這靜默的失望，來到沒有經驗的，年青的主婦身上，毒害了她的生活，有時且害得她不能睡眠，旁人却誰都不知過——她才稍微懂得點作飯。

吃完晚飯洗過碗碟之後，（他自願幫助她，她總是不讓他來幫助）——她懷着一種母親似的興趣來看她弟弟工作。她聽他念書，讀他的練習題，甚至於從字典裏面，替他尋一些生字，總是小心着不去攪擾他敏感的小靈魂。他們在同一張桌子上，度過黃昏，這張

桌子是用作餐桌，又用來作書桌的。他作他的溫習和預習的工作！她便刺繡或是抄寫，在他已經上牀之後，她還坐着補他的衣服，或是作她自己的事情。

雖然他們已很難使他們自己的出入相符，但他們却都同意，他們所能存儲的每一個便士，都應該先用來還他們母親欠下的巴頁家的債務。這並非因為巴頁的人是個追債的債主；他們並沒有露出一點活着的痕跡，對於以爲是已經遺失了的錢他們從來不去追想；他們覺得十分幸運，把他們厭煩的親戚，就是這樣便宜的丟開了。但是這却損傷了常蘭家兩個孩子的自傲和尊敬父母的熱忱，去想到他們的母親會欠他們所鄙視的人們一些東西。他們節省了又節省，

他們節省了他們的娛樂，他們的衣服，他們的食物，而爲的是湊齊這二百佛郎——對於他們，這是一筆很大的款項。安戴耐蒂本來願意只是自己節儉，但是當她的弟弟看出來她的行爲，無論怎樣也禁止不住他照她姐姐一樣地去做。他們盡瘁於這個努力，並且當他們能够每天存儲幾個蘇的時候，他們覺得非常地快樂。

已經是三年了，一蘇一蘇地節省了又節省，他們才湊够了那個數目；這對於他們是個很大的快樂！一天黃昏，安戴耐蒂到巴頁家去，她冷淡地被人接待，因爲他們以爲她是來要求幫助的。他們覺得他們不如先發制人，責備她爲什麼不使他們知道消息，並且不告訴他們她母親的死，而且爲什麼需要幫助的時候，不到他們這裏。

她冷冷地把他們的話打斷，告訴他們她並不是來打攪的；而她只是來付還從他們那裏借過的錢；她把兩張鈔票放在桌子上，並且索要一個收條。他們立刻改變了聲調，並且假粧不願收受這筆錢；他們對她忽然發生一種情緒，這種情緒是一個債主常常對他的債戶發生的，當債戶在許多年之後，去還他所不再期望的債的時候。他們問她和她弟弟在那裏住，並且怎樣地過活。她不回答，又要了一次收條，說她很忙，冷淡地鞠了一個躬，就走了。巴頁家的人却對於這個女孩子的不感恩，覺得非常地驚訝。

當安戴耐蒂除去了那種執着的觀念之後，她還是繼續這種節約的習慣，但是現在這種節約，完全是爲了她的弟弟。只是她更想法

子藏著不讓他知道；她從她的衣服上，有的時候從她的食物上節約一些，去讓她的弟弟穿得好一點，而且得一點娛樂，讓他的生活更快樂一些，並且常常讓他到一個音樂會去，或者去聆聽歌曲，這是奧利威葉最大的快樂。沒有她，他不願去，但是她永遠藉口不去，好使他不至於悔恨；她便假裝着說她太疲乏了，而且不願意出去；她甚至於說，音樂使她痛苦。她美麗的遁辭，却欺瞞不了他；但是男孩子的自私，對於他是很強的。他會去到戲園，一進去，他就充滿了悔恨，這種悔恨，使他在整個表演的當中，都十分煩惱，並且破壞了他的快樂。有一個禮拜天，當她把他趕到莎德勒音樂會之後半點鐘，他便歸來了，他告訴安戴耐蒂說，當他走到聖米歇爾橋的

時候，他沒有心思再往前走，音樂會也引不起他的興趣；沒有她在場共同去享樂，這是使他非常痛苦的。對於安戴耐蒂，沒有事情再比這個甜美的了，雖然她很覺到不安，因為她，剝奪了他星期天的娛樂。但是奧利威葉永不後悔這樣作；當他乍走進來，望見他姐姐面上表現的快樂，一種隱藏不了的快樂，他覺得比聽了世界上最優美的音樂還更快活些。整個的下午，他們一同靠近窗戶坐下，他手邊拿一本書，她拿着她要作的東西，差不多就全沒有讀，全沒有刺繡，懶懶地談一些對於他們都沒有興趣的事情。從來他們沒有這樣快樂的禮拜天。他們同意他們再不一個人去音樂會了，他們不能單獨地去有什麼享樂。

她計劃着私下存儲足夠的款項，去租賃一架鋼琴，使奧利威葉快活而且驚訝。這架鋼琴是用租賃的方法買來的，幾個月後就可以變成他們的財產。這一筆錢在她是一個很重的担負。這件事時時在她夢幻中縈繞着，並且，爲節省這必需的錢，她的健康也傷害了。雖然這是蠢笨，的確使他們都這般地愉快。音樂是他們困苦生活中的樂園。音樂充實了他們生活的很大部份。他們使自己浸溺在音樂的當中，去忘掉世界上其餘的一切。音樂是近代有力的溶劑之一。她懶洋洋的溫暖，好像火爐的熱，或者秋天使人軟弱的空氣，刺激感官，却磨滅了意志。不過對於像安戴耐蒂樣的人，被迫着去作過度的，沒有娛樂的活動，音樂却是一種很好的娛樂。星期天的音樂

會，是整禮拜不停的勞苦後唯一的光輝。他們生活在前次音樂會的迴憶，和下次音樂會熱烈的期望的當中，在那與巴黎和巴黎壞天氣暫別的幾個鐘頭裏。在雨地雪地，風天或寒冷的天氣，在外面等了很久之後，他們擠在一處，唯恐沒有座位嚇得戰顫了起來，他們就走進戲園，消逝在人羣中，坐在黑暗裏不舒服的凳子上。他們被擁擠着，因此覺得有些窒息，而且因為熱，和所有的不舒適，差不多要暈過去：——但他們是快活的，由於他們自己和他們彼此的快樂而快樂，快樂地覺得流動在他們血管裏的是仁愛，光輝，力量，這些都是從悲多汶（註四十二）和華古納（註四十三）偉大靈魂裏湧躍出來的，而各人都快樂地看見那親愛的，親愛的臉孔發光起來，

——這被苦痛和過早的憂患所折磨了的可憐地蒼白的臉。安戴耐蒂就會覺得非常疲乏，但是好像親愛的手臂便在她的身旁如同母親似的將她抱在胸前。她就會麻醉在音樂的溫柔和溫暖之中，而且會悄悄地哭泣。

註四十二，悲多汶（Beethoven 1770-1827）德之著名音樂家

註四十三，華古納（Wagner-1813-1883）德之音樂家

奧利威葉就緊握着她的手。在這龐大的昏暗當中，沒有一個人注意到他們，在這裏，他們不是唯一痛苦的靈魂，在音樂的慈母似的羽翼下，得到安息。

安戴耐蒂，有她的宗教來扶持她。她是很虔誠的，沒有一天，

她不熱烈地，詳細地禱告，每當禮拜天，她沒一次不夫作彌撒的。雖然在她不公的可憐的生活之中，她仍然是不能不相信上帝的愛，他和你一同地受苦，並且有一天，他會安慰你的。比同上帝更接近的，是她已經死去了的親愛的人，她常常秘密地向他們訴說她的苦難，但是她有獨立的精神，和清晰的理智；她同那些天主教徒是隔絕的，那些人都大不很喜歡她，他們都以爲她有一種惡魔附體，是一個自由思想的人，或者將要變成一個自由思想者的。因爲她是一個誠實的，年輕的法國女人，她不想捨棄了她自己獨立的主張，她的信心是從「愛」而來的，却不像一般卑劣的人們，是由於盲目的信從。

奧利威葉是不再有什麼信心的了。他的信心，在他初到巴黎的幾個月，已經整個地破滅了。他是非常地痛苦：因為他不是那些倔強的庸俗人，他們可以不需要信仰的；所以他是在心靈煩悶的危機中過活着。但是他衷心是神秘的；並且雖然他沒有信仰，可是世界上沒有比他姐姐的思想，更同他的思想親近的。因此，他們兩個人都在宗教的氛圍中生活。當他們離別了一整天之後，在黃昏的時候回到家裏，他們的小房間，對於他們就是一個避難所，一個不可侵犯的避難所，雖然窮困苦寒，可是是清潔的。在這裏，他們覺得離開巴黎的噪鬧和敗壞的思想是多麼地遠啊！……

他們永遠不多談他們所作的事：因為當個人疲乏地回家以後，

他們很少有心情，來說這一天的遭遇，再喚起了這痛苦的一天的回憶。自然他們會讓他們自己，把這一天忘去。尤其當他們在一處晚餐的時候，最初一點鐘，他們簡直是避免一切的問答。他們祇以眼光來互相問候，往往整頓飯都不發一言。安戴耐蒂，當她的弟弟如同兒時一樣地坐着幻想的時候，她的眼注視着他，她便會溫柔地撫摸他的手，微笑着說：

「喂，勇敢一點！」

奧利威葉便也微笑，於是繼續地吃飯。他們也不再說話，晚飯便過去了。他們是渴望着沉默。祇有在已經吃完以後，當地們覺得疲倦已經平復；他們每人在互相的瞭解的愛中得到了慰安，把他們

一天不潔淨的痕跡揩去以後，他們才稍微地喜歡談笑。

奧葉威葉便坐下去彈奏鋼琴，安戴耐蒂是已經習慣了讓他去彈奏的，因為這是他所有的唯一消遣；於是他也專心一意地去彈奏。對於音樂，他有很好的天資，他帶有女性的天性（宜於愛而不大適於活動），和愛的同情，使他能以領悟那些他正彈奏着的音樂家的思想，作品，並且把他的稟賦消融在他們的思想裏面，而用一種熱誠的忠實，彈奏出來那最微細的音調的變化——至少在他體力能够支持的時候，他要奏出音調最細微的變化，在彈奏大費氣力的悲多汶的“Tristan”和晚年的那些獨曲（Sonatas）的時候，會使他精疲力盡。他最愛逃避於莫扎特和哥魯客的音樂裏。那也是安戴耐蒂所喜

歡的。

有時候安戴耐蒂也唱，只唱些簡單又古老的歌曲。她的聲音是輕脆的中音，清楚而優雅。她太羞澀，從來不能在大庭廣眾當中歌唱，甚至於在奧利威葉的面前。她的喉頭也總是提不起來。她特別的喜歡一個悲多汝作的曲子，譜入一些蘇格蘭的句子，而叫作『精誠的蔣利』的，那是很幽美的，如此地幽美……並且含有多麼深切的柔情呵！……這個音樂就像她自己。奧利威葉沒有一次聽了她唱這個歌，而不潛潛落淚的。

她可是願意聽她弟弟的彈奏。她匆忙地料理家事，廚房的門讓牠開着，好去聽奧利威葉的彈奏；不過雖然她十分小心，他仍然不

耐煩地說，她的鋼琴呀，鐘呀，弄出許多的聲音。於是她就把門關起來，等到料理完畢，她便走到奧利威葉那裏坐在一隻矮椅子上並不靠近鋼琴——（因為當他彈奏時，他是不許人們在他旁邊的）——却靠近暖爐在那裏她就蜷伏着如同一隻貓似的坐着，背向着鋼琴，眼睛凝視着爐火，爐內正有一堆炭在燃燒着，溫存她過去的迴憶。等到九點鐘一響，她就不得不去振作自己，告訴奧利威葉已經是應該停止的時候了。要把奧利威葉同她自己從夢幻裏拉開這原是很難的，但是奧利威葉還有一些工作要作，而且他一定不能睡得太晚。他不立刻聽從她；在他能夠捨棄了音樂去努力於他的工作之前，是需要一個相當的時間的。他的思想一定飛得太遠了。常常是到九點

半他才能捨棄他渺茫的夢境。安戴耐蒂在桌子的那一方彎着腰作她的事情，她知道奧利威葉什麼事也沒有作；但是她不敢常常望着她那一方，因為恐怕好像守視着他似的把他惹惱。

他正在一個不知道報答的時候——快樂的時候——，這個時期一個孩子夢幻似地一天一天遊蕩過去。他的前額很好看，眼睛頗像一個女孩子的，深奧而誠實，周圍常是繞着黑圈，大嘴，兩唇稍厚而突出，嘴稍微歪而微笑着，漠然的恍惚的，却是動人的；他的頭髮很長，差不多垂到眼際，在頸後結成一束，那不老實的一叢，就不容氣地在後面聳起來；領巾鬆鬆地套在頸上——（他的姐姐每天早晨都彎着腰小心地替他繫上）——；衣服常是沒有鈕扣，雖然她

不斷替他縫上；沒有袖頭，大手，細瘦的手腕。他有一種深沉，疲倦，而擲揄的表情，而且他常常是幻想的。他的眼睛在安戴耐蒂的屋子裏閃視：——（他的寫字檯是在她屋子裏的）——他的眼睛會注視着小鐵架上所掛着的象牙十字架，上面還插着柔嫩的楊枝——他的眼睛也會注視到他父親和母親的遺像——他也會注視着那個小城市的舊像，高聳的塔倒映在碧澄的流水裏。並且當他的眼睛，看到他姐姐蒼白的臉色，彎着腰靜默地工作着的時候，他就會對於他姐姐充滿了無限的同情，自己恨自己，於是他就會自己討厭自己的懶惰，很快地工作去補償那已經失去的時光。

他的假期，都費在讀書上。他們各人拿着各人的書在一處讀，

因爲互相的相愛，所以他們不能高聲地念。那樣會使他們覺得是不禮貌的事。一本美麗的書，對於他們，好像是一個秘密，這種秘密只能在沈默的心裏，輕聲地誦讀。假若有一段使他們狂喜，他們也不高聲地念，只把書遞過去，用手指指着那地方，並且說：

「讀一讀這裏。」

當這一個在讀的時候，那一個已經念過的，就眼睛放光地逼視着對方那親愛的臉，看看引起了什麼樣的感情，於是也就分享一部份從這一段裏所得到的快樂。

但是書本在他們面前展開的時候，他們時常不讀，却更願意談一談。尤其到了黃昏將盡的時候，他們覺得需要打開他們的心，因

此他們也就更容易談話。奧利威葉有憂愁的思想，由於他的軟弱，他只有把他的痛苦告訴別人，來解除他一切的苦痛。他又是懷疑的俘虜，安戴耐蒂不得不給他勇氣，不得不衛護他，不使他自己傷害自己；這是一種不斷的努力，是每天都要繼續的。奧利威葉每天都要述說一些不幸的遭遇，說完了，他就得到了慰藉；不過他從來不費心去想一想，這些事會怎樣使他姐姐難過。只有到一天的最後，他才看出來他怎樣地耗費了她的精力；他吸吮了她的力量，並且把自己懷疑的疾病傳到她的身上。安戴耐蒂從來沒有表示她是怎樣地痛苦。她天生是勇敢而且快樂的，所以雖然那種好的氣質是早已消逝，她還自己勉強保持着愉快的外表。她有時非常地疲乏，於是會

反抗她所誓要過下去的永遠犧牲的生活。不過她阻咒這種思想，也不願意分析牠：這些思想不由自主地便要起來，她却是不接受。她在祈禱當中去尋求救助，除非在她的心不能祈禱的時候——當她的心憔悴而且乾枯的時候——我們可以那樣說，那時候，她只能狂熱地羞辱地在沉默中等待神惠的歸來。奧利威葉一點都不懷疑她所忍受的痛苦。在這種時候，安戴耐蒂就會藉故出去，自己一個人關鎖在她的房間裏，直到痛苦已經過去，她才出來；微笑的帶着憂色，比平常更溫柔，而且好像是失悔方才的難過。

他們的臥室緊鄰着。他們的牀安放在靠近同一堵牆的地方；他們可以隔着牆彼此低聲地談話。當他們不能入睡的時候，便輕輕地

敲着牆說：

「你睡著了麼？我睡不著。」

這扇隔牆太薄了，好像他們都在同一間屋子裏。但是夜裏他們臥室間的門，由於本能的和十分的拘謹——一種神聖的感覺——是常常地鎖起來的，只有在奧利威葉病的時候（這是常有的事）才讓門開着。

他並沒有漸漸健康。甚至於他好像漸漸羸弱了。他常常疼，或是喉，或是胸，或是頭，或是心；假若他稍微受些涼，那就常有轉為氣管炎的危險；他害過一回猩紅熱，而且差一些便要死了；甚至就在他沒有病的時候，他也表現些重病的怪癥兆，幸而這些癥兆結

果並不怎樣；他的心或肺常常疼痛。某天，一個醫生檢驗他的病，說他是心囊炎，或是肺炎。後來延請著名的專科醫生來驗，也說這病十分可怕。但是結果什麼事都沒有。有病的是他的神經，常識告訴我們，神經錯亂是採取各種不同的形式，要許多天的焦心才能把這種病除去的。但是這些日子在安戴耐蒂却是可怕的，這使她有許多晚上睡不着。她害怕地躺在牀上，時常起來聽她弟弟的呼吸。她想着或許她弟弟已經死了，她覺得一定了，她相信了；她顫慄地起來，交叉着手，並且用手壓緊了口唇，不讓自己哭出聲來。她呻吟着說：

「唉，上帝！，唉，上帝！不要把他從我這裏奪去罷！不。你

有這個權利！……不，上帝，我懇求你！……唉，媽媽！媽媽！來幫助我！救救他，讓他活着！……」

「唉！中途便死了，當我們奮鬥了這樣久的路程，當我們已經快走到了盡頭，當他將要得到快樂的時候。……不，這是不會有的事，這太殘酷了……」

後來不久，奧利威葉又給她一種另外的打擊。

他同她一樣，非常地忠實，不過他意志薄弱，又太坦白，太複雜，因此常常心裏不安，好懷疑，又放縱於他所知道是壞的事情，而且受快樂的引誘。安戴耐蒂是過分純潔，她有時差不多不明瞭她弟弟的心事。但是有一天她忽然發現了。

奧利威葉以爲她出去了。她平常這個時候要教書去的；但是上一次她的學生和她說那天她可以不必去了。她心裏歡喜，雖然這即是她這禮拜少有幾佛郎的收入；她很疲倦，便躺在牀上；她非常地高興，自己可以休息一次而不必責備自己。奧利威葉帶了一個孩子從學校裏歸來。他們在隔室坐下，便開始談話。他們所說的一切，她都可以聽見；他們以爲只有他們兩人，所以一些都不拘束。安戴耐蒂聽見她弟弟歡笑的声音，她微笑了。但是過了一會兒，她不再微笑，她的血冰涼了。他們用可惡的，粗劣的表情在談說污穢的事物；他們似乎沉她在當中。她聽見奧利威葉，她的孩子奧利威葉在笑着；而且由他的兩片唇（她曾經以爲是這樣純潔的）說出那樣猥

裏的話來，這種恐怖使她僵凍了。最痛切的悲哀，刺到她的心裏。他們說了又說，沒有一個停止，她也就不得不聽。最後他們走了，留下安戴耐蒂一個人在屋裏。她哭了，她內心的希望已經死了；她對於她弟弟——她的孩子——所建造的理想的形象是被污泥所掩飾了，這對於她是個致死的傷痛。黃昏他們再遇見的時候，她對他什麼話都沒有說。他看出來她曾經哭了，可是他不知道是爲什麼。他不知道爲什麼她對他的態度變了。很久之後，她才復原。

但是對她，最大的打擊，是一天黃昏奧利威葉沒有回家。她不去睡覺，只坐着等他。這不僅是她道德的純潔受了傷害；而且她的痛苦直到她內心最神秘的深處——在這裏，隱藏着人們內心最可怕

的感覺，安戴耐蒂用網幕把這些感覺掩蓋了，不使她自己看見。

奧利威萊第一個目的，是要宣佈他的獨立。他是早晨歸來的，計劃着用一種怎樣適當的態度，而且準備着假如他的姐姐要說他什麼，就先罵她一些無禮的話。他用脚尖悄悄地走進屋裏，想不要驚動他的姐姐。但是當他看見她蒼白的臉，紅腫的眼睛，站在那裏等他的時候，他看見她並不想責罵他，反而在他去學校之前，靜默地替他預備早飯的時候，他看見她沒有什麼話要和他說，只是心裏痛苦的時候，結果她自己便是一個最好的責罰，他不能再支持了；他投身在她的脚下，把臉藏在她的圍裙裏。他們都哭了。他羞恥地便即想起方才所作的事，便會難過，他覺得自己是墮落了。他想要說

話，但是她不讓他說，她用她一隻手堵住他的口，他便吻她的手。他們再不說話了，他們互相的已經了解。奧利威葉發誓不再作使安戴耐蒂難過的事，並且他願意作她所願意他作的一切。不過雖然她勇敢地想忘去，她也不能忘記，這樣慘痛的一個創口，她只有慢慢地讓她恢復。在他們之間已有了相當的隔閡。是的，她還一樣地愛他；但是她已經看出來，在他弟弟的靈魂裏，有些東西是她自己沒有的，而對於那些東西，她是非常地恐懼。

她在奧利威葉心的最深處所看見的東西，使她不得不聯想到一些男人無聊的注意，這使她格外痛苦。當她黃昏回家，尤其晚飯後不得不出去取她抄寫的東西的時候，她非常痛苦，唯恐人家招呼，

跟隨她（這種事有時會發生的），而且不得不聽一些侮辱的言詞。只要她能够藉口說讓他散一散步，她就叫他同她一道兒走；但是他只是勉強地答應，她便也不敢堅持，她不願意擾亂他的工作。她太純真並且清高，所以不能習慣於這些事。夜之巴黎，對於她好像是一個黑暗的森林，她覺得她是被可怕的野獸所追逐；所以她怕離開家。但是她不得不出去，她像是儘可能地延遲不出去，她永遠是恐懼。當她想到她的奧利威葉就是——或者曾經是——和這些追逐她的人一樣，她進屋的時候，幾乎不能伸手來去握他。他想不出來，他作了什麼事，使她這樣地改變了。他自己只有怨恨自己的。

她並不十分美，但是她有一種魔力，她是引人注意的，雖然她

並沒有故意作什麼。她從來穿得十分簡單，差不多永遠是黑色的；她不十分高，溫雅，而且很纖弱的樣子，她很少說話，她避免注意地在擁擠的大街上靜靜地走；但是由她那疲倦的眼裏的美妙表情；和那年輕的，鈍潔的嘴唇，她自然引起別人的注意了。有的時候，她覺察出來她引起了別人的注意，這雖然使她有些困惱，同時也有些愉快。誰能說當這樣一個純潔天真的人，覺到她同情於別人的時候，是如何一種溫柔而清高的快樂？她內心所思想的一切，都由她的動作的有些忸怩和羞怯的斜視表示出來，這種表現，是好看而且動人的。她的不安，更增加她的吸引力。她引起別人的興趣，因為她是一個窮女子，沒有人會保護她，人們也就毫不躊躇地這樣告訴她

——說她是好玩的。

有的時候，她往往到一個有錢的猶太人家——納桑——的家裏去。他們在一些朋友家——安戴耐蒂在那裏教書——遇見她，十分歡喜她；雖然她很羞澀，她向來也不能拒絕他們的邀請。阿爾肝力納桑先生，是巴黎一個有名的教授，一個出色的科學家，他的學識是很奇怪地，混合着一種瑣細（這在猶太人中是很普通的），而他又很好交際。納桑夫人一方面是真正地仁慈，一方面她又是非常地庸俗。他們都很慷慨，對於安戴耐蒂，有着明露的，熱誠的，雖是繼續的同情——一般地說起來，安戴耐蒂從猶太人那裏比從她同種的人那裏常得到更多的仁慈。他們有很多的缺點；但是他們有個偉

大的稟性——也許是最偉大的稟性，他們是很活潑的，而且是愛人的；只要是屬於人的東西，他們都很關心，而且他們對每一種生物都發生興趣，甚至於即使他們缺乏真正的同情，也似乎有一種永遠不減的好奇心，去尋求有價值的人們和思想，雖然這些是同他們自己的兩樣。一般地說起來，到不是他們對他們有什麼大的幫助，因為他們是對於太多的東西發生了興趣，而且雖然他們假裝着不慕虛榮，却比旁的人，更易作虛榮的奴隸。但是，至少他們却作一些事情，在現在這種社會冷淡的狀況之下，這是抵得許多的空話的。他們是社會中積極的安慰，他們就正是生活的酵母——在羅馬教徒當中，對着一座冰涼漠視的墻長大的安戴耐蒂，在納桑人家珍貴的關

心（也許是表面。）之下，又很銳敏地感覺到生存了。——納桑夫人看出來，安戴耐蒂在過着情願犧牲的生活，她很知道，安戴耐蒂身體的，和道德的美點；因此，她就表示要把安戴耐蒂作她的被保護者。她沒有孩子；但是她歡喜青年人，因此常常請他們在她家裏聚會；她也堅持一定要安戴耐蒂來，好打斷她的孤寂！使她生活中稍有些娛樂。並且因為她很容易猜出來，安戴耐蒂的害羞，有一部份是因為窮困，她甚至於給她一兩件外衣，安戴耐蒂却很驕傲地拒絕了。但是她仁慈的保護人却會想法使她收下一些這小小的禮物，那是一個婦人的天真的虛榮所珍愛的。安戴耐蒂心裏雖是感謝，而又不安。她往往勉強地去赴納桑夫人的聚會，並且因為她年青，她

決定不顧一切地去使自己享樂了。但是在有各種青年的稍爲混雜的交際團體中，納桑夫人的窮而美麗的保護女，立刻便成爲兩三個青年人的目標，他們是十分自信地，選出她來作他們注意的對象。他們計算她會怕羞到那一種程度，甚至於他們還爲這個打賭。

有一天，她接到幾封匿名信——或者不如說簽上一些尊貴的假頭銜的信——表示愛慕的意思：最初是愛情信，諂媚的，熱情的，約定一個聚會，很快地他們便變得更胆大，用一種恫嚇，不久甚至侮辱起來，並且無恥地誹謗；他們暴露她的秘密，用他們那種慾望的粗魯的表情來污辱她；他們想利用安戴耐蒂的樸實來恐嚇她，使她害怕，若是不去赴約會的時候她將要在大眾之前，受人的凌辱。

當她想到招來了這樣的可恥的要求的時候，她哭得非常地痛心；這些凌辱，傷害了她的自尊，她不知道怎樣作才好。她也不願意把這件事告訴她的弟弟，她知道他會把這件事看得太關切，而且也會把這件事弄得比現在更要嚴重。她又沒有朋友。警察嗎？她不願意這樣作，她怕別人的誹謗。但是她總得想些方法，把這件事情了結。她覺得她的沉默是不足以捍衛她的；而追求她的惡徒，會繼續地追逐，而且會更進一步地追逐，那樣却是一件危險的事。

這個惡徒給了她一個哀的美敦書似的東西，命令她第二天在盧森堡約會。她去了——她苦心地思索，她才想起來，這個害她的惡徒，一定是在納桑夫人那裏遇見她的。在他某一封信裏，暗指了一

些事情，那只有在納桑夫人那裏才會發生的。她要求納桑夫人給她一個很大的幫助，用馬車把她送到博物館的門際，並且在外面等候她，她進去了。在這次約會裏，這個惡徒勝利地向她招呼，然後用一種熱忱地而有禮貌的態度，開始同她攀談。她直瞪着他，一句話也不說。他說完他的話之後，笑謔地問，爲什麼她要瞪着他。她回答說：

「你這個懦夫！」

他並不爲這種小事發怒，而且態度變得更爲親切。她說：

「你想用誹謗來恫嚇我，好，我來給你你的誹謗罷！這是你自己找的。」

她全身都顫抖了，說話聲音很大，表示給他看她一樣地能引起別人對他們的注意。人們已經在看他們了。他看出她是只顧目的不論手段。於是他放低了聲音。她最後又說一次：

「你這個懦夫！」

於是她背轉身來就走了。

他好像不願讓步似的，也跟着她走。她離開了博物館，這個惡徒便緊緊跟隨她。她一直走向在那裏等候她的馬車，把門扭開，而她的追逐者覺到他和納桑夫人正對面地遇見了，她認得他，於是叫他的名字表示問候。他低了頭，立刻就跑了。

安戴耐蒂不得不把這全盤的事情告訴她的伴侶。她不願意這樣

，因此略微提了一提。對於一個生人，來訴說她生活中內心的秘密，和被傷害了體貌的痛苦，這在她是一件難堪的事。納桑夫人責備她爲什麼不早早告訴她。安戴耐蒂要求她不要告訴任何別的人。這件事就這樣結束了。納桑夫人甚至用不着把那個傢伙從訪客名單上除去，他很小心地，已經不再露面了。

同時，另外一種很不同的悲哀，又來到安戴耐蒂身上。

在納桑家裏，她遇見了一個四十歲的人；一個很好的人，在遠東作領事，只是回國住幾個月的。他愛了她。這個會晤是納桑夫人籌劃的，但她沒有告訴安戴耐蒂，她想，她一定要替她的小朋友找一個丈夫。他是一個猶太人。他並不漂亮，也不再年青了。他有點

禿頭，圓的肩膀。不過他的眼睛很溫和，帶着深情的神氣，而且他能够同情，和了解別人的痛苦，因為他自己曾經吃過苦。安戴耐蒂不再是一個浪漫的女孩兒，一個縱容慣了的孩子，不再在一個可愛的日子，在她愛人臂上散步的當中，夢想着生活了。她現在看出來生活中每天都要從新開始的艱難的奮鬥，不容許有休息的時間，或者，假若一休息，那麼數年來辛苦地一寸一寸得來的土地，立刻便完全失掉了。所以她想，如果能靠在一個朋友的臂上，替他分擔愁苦；並且在她看護之下，閉一瞬眼睛，這該是如何甜美的事。她知道這是一個夢！但是她沒有這勇氣去拒絕夢幻。在她的心裏，她知道一個沒有粧奩的女兒，在她住的世界上是沒有什麼可希望的。法

國古老的中產階級，在提說婚事時最有貪婪的精神，這名聞於全世界的。不過猶太人比較起來却不看重錢，在猶太人當中，一個富家的少年去選一個貧窮的女兒，或者一個有錢的女子鍾情於一個有智能的男子，這並不是一件很奇特的事。但是在法國的中產階級，表面上雖然是信教的而且純樸的，可是差不多完全是金錢向金錢求婚。而且結果是怎樣呢？可憐的動物啊！他們沒有旁的！只有愚蠢而庸俗的慾望；他們不會作旁的，只有吃，打呵欠，睡——存錢。安戴耐蒂知道他們。她從小就看出來他們的行爲。她用了富人的眼光，也用了窮人的眼光去看他們。對於他們，和她所希望於他們的待遇，她都沒有怎麼幻像。所以這個人要求和她結婚，他的心那樣

地殷勤，是她生活中想不到的珍寶。最初她不以為他是一個愛人，但是漸漸地她對他充滿了感謝和溫柔。她或許會接受他的請求，如果不是說要隨他到殖民地去，如果這結果不是說要離開她的弟弟。她拒絕了；雖然她的愛人明瞭她這樣作的理由的高尚，但是他也不能饒恕她；愛是這樣自私自利的，愛人決不敢讓自己作那些美德的犧牲，雖然在他所愛的人裏，他所最尊敬的，就正是這種美德。他不再去看她了；他走了以後，也從來不寫信；她一直得不到他的消息，等到五六個月之後，她接到他寄來的通知書，告訴她，他已經和另外一個女人結婚了。

這個使安戴耐蒂即深深地感覺到痛苦。她非常地心痛。她把她

的痛苦獻給上帝。她極力使自己相信，這是她應受的懲罰，因為她曾經一時忘記，她是應該獻身於她弟弟的。因此她愈漸專心於她的職務。

她差不多完全同這個世界隔離。她甚至於不到納桑家裏去。自從她拒絕了他們爲她說合的婚事之後，他們對於她也有些冷淡了。他們也並不注意那種爲她辯護的理由。納桑夫人是堅持着要他們成婚的，現在由於安戴耐蒂的錯誤而折散，這是有損於她的虛榮的。她也覺得安戴耐蒂的遲疑自然是十分值得讚美的，但是那太過分，而且太感情用事了，因此她對於這個愚蠢的孩子不再有什麼興趣。她很需要去幫助人，不管旁的人同不同意，所以她很快地又尋到一

個乾女兒，去接受她現在所必需給人的——一切興趣和熱忱。

奧利威葉完全不知道他姐姐這一段悲哀浪漫的故事。他是一個熱情而不負責任的孩子，生活在他自己的夢境和幻想裏。雖然他是聰明的，可愛的，他的心腸非常溫柔，不過要依靠他却是不行的。往往由於他的不負責任，或是忽然的失望，或是由於幼稚的幻想，或是由於擬造的愛情，便把他幾月來工作的成績，完全可以拋棄，而且爲愛情，他可以耗費了他所有的時間和能力。他會鍾情於一個他才見過一次的美麗的面龐，他也會鍾情於在某地方會過一次的風騷的小女孩子，雖然她們並不注意他。他也會沉溺於他所讀過的一個詩人或者音樂家的作品——幾個月都沉醉在他們作品裏，結果，

把其他一切東西都摒棄了，學業也荒廢了。他是需要時時的看護，不過要特別的小心，不使他覺得，他是很容易惱怒的。在他，時時刻刻都有疾病突然來到的危險，他有狂熱的興奮，缺乏平衡，和不安靜的心慌，這是往往在有肺病傾向的人中間所有的現象。醫生在安戴耐蒂面前沒有遮掩過奧利維葉的危險。這個病了的植物，由外省遷到巴黎，必須有日光和新鮮的空氣，但是安戴耐蒂沒有力量供給他這些。他們沒有很多的錢，讓他們能在假期裏離開巴黎。一年裏其餘的日子，一禮拜的每一天，都是沒有空閒的，到禮拜天，他們又太疲乏了，他們除了到音樂會，那裏都不願去。

在夏天，有的禮拜日安戴耐蒂努力把奧利威葉拉到巴黎城外，

到靠近莎維葉或者聖克老的森林裏去的。但是森林裏盡是一些喧嚷着的夫婦，唱着小曲，地上拋着些污穢的紙。他們找不到一處神聖寂靜的處所，能使他們舒適，能使他們安息。黃昏裏，當他們回家的時候，他們不得不去忍受火車狂吼的聲音，不得不忍受近郊路線上那污穢，擁擠，低窄而黑暗的車輛，他們也不得不忍受他們一路遭遇的一些粗俗的東西，那些亂嚷的，亂唱的，亂叫的，汗臭的人，和紙烟的臭氣味。安戴耐蒂和奧利威葉都不能了解這些人，他們厭煩地頹喪地回家去。奧利威葉就要求安戴耐蒂別再作禮拜天的散步了，有時候，安戴耐蒂的確也沒有心再去。但是雖然矧或許比奧利威葉更不喜歡出去。她仍然覺得這種散步對於奧利威葉的健康

是必需的。她便強迫他再出去一次。但是他們新的經驗，却並不比舊的好，奧利威葉就會很嚴厲地拒絕了。因此他們困居在這個沉悶的城市裏，住在他們監獄似的院落裏，他們渴慕着曠野。

奧利威葉已經住滿了學校的期間，師範學校的考試也完畢了。這是恰合適的時候。安戴耐蒂是非常地疲倦了。她正在企望着他的成功；她弟弟的一切都比旁人強。他在學校裏被認為是一個最好的學生，而且他所有的教員都同聲地稱讚他的勤勉和智慧。只是他缺少一種心靈的訓練，使他難於專心從事於任何種的計劃。但是一種不願負人所望的責任心，使得奧利威葉的心裏非常不安，到了考試將近的時候，他變得十分慌張。失敗的恐怖，和不知不覺之間來到

他身上的一種病態的羞澀，使他精疲力盡，而且麻木了。他猛一想到要當衆人的面前，去見主考的人，他簡直戰慄了。他總是怕害羞的；在講堂裏該當他說話的時候，他也要面紅，說不出話來。在最初是幾乎除了回答名字以外，什麼也不會說。回答那臨時的問題，倒是不難，可是他却怕想，他將要被問到，他一想，便覺得不安；他的心早跑向前方去，想像這個嚴重試驗會發生的詳細情節；而且等待的時間越長，他就鬧得更不知所措。我們可以說，每一個試驗，他都被考過兩次；因為在頭一天晚上的夢中，他就被考過一次，而且把能力都用盡了，所以當真正的試驗臨頭的時候，他已經沒有一點能力了。

而且他甚至於沒有去受口試，他一想到口試，就在頭一天晚上出冷汗了。在筆試一個哲學題目的時候，（這要是平常，他會迅速地寫下去的。他在六小時裏，連兩頁都沒有擠出來。頭幾點鐘，他的腦子簡直是空的。他什麼東西都想不出來。他的腦子就好像是一片白壁，他沒有方法把牠打破。後來，只剩下一點鐘了，這堵牆才裂了口，從這些裂縫裏，露出了一些光亮，他才作成了一篇很好的短篇文字，但是這還不够他取得上。當他出場的時候，安戴耐蒂看見他臉上失望的神氣，她就知道了這難逃的打擊，也和他一樣的失望，不過她不表示出來，甚至於在最失望的情形之下，她都有一種不斷地希望的能力。

奧利威葉落榜了。

這件事很使他灰心。安戴耐帶假粧着笑，好像這並沒有什麼關係似的，但是她的嘴唇戰慄了。她安慰她的弟弟，並且告訴他這是一樞很容易補救的不幸，明年他一定能考上；而且考得更好。她沒有告訴他，他今年的考取，在她是多麼地重要。也沒有說她覺得在靈魂和肉體上，她是多末地勞瘁，或者她覺得，再去像那樣地奮鬥一年是如何地困難。但是她不得不前進。假若她在奧利威葉考上之前便走開了，他一個人便沒有勇氣再去奮鬥，他就會屈伏的。

她在他的面前藏起了她的疲倦，而且甚至加倍地去努力。她自己竭力地節省，好讓他在假期有些娛樂或者變異，那樣他可以有更

大的能力和信心去恢復工作。但是在最初的時候，她不得不動用她那些微的積蓄，同時，不幸的，她又失去了她幾個交學費最多的學生了。

還要一年！……望着這最後的試驗，他們差不多是一點力量都沒有了，但是最要緊的，他們總要活着，並且想旁的方法來勉強度日。納桑家給她介紹一個在德國當家庭教師的位置，這是她最不喜歡的事情，不過在那個時候，沒有旁的位置，她也不能夠等。在過去的六年中，她一天都不能離開她的弟弟。並且她想像不出，看不見他，也聽不見他的生活是一種什麼樣生活。奧利威葉想到這件事，他恐懼，但是他不敢說什麼，這是他自惹的；假若他考取了，

安戴耐蒂就不至於走到這樣一個末路；他沒有權力說什麼話，他也沒有權力來講他自己的悲哀；這決定，是她的權力。

在沉默的痛苦中，他們共同過他們最後的幾天，好像他們之中有一個要死去似的；當他們十分痛苦的時候，而他們就互相躲着不見面。安戴耐蒂注視着奧利威葉的眼睛，和他的眼睛商量。假若他曾經對她說：『不要走了！』即使她必得走，也會留下的。一直到最後在他們向車站去的馬車裏，她都準備着中止她的決定，她覺得她決不能夠把這種決定支持到底。只要他說出一個字來，一個字！……但是他一句話也沒有說。如同她似的，他咬緊了牙關，一點都不肯動——她請他允許每天給她寫信，並且不要把什麼事隱瞞着不

告她，只要有任何的危險，立刻就寫信叫她回來。

他們分別了。當奧利威葉帶着沉重的心情回到學校的時候（他們已經同意，他在學校住宿）火車却把受打擊的，悲哀的安戴耐蒂帶往德國去了。醒着躺在那裏，整夜地睜着眼睛，他們覺得一分鐘一分鐘，使他們隔離得更遠，更遠了。他們便低聲地互相呼喚着。

安戴耐蒂畏懼那她將要去到的新世界。在六年當中，她已經大地變異了。她曾經是這樣地勇敢，什麼也不怕的，却變得習慣於靜默和孤寂，使她不再願意到社會裏去。過去快樂時光中快活和多話的安戴耐蒂，已經和這些時光一同消逝了。不幸的遭遇使她容易窺傷並且羞怯。那是沒有錯的，和奧利威葉一同住，他的怯懦傳染

到了她的身上。除了她的弟弟，她差不多不同任何人談話。最微細的一件事情，也會使她吃驚，並且當她不得不去拜訪別人的時候，她感到非常的痛苦。因此，一想到她將要去同生人在一處生活，不得不同他們談話，而且永遠和他們一處，在她，這真是一個怕人的痛苦了。這個可憐的女孩兒，對於教書真正的天資，並不見得比她弟弟好；她受了良心的驅使，去作她的工作，但是她的心却不在那裏，她也不知道，這樣作是否有用處。她生來是要爲愛的，並不是爲教書。但是却沒有一個人注意她的愛。

安戴耐蒂在她的新環境裏，却是最不需要她能愛的。她在格玉勒飽姆斯這一家教孩子們的法文。他們對於她十分不關心。他們是

傲慢的，無禮的，漠視的，輕率的，他們給她的薪資却是不少，因此他們覺得他們所雇用的一切人，好像是欠他們什麼似的，他們以為他們想怎樣作，便可以怎樣作。他們待安戴耐蒂如同一個高等的聽差，他們差不多不允許她有任何的自由。甚至於她自己沒有一間屋子。她睡在孩子們隔壁的房間裏，而且房門不得不整夜的開着。她沒有一刻工夫可以安靜。他們並不尊重她想隱遁於孤寂中的需要——每個人應有的保持一片禁地在他內心的孤寂中的神聖的權利。她唯一的快樂，就是和她的弟弟通信，——心理的相通。她把她所有能夠取得的自由，利用到這件事上去。但是甚至於這個也被人剝削。她一開始寫信，孩子們就會來到她的房間裏徘徊，問她寫的什

麼。當她正在讀信的時候，他們就會問她裏面敘說什麼。他們固持的鹵莽的好奇心，使他們終於發現了她的「小弟弟」。她不得不躲開他們。有時候安戴耐蒂竟不得不使些可羞的詭計，或者不得不躲到洞裏，罅隙裏，免得別人看見她讀弟弟的信。假若在她屋子裏她留下一封信，她知道那一定將被人拆讀，而且除了一個小匣子以外她沒有什麼可以上鎖的東西，所以她就不得不把她用不着再閱讀一遍的紙片，也隨身帶着；他們總是窺探她的動作以及內心的隱情，他們總是想方法尋求她祕密的思想。這並不是因為格玉勒鮑姆斯真正關心她，只因爲他們當是，給了她的薪資，她便是他們一部份的財產。他們也並不是惡意，輕率無禮是他們一種不可醫療的習慣，

在他們互相之間，從來不以爲那是冒犯的。

沒有比這種的偵察，這種沒有道德的粗魯，更使安戴耐蒂不能忍受的。這樣直是一天沒有一點鐘的工夫，能逃開他們的好奇心。格玉勒鮑姆斯被安戴耐蒂對待他們傲慢的冷淡所傷害了。自然他們找得出很高的道德理由來辯護他們粗魯的好奇心，反而斥責安戴耐蒂想去避免的錯誤。

他們想：去知道一個住在他們家裏的女孩的個人生活，這是他們的責任。她好像是他們家裏的一份子，他們把孩子們的教育付託給她，他們是要對她負責任的。——（許多的主婦是常常這樣說他們的僕人的，這些主婦的「責任心」，却並不去愛惜那些可憐的女

孩們的疲勞，却並不免除她們不喜歡作的工作；這種的責任心却只限於不允許她們有任何種的快樂。——於是他們得到下面的結論就是：「安戴耐蒂所以這樣不感謝他們由良心所負的責任，只表示她自己也覺得她不免有可指責；一個誠實的女孩子，是沒有什麼值得隱藏的。」

因此，安戴耐蒂在繼續不斷的虐待之下生活着，對於這種虐待她永遠要提防着的，所以她好像比從前更冷淡更緘默了。

她的弟弟每天寫給她一封六頁長的信，她也每天想法寫給他，那怕是幾行也好。奧利威葉努力讓自己勇敢，並且不把他的憂愁表示得十分明顯。但是他非常地煩燥，非常地沉悶。他過去的生活永

還是同他姐姐聯繫在一起，現在他的姐姐從他那裏被強迫走開了；他好像失去了他自己的一部分；他不能使用他的兩臂和兩腿，他也不能用腦筋，不能夠走，不能夠彈琴，不能夠工作，也不能作別的事。甚至於他也不能夢想——除了夢想他的姐姐。他從早到晚勉強讀着書；但這是沒有用的，他的思想却遠在別的地方；他痛苦，思念她，或者迴想早晨來的信；不然他就坐着注視着鐘，等今天的來信；當信一來的時候，他拆開信封，他的手指會快樂得顫慄起來，——同時也是因為恐懼。就是當愛人接着她情人的信的時候，也從來沒有這樣溫柔地焦心地顫慄過。他也和安戴耐蒂一樣，躲起來讀她的信；他把信隨身帶着，在晚上總是把最近的信放在枕頭底下，

當他晚上醒着睡下，夢想着他親愛的姐姐，在這失眠的漫漫地長夜裏他時時用手去摸一摸他的信，覺到牠還在那裏，才放下心來。他覺得離她是多麼地遙遠啊！他覺得最可怕的是安戴耐蒂的信，被郵局耽誤，晚來一天的時候，他們中間的距離約要走兩天兩夜！……他把時間和距離看得太長，因為他以前從來還沒有出過遠門。他的想像就會狂激地出現：

「天哪！假若她病了啊！在他能夠看見她之前，她也許早就死去了……爲什麼昨天她不給他寫一封那怕只有一兩行的信呢？……她病了麼？……是的。她一定病了……他就堵着氣再說不出話來——他更常常害怕自己離開了她死去，孤伶伶地死去，在一些不關心

他的人之中，在可怕的學校裏，在恐怖的灰色的巴黎。一想到這件事，他就會難過……「他應該寫信告他，讓她回來麼？」——但是他立刻就藐視自己的怯懦了。每當他給她寫信，同她音息相通的時候，那就給他很大的快樂，暫時他就忘去了他的痛苦。好像這樣他能看見她的容顏，聽見她的聲音，他要告訴她一切；他們在一處的時候，他從來沒有對她這樣親密地，熱誠地說過話；他叫她作「我誠實的，勇敢的，親密的，仁慈的，可愛的小姐姐。」並且說：「我是這樣地愛你」。的確，這些信都是些愛情信。

這些溫柔的信對於安戴耐蒂是甜美而且安慰的；牠們是她所能呼吸的所有的空氣。假若這些信不在早晨照例的時間來到，她就難

過。有一兩次，格玉勸鮑姆家的人不小心，也許——誰知道？——由一種開玩笑的惡意，一直到黃昏，甚至於到第二天早晨才把信交給她；她就受了很大的刺激。——在新年的那一天，他們都有一個同一的計畫，就是爲的使對方驚訝，他們都拍了一個很長的電報——（廢了很多的錢。）——並且他們的消息是同時接到的——奧利威葉永遠是和安戴耐帶商量他的功課和他的困難，安戴耐帶就給他的忠告，給他的鼓勵，並且用她的力量去保護他，雖然實際她自己的力量就不充實。

在外國，她是非常地鬱悶，她不認識一個人，也沒有一個人關心她，只有最近才來到這個小城裏的一個教授夫人，她看出來安戴

耐蒂的美德，這位好夫人是仁慈而且母親似的並且同情於姐弟這般的相愛，却不得不分開住得遠遠。——（因為她聽見安戴耐蒂說了她一部分的生活）——但是她太噪鬧，太平庸，太缺乏機敏與審慮——雖然是十分天真的——因此激怒了貴族性的小安戴耐蒂，並且不同她親近了。她沒有一個人能夠信託，因此所有她的痛苦，都悶在她自己的心裏，並且重重地壓在她的身上；有的時候她想，她一定會對那些困難讓步了；但是她咬緊了牙關又往前奮鬥。她的健康損害了；她變得非常地瘦。她弟弟的信愈來愈悞喪。在忽然失望之後，他寫着：

「回來，回來，回來！……」

但是他剛才把信寄出去，自己就害羞了，並且另外寫一封信，要求安戴耐蒂把前一封信撕掉，並且再也不要想到她。甚至於他假裝作精神很好，而且不需要他的姐姐。假若說他好像離不開她，這是觸犯他易怒的虛榮心的。

安戴耐蒂是不會受欺騙的，她看出來他所有的思想；但是不知道怎樣作好。有一天，她差不多要回去找他；她走到車站問什麼時候火車開往巴黎。跟着她就給自己說，這簡直是瘋狂了；她所得到的金錢，足夠供給奧利威葉的學宿費；他們一定要儘可能地繼續下去。她的決心並不堅強，在清晨她的勇氣會又起來；但是當一天慢慢地到了黃昏，她的力量便消失了，她就想飛到他的身旁，她在想

家了——在思念那待她這樣苛刻的故鄉，在那裏存留着她過去生活的遺跡——並且她切盼聽見那樣的語言，這是她弟弟所說和她所用來述說她對於他的愛的。

後來有一隊法國的演戲的人，從這個德國的小城經過。安戴耐蒂平常很少到戲園去的——（她既沒有時間，也沒有看戲的興趣）——也忽然有種不可抵禦的希望，去聽聽人家說本國話，去在法蘭西語裏得到安慰。

其餘的事讀者們都知道了（四十四）

戲園裏已經沒有了空位子，她遇見了年青的音樂家常·克萊士托弗，她並不認識他，而他呢，看見她的失望自願分與她一個他可

以贈入的地位；在她的昏亂之中，她同意了。她同克萊士托弗在一起的這件事，在這小城裏哄傳起來；這惡意的謠言，立刻傳到格玉勒鮑姆斯家的耳朵裏，他們本來已經相信這個年青的法國婦人一定有些壞，並且本來對於克萊士托弗在別的地方所作的事的傳說，就非常憤怒，於是毫不遲疑地把她辭退了。

這樣純潔的而且自守的她，整個的生活都專心致力去愛她的弟弟，從來沒有想到過罪惡的事，當她明白她被辭退的原因的時候她差不多要羞憤死了。她決沒有想到恨克萊士托弗。她知道他是和她一樣無辜的，並且假若他損傷了她，那也是由於他的和愛，她在感謝他。她只知道他是一個音樂家，而且他很受人誹謗，別的什麼都

不知道；但是因為她不明瞭生活，不明瞭男子，她就用一種天然的直覺去觀察人類，這種直覺現在已經被不幸所磨練；她用這種直覺的觀察，在她奇異的樸真的伴侶身上，看出來一種同她自己一樣的誠懇，和一種英武的和愛，一想到牠，就令人安慰，並且牠是很值得回憶的。她聽見人家說克萊士托弗的壞話，這毫不影響他在她心上所引起的信心。自己是個被犧牲的人，她覺得無疑地他也是同一的境遇之下，由於這小城裏面的人對於他的凌辱和惡意，他也同樣一樣地受過苦，雖然時期比較長一些。當她想到別人的時候，總是把自己忘去的，每想到克萊士托弗一定會經受過苦，這使得她稍為忘去了自己的痛苦。世界上沒有一件東西，可以引誘她，想再看

見克萊士托弗，或者寫信給他：她的品德和自尊，而又不容許她這樣作。她告訴她自己，他還不知道他引出來的不幸，她的溫柔使她希望她永遠不要知道。

註四十四 其餘的事見常·克萊士托弗第一卷及第四卷。

她離開了德國。在離開這個城一點鐘之後，恰巧她乘坐的火車和克萊士托弗的火車遇見了，他是到鄰近的城池，遊歷了一天回來的。

他們的客車彼此對着停了好幾分鐘，在夜的寂靜裏，他們彼此看見了，但是沒有說話。他們有什麼可說的呢，除了一些不關重要的話的？這會消犯他們說不出的互相憐愛的感覺和他們油然而生的神

秘的同情，這種同情並不根據什麼，除了他們正確的內心的認識。在這最後的一刻，他們互相還是陌生的，當他們互相注視的時候，他們彼此的都發現了在別人靈魂裏所發現不了的東西。一切都會消逝：言詞，甜吻，熱忱的擁抱，這些的記憶都會消逝的；但是在過往的人們之中，兩個曾經遇見，而且互相親近的靈魂的接觸，這永遠不會消逝的。安戴耐蒂把這件事藏在心的深處——這可憐的心，這充滿了憂慮與悲哀的思想的心，在那裏微笑着一種迷濛的光明，好像從地下甜美地偷偷地升起，這暗淡的溫柔的光，便是那洋溢在哥魯客的樂曲中，暗示出樂園的影子。

她回到奧利威葉那裏。她回來得正是時候。他剛剛病倒；這個

可憐的，敏感的，不快活的小動物，在病來之先想到病會戰慄起來的——現在她真的病了，不願寫信給姐姐，怕攪擾了她。但是他叫着她的名字，當作奇蹟似地，祈禱讓她回來，

當這個奇蹟實現的時候，他睡在學校的病院裏面，發熱而且精神錯亂。當他看見她的時候，他沒有作聲。在他狂亂的幻想裏，他看見了她多少次！……他坐在牀上，打呵欠，顫慄着怕這回又只是一次的幻夢。當他在他的旁邊坐下，互相地擁抱的時候，當他覺得她柔軟的頰在他的唇上，而且她的由於夜晚旅行依然冰冷的手握在他的手裏的時候，當他確切確切地知道，這是他親愛的姐姐的時候，他開始哭了。他不能作別的事；則他還是同他小孩子的時候一樣，

他還是一個「愛哭的嬰兒。」他挨近她，把她的頭抱得緊緊的，恐怕她再從他那裏跑開。他們是多麼地變異了！他們看起來多麼地悲哀……沒有關係！他們又團聚了；一切都光明了，這病室，這學校，這陰慘的天，他們彼此挨緊，他們再不讓他們之中那一個走了。在她沒有說一個字之前，他讓她發誓，她不再離開。他用不着讓她發誓，不，她再也不離開了；他們離開曾經這樣地不幸；他們的母親說的是對的：無論什麼都比分散好一些。甚至於窮困，甚至於死，他們都祇有在一處。

他們租了房子。他們要租他們以前住過的小房子，雖然那是可怕的。但是那裏已經有人住了。他們的新房，也是向着一個庭院；

在一堵牆的上面，他們可以看見一棵小荊球花樹的樹尖，他們立刻就喜歡起牠來，好像牠是從鄉間來的一位朋友，好像牠是和他們自己一樣的囚人在城市這個磚鋪的荒原裏。奧利威葉很快地就恢復了他的健康，或者不如說是把高興稱作健康的——因為他的健康和別的比較強壯的孩子生病的時候一樣。安戴耐蒂雖然在德國很不快活地住過，但是這却幫助他存了一些錢；並且翻譯了一本德文書，有一個書店肯替她出版，而她又得了一些錢。所以暫時他們沒有經濟的恐慌，並且假若奧利威業，在這一年的終了，能够考得上，那一切就都順利了——但是假若他考不上呢？

他們剛才安於再團聚的快樂却立刻又被考試的前途所困惱了。

他們努力地不去想到牠，但是沒有效果，故最終總又是回到這個題。這個固定的觀念，常常縈繞於他們的腦際，甚至於在他們想法子不去思想的時候，——在音樂會裏，正在演奏的當中，這個觀念忽然來到他們的心裏；當他們夜間醒的時候，這個觀念在那裏就好像他們前面的一個深淵。奧利威葉除了切願使他姐姐快樂和補償她爲他所犧牲了的青春以外，他還害怕假若考不上時，他所不能避免的軍事服務：——（在那時，考入了大學堂，可以準其免於服務）。他不可自止地厭惡這種體質和品德的混亂，與這種智識的低落，不管對或者錯，他是這樣地眼光去看軍隊生活的。他所有的純潔與貴族的性質是要反抗這種強迫的並且他好像寧肯死也不肯去受這樣的

強迫。在那個時代，這種感覺是要被藐視的，並且甚至藉一種社會道德的名義求誹謗這種感覺，那種社會道德在當時就是一種宗教；但是否認這種感覺的人，乃是對的：因為再沒有比現代殘酷的蠻橫的資本主義，侵犯個人孤寂的道德，更使人痛苦的了！

入學試驗開始了。奧利威葉差不多不能夠進試場去；他身體不舒服，而且怕那種無論考上與否所必須忍受的痛苦，所以他差不多希望人家把他認作非常病重。在筆試那一場，他答得很好。但是等候着去聽這考試的結果，對於他是一段很殘酷的時間。根據這個革命的國家的已經不能記憶的習慣（這個國家是有着世上各國中最壞的官僚習氣與繁文末節的），這考試是在一年中最熱的七月舉行，

好像故意地用盡方法去耗盡這不幸的投考者的精力，雖然他們已經匆匆地記誦了很多很多的東西，感覺得擔負不起了，他們所記誦的東西，甚至於考試員也知道得不到十分之一。筆試是在七月十四假期之後那一天舉行的，那天，全城都正在喧嚷，正在作樂，但這對於那些青年人却是不幸，他們沒有心去享樂，他們所要求的，只是靜默。在屋子外面的方場上，賣東西的攤子都搭起來了，鎗聲從小的靶子場發出來，輪迴機叫着啾啾着，可怕的放汽的聲音，從清晨叫到深夜。這種愚蠢的聲音，繼續至一個禮拜之久。於是這個共和國的大總統，爲迎合人心，再給了這些粗暴的作樂者另外三天的假期。這並不耗費他的什麼，他聽不見這種喧嘩。但是奧利威葉和安

戴耐蒂却被這種噪鬧弄得心亂而且沮喪，於是他們不得不把窗戶關起來，使得他們的屋子窒息，並且塞住他們的耳朵，爲的避免這種尖銳的響亮的愚蠢的聲浪，但是無效，這種聲音從早晨一直響到晚上，就好像短刀似的，刺進他們的腦裏，因此他們的情況是非常可憐的。

在初試揭曉之後，隨着就舉行口試。奧利威葉懇求安戴耐蒂不要去。她在門那裏等——比他還更焦急。自然，他永遠也不告訴她他覺得他自己的成績怎麼樣。因爲假若告訴她他說了什麼沒有說什麼，這會使她痛苦的。

最後，最終的結果公佈了。榜是貼在「巴黎大學」的庭院裏。

安戴耐蒂不讓奧利威葉一個人去。在他們離開家以後，他們想，雖然不說出來，就是當他們回來的時候，他們就會「知道」，並且也許都會後悔，現在這種在他們還有希望的時候的過慮。當他們看見「巴黎大學」的時候，他們覺得他們的腿是失去作用了。勇敢的安戴耐蒂給她的弟弟說：

「請不要這麼快……」

奧利威葉看看他的姐姐，她強勉地笑了，他說：

「我們在這個位子上坐一會麼？」

他很願意不再往前走了。但是在一刻工夫之後，她握着他的手並且說：

「親愛的，沒有什麼，讓我們繼續往前走罷。」

最初他們找不着榜。他們看了好幾個別的榜，沒有看見有姓常蘭的。最後他們看見，起先不把抽算數，他們從頭到尾看了好幾次還是不能相信，後來當他們十分確實地才知道那個姓常蘭的就是奧利威葉，奧利威葉已經是考上了的時候，他們什麼話也不能說；他們趕忙回家去；她拉着他的胳膊，握着他的手腕，並且把她的重量支在他的身上；他們差不多是在跑，並且不會理會到了他們周圍正在活動着的東西；當他們橫跨過大街的時候，他們差不多是跑着過去的。他們說了又說：

「親愛的……親愛的人……親愛的……親愛的……」

他們飛跑上樓，跑到他們屋裏去，他們的雙臂互相地圍抱着。安戴耐蒂握着她弟弟的手，領他到他們父母遺像的面前，這像片就掛在牆上，靠近她的牀，在她屋裏的一個角上，那對於她，好像是一片聖地；他們在像前跪下，含着眼淚禱告。

安戴耐蒂去要了一個合意的小晚餐；但是他們一口也不能吃，他們並不餓。他們耗費他們整個的黃昏，奧利威葉跪在他姐姐的旁邊，她把他當作一個孩子似地拍着他。他們終久沒有言語。他們甚至於不能快樂，因為他們太疲乏了。他們在九點鐘入睡，並且睡了一個很好的睡眠。

第二天，安戴耐蒂非常地頭痛，不過從她的心裏，已經減輕了

偌大的負擔！奧利威葉覺得在他的一生裏，他第一次可以自由地呼吸了，他得救了，他得救了。而她已經完成了她的工作！並且他已經表白了他自己不是不值得他姐姐企望的！……許多年許多年來，他們第一次允許自己偷了點懶。他們醒在牀上，一直到十二點鐘，隔牆談着，屋子中間的門是開着的；當他們望着鏡子的時候，他們望見他們雖然疲乏却愉快的臉色；他們都笑了，彼此接了一個吻，又朦朧地睡了一陣，注視着彼此的睡眠，而且懶懶地疲倦地臥着，差不多沒有力氣作旁的事，除了說說溫柔的小段的詞句。

安戴耐蒂總是一蘇一蘇地存儲一些錢，爲的是在疾病的時候，有些許存款。她沒有告訴她的弟弟她給他存下了錢。在他成功以後

的一天，她告訴他，他們將要到瑞士過一個月，來補償他們這多年來的痛苦和困難。現在奧利威葉已經確定了可以用國家的錢，在師範學校裏讀三年書，在他離開學校之後，可以找到一個位置，他們可以多用一些錢，並且把他們所有存款都用出去。當她告知奧利威葉的時候，他快樂地跳了起來。安載耐蒂甚至比他更快活——因為她弟弟的快樂而快樂——快樂地去想到她正要去到她渴望着去一次的國家

他們費了幾天工夫準備這一次的旅行，但是這個準備的工作，本身就是個無窮的快樂。在他們啟程的時候，那正是八月間的好天氣。他們是不慣於旅行的，奧利威葉作晚上就沒有睡。在火車裏也

睡不着。整天他們都害怕趕不上車。他們非常地匆忙，他們在車站上受人擁擠着最後才上到一輛二等車上去，那裏他們甚至於靠一靠都不可能——這是最講平等的法國公司所剝削窮旅客的特權之一。爲的讓富有的旅客可以愉快地想到這是他們所專有的特權——。奧利威葉，一瞬的工夫也都沒有入睡；他不敢確定，是否他坐的火車是對的，他伸頭出去看各站的名字。安戴耐蒂微微地沉睡，常常地醒來，車的顛簸使她的頭擺來擺去，奧利威葉借着墳墓的燈光注視着她，這燈光是從這活動的石棺的頂上發射出來的，他忽然吃驚地他看見她的臉色陡變了。她的眼睛深陷了。因爲極度的疲乏，她天真的嘴唇半開着；她的皮膚有些憔悴，雙頰上有了些皺紋，是幾年

悲哀和美夢幻滅的痕跡。她看起來好像蒼老而且帶些病容。——並且當真的，她是這般地疲乏！假若她有勇氣，她就該把他們的旅行延期。但是她不肯毀壞她弟弟的快樂；她努力使她自己相信，她只是有些疲乏，鄉村的景色可以使她再恢復過來的。她害怕她也許在路上病倒——她覺得她的弟弟正在看着她，她忽然擺脫了潛襲到她身上的疲乏，張開她的眼睛，——眼睛仍然是年青的，仍然明亮並且清澈，時時地忽然射出一種不自覺的痛苦の凝視，好像那小湖之上的陰影。他焦心地而且溫柔地輕聲地問她有什麼痛苦；她握着他的手，並且使他確知她身體的安適。一句愛的語言，使她復原了。

於是玫瑰色的清晨，渲染了多爾和邦達烈 (Dole and pontarier)

間的蒼白色的鄉村，才醒過來的田野的景緻，從地下升起來的太陽——這個太陽，也和他們自己一樣，躲避了街市的監禁，躲避了污穢的房屋和有濃烟的巴黎；——那高低不平的田野，包裹在牠所呼出的乳白的輕霧裏邊；他們所經過的小物件：一個村莊的小望樓，曲折的小溪流的一瞥，小山的一條藍線從遠處地平線上升起來；當火車停在沉睡的鄉村的時候，遠處叮噠擺動的祈禱的鐘聲，順風吹過來；一羣牛在鐵道的一個斜坡上吃草的嚴肅的景象，——所有的都吸引安戴耐蒂和她的弟弟，對於他們，這一切都好像很新鮮。他們好比是枯焦的樹木，狂歡地在飲着從天空落下來的雨露。

在很早的清晨，他們到了瑞士稅關，在那裏他們不得不出來。

一個小的車站在一個荒涼的鄉間，因為他們好幾晚都沒有入睡，所以他們差不多是精疲力盡了，而且這寒冷的帶着露水的清新的早晨使我們戰顫；但是天氣十分的晴和，天是明亮的，田野的芳郁的氣息圍繞着他們，在他們的唇上，在他們的舌尖，鑽進他們的喉裏，好像冰涼的溪水流進他們的肺葉；於是他們露天的靠近一個桌子站着，在喝着很舒適的加了乳酪的咖啡，非常地甜美，而且領略着田野間草和花的香氣。

他們登上瑞士客車，客車裏面奇異的擺設，給他們一種天真的快樂，但是安戴耐蒂却是這般的疲乏，她不明白她為什麼覺得這般的不舒適。為什麼圍繞她周圍的都是這般的美麗，這般的動人，而

她從那里只能享受極少的快樂；這不是她夢想了許多年的一切麼？把將來所有的憂鬱都拋在了腦後，同她弟弟去旅行，去投在大自然母親的懷抱裏……她怎麼了？她自己煩惱，但是她強勉去羨慕和分享她弟弟的天真的快樂。

他們在蘇恩（Thun）停下了。他們第二天要上山去。但是在旅館的那個夜裏，安戴耐蒂被高熱，重病，和頭痛所打擊，奧利威葉沒有辦法，整晚都非常地憂慮。他在清晨不得不去請醫生（一個預料不到的費用，這對於他們膝下的一些微的錢，是個很重的負擔。）醫生看不出有什麼立刻嚴重的徵候，醫生不過說她十分衰弱，而且她的體質已經暗中虧損了。他們是否能往前走已不成問題了。醫生

禁止安戴耐蒂每天起來；並且他以爲，他們或許不得不在蘇恩停留一些日子。他們非常地懊喪——雖然很喜歡這樣便宜地便解除了他們所有的恐懼。但是走了這樣遠，關在一間污穢的旅館的房間裏，太陽光射進去，就好像是個暖室，這是難堪的。安戴耐蒂堅持着要她的弟弟出去。他走出旅館不遠，就看見美麗的綠的阿爾河，（註四十五）並且遠方天際，高聳起一個白色的山峰，他充滿了快樂；但是他不能夠獨享。他趕急跑回他姐姐的屋裏，很興奮地告訴她他剛才所見的；並且當她表示驚訝，爲甚麼他回來得這樣快，叫他答應再出去的時候，他好像從莎德勒音樂會回來那一次所說的一樣，他說：

「不，不。那太美麗了：沒有你和我一塊去看牠，那會使我難堪。」

那種感覺對於他們並不是新奇的；他們知道他們必須一同去享受任何事物。但是他們總喜歡聽他們中的一個這樣說。他溫柔的言詞，對於她比藥石的功效還更大。她現在疲乏地，快樂地微笑了。

——並且在一夜安眠之後，雖是這般急促地便往前進行，是不聰明的，她却決定他們要早早地走，不要讓醫生知道，因為他只會叫他們回來。清新的空氣，與看見這麼多美麗的景緻所生的快樂，使她比較強壯些。所以她的鹵莽，並沒有耗費她什麼代價，沒有甚麼其他的不幸，他們達到他們旅行的終點，——一個山中的村落，高高

在湖的上面，離史皮資（Spiez）不遠的地方。

註四十五阿爾河（Aar）在瑞士，長一七五哩。

在那裏，他們在一個小旅館住了三個或者四個禮拜。安戴耐蒂不再受熱病的襲擊，但是她也沒有完全復原。她仍然覺得頭很重，一種不能忍受的重，她總有些不舒服。奧利威葉常常問她的健康：他希望看見她比較紅潤一些；但是他被這兒鄉村的美景沉醉了，自然就避免了所有的悲哀的思想；當她告訴他真是康健的時候，他也努力去相信那是真的——雖然他知道得很清楚，那並不是真的。並且她十分地領略到她弟弟的快樂，和好的天氣，和這普遍的平安。在這麼久的時光以後，最後能够休息一下，那是多麼好啊！

奧利威葉努力引誘她同他出去散步，她很願意同他出去；但是有幾次，當她勇敢地走出去，她不得不在二十分鐘以後，就停下來恢復她的呼吸，和緩她的心。所以他一個人出去，——登攀那安全的山峯，雖然那些山峯也給她充滿了恐怖，一直要等到他回來後為止。或者他們一同出去小小散步一次，她靠在他的臂上，慢慢地走，他們就談話，討論他的計劃，並且諷刺或者開玩笑。從山谷上面山坡的路徑，他們會望見白雲倒映在沉靜的湖水裏，小船在池面上好像小蟲似地浮動；他們就沈醉在溫暖的空氣，和狂風送過來的遠處羊羣裏音樂似的鈴聲，和新割的草，還有溫暖的樹脂的氣息。於是他們會一同地夢想着過去以及將來，現在，那些好像對於他們

是最空幻的，却最迷醉的夢想。有的時候，安戴耐蒂也沾染上她弟弟的活潑的孩氣的談諧；他們會互相地追逐，在草地上打滾，並且有一天，他看見她笑，同他們都是孩子們的時候一樣，瘋狂地，毫無顧忌地，清亮的好像泉流潺潺的笑聲；像這樣的笑聲，他已經有多年沒有聽見了。

但是，往往，奧利威葉却忍不住要享受一些長步旅行的娛樂。他也會立刻就爲這件事不安，並且以後，他必定痛苦地去後悔他沒有同她一同過那些可愛的日子。甚至於在旅館的時候，他都常常讓她孤獨。在這個旅館裏，有一隊青年男女，起初和他們是隔離的。後來奧利威葉被他們所吸引，並且羞澀地加入了他們的團體。

他太缺乏友誼了；除了他的姐姐，他差不多不認識一個人，只有一些粗魯的同學，和那些同學的女友們，她們是反對他的。在一些有禮貌的，可愛而快樂的，和他自己一樣大的男孩和女孩在一塊，對於他是甜美的。雖然他非常害羞，他却天生就是好奇的，感情豐富的，而且熱忱的，容易着迷於一個女人眼裏小的，燃燒的，光明的火焰。並且雖然他是害羞的，女人還是喜歡他。對愛和被愛的坦白的希望，給他一種青春的魔力，雖然他自己並不知道，並且因此使他有美麗的言詞，姿勢，和熱誠的小殷勤，固然這些是拙笨的，不過却只更增加了她們的吸引力。他生來就有同情心。雖然在他獨居的時候，他的理智帶一些譏諷的色彩，這使他只看見他常常厭惡的

人們的卑鄙和缺點——但是同那些青年在一塊，他只能看見他們的眼睛，在他們的眼睛裏，他看出來一個活人的表情，雖然那些人也有一天會死，和他一樣也只有一個生命，甚至於還同他一樣，很快地，便將把這個生命失去；但是對於這樣的一個人，他不自覺地就喜歡，在那個時候，世界上沒有一件東西，可以使他作任何傷害的舉動；他不自覺地作出溫和而且可愛的態度。他是文弱的；因此他一定能夠迎合這個世界，在那裏，一切的罪惡，甚至於一切的美德都可以被饒恕——除了一種，就是強力。因為所有的罪惡都建築在這強力的上邊。

安戴耐蒂沒有同他們在一起。她的健康，她的疲乏和她的好像

是毫無原因的道德力的喪盡，使得她癱軟了。由於許多年的憂慮與不停的勞苦，耗盡了她的體力與靈魂，這姐弟的性質，恰恰地相反了；現在是她覺得離開這個世界了，遠離了一切的事物，和一切的人們，這般的遠！……她不能夠打倒在他們中間的障礙；所有他們的談論，他們的噪鬧，他們的笑樂，他們小的興趣都會使她痛苦，使她疲困，差不多傷害了她。她也不願意這樣作：——她也願意去和別的女孩在一處，去分享他們的樂趣，而且和他們一同笑……但是她不能夠！她的心在痛，她好像是一個死人。在黃昏她便一個人在他的屋裏，她甚至不撐燃電燈；她就在黑暗中坐在那裏。同時樓下奧利威棄正在自己娛樂，他降服在一類浪漫的愛情的事體，對於

這一類的事體，他是很容易降服的。只有當他聽見他上樓梯的時候笑着和女孩子們說話，在她們房外戀戀地說着再見，不能把自己拉開的時候，她才忽然地驚覺。於是在黑暗中安戴耐帶微笑了，起身把電燈擰燃。她弟弟的笑聲，使她再靈活起來。

秋已經到來了，太陽已經漸漸地死去，大自然呈現一種疲乏的狀態。在十月的濃厚的霧和雲之下，色彩很快地凋殘了：雪落在山上，霧降到平原上來。遊客先是一個一個地走，以後，便同時好幾個人一同走了，看見暫時的朋友分散，這是使人悲哀的，尤其使人悲哀的，便是夏天的消逝，那和平的快樂的時日的消逝，那是他們生活中的綠洲。在一個有雲的秋天，他們一同出去作最後一次的散

步，經過山坡上的樹林。他們不說話；他們悲哀地沉思，他們走着的時候，把大衣的領子翻起來，靠緊在一塊；他們的手緊握着，潮濕的樹林裏是靜默，但是在沉靜中，樹林却在哭泣。從樹林的深處一個孤棲的鳥送來一聲美麗的明瞭的叫聲，他感覺到冬的來了。從霧裏自遠處送來清楚的玲瓏的羊頸上的鈴聲，這般的微弱，他們差不多聽不見，這般的微弱，好像發自他們內心的深處……

他們回到巴黎。他們都很悲哀。安戴耐蒂的身體並不見好。

他們不得不開始去預備奧利威葉在學校裏穿的衣服。安戴耐蒂把她最後存的一點錢都用去了，甚至於賣去她一些珠寶，這有什麼關係？後來他會報酬她的。並且當他離開了她；她需要的是非常地

少！……她努力不去想他走後會變成怎樣的景況；她作他的衣服，並且在這種工作裏，她傾入她對她弟弟所有的溫柔，而且她有一種預想，這是最末一次，她爲他作事情了。

最後的同在一起的幾天，他們沒有分開過；他們怕費去一點點的時間，在他們最末的一晚，他們在爐旁坐得很久，安戴耐蒂坐着那唯一有扶手的椅子，奧利威葉坐在她脚下的一支凳子上，她就好像把他當成她溺愛的孩子。他懼怕——雖然他也覺得新奇——他將要開始的新的生活。安戴耐蒂只想着這是他們共同可愛的生活的終結，而且恐怖地猜想她將要有怎樣的生活。好像他想法更使她難受似的，他比以前任何時候都更爲溫柔，在他盡力能够使自己最可愛

的時候，他貢獻出他天真的純潔的殷勤。他走到鋼琴旁邊，彈奏他們最喜歡的從莫札特和哥魯客上面取下來的歌曲——那些溫柔的快樂的，而且沉靜的悲哀的幻想，同他們的生活是有着這麼多的聯繫的。

當他們分別的時候來到時，安戴耐蒂陪伴着奧利威葉一直到學校的大們。於是她回來了，她又再孤獨了。但是現在的離別和她到德國那一次並不一樣，那時，如果她不能再忍受的時候，她可以隨意把這個離別的生活了結。現在是她留在後面，是他到外面去；是他走得遠遠的，要經過一個很長很長的時期——也許要經過一生。不過她對他的愛，是那般慈母似的，最初她到是更想念他而很少想

到她自己；她只想這頭幾天的生活對於他會是怎樣的變異，想到學校裏面很嚴的校規，並且她先就預想着那些無關緊要的小煩惱，這種煩惱，在一個孤單的，常是悵惘於她所愛的人的心靈裏，就容易就會可驚地發展起來。她的憂慮至少有這樣的好處，就是使她的心思，不至於想到她自己的孤寂。她已經想到明天她可以去接待室見他半點鐘。她早到了一刻鐘。他對她很好，但是他差不多已經被看見的新事務所吸引。並且以後，當她充滿了最溫柔的憂慮去看他的時候，這些晤會對於她和他，意義愈來愈顯得不同了。對於她，這是她整個的生命，對於奧利威葉——無疑地他很愛安戴耐蒂；但是要希望他只想到她如同她只想到他似的，那是太難了。有一次他很

晚才到接待室來。有一次當她問他是否有一些不愉快，他說他毫不覺得。像這樣的小事情，却一直刺到安戴耐蒂的心底——她自己惱怒自己，爲什麼這般敏感，並且責罰她自己的自私；她知道得很清楚，假若說他們彼此離開，就不能够生活這是可笑的，甚至於是錯誤的，不自然的。是的，這些她全知道。但她知道有什麼好處呢？過去整個十年中的生活，她都專心致力於一個觀念——她的弟弟——現在她實在不能不如此感覺。她生活中唯一的興趣，已經從她那裏分開，她什麼都沒有了。

她勇敢地想繼續從事於學她的音樂，並且讀她喜歡讀的書籍。但是，唉！沒有奧利威葉，莎士比亞和悲多汶是多麼地空虛！……

——是的，無疑的，他們的作品是美麗的……但是奧利威葉離開這裏了。假若沒有親愛的人的眼睛在那裏看着，美麗的事物，又有什麼好處？假若美麗和快樂不能夠從親愛的人的心裏得到，那麼，美麗又有什麼用，甚至於快樂又有什麼用呢？

假若她再堅強一些，她也許會再從新把她的生活建立起來，建立在別一個目標上。但是她已經走到生活繩索的最末一端了。沒有東西再能鼓勵她向前掙扎，她曾經盡力去從事的堅強的意志，如今是摧折了，她頹敗了。這已經纏繞了她一年多的病魔，她曾經用她的意志戰勝了的，如今也只有讓她滋長去了。

她獨自在她的屋裏，消遣她的黃昏，在一爐殘燼的火的旁邊，

作了她思想的犧牲；她既沒勇氣再把火點燃，又沒有力量上牀去；一直到了深夜，她就在那裏假寐着，夢想着，戰顫着。她會再過着從前的生活，再喚起親愛的死者，再喚起她已失去的幻想；她會很恐怖地悲哀，一想到她失去的青春，沒有愛，也沒有愛的希望。這是一種沉默的痛苦的悲哀，是模糊的，自己所不承認的……大街上一個孩子的笑聲；他的小腳踏着下面的地板……；他的小腳就踏在她的心理上……；她就會被懷疑的和罪惡的思想所困惱；她懦弱的靈魂就會被這個自私的，佚樂的，城市裏的靈魂所污染。——最後她便再戰勝她的悔恨，對於一些自己覺得卑鄙而且罪惡的思想，覺得非常地可恥；她不能明白什麼東西這般地傷害了她，只好把拙歸於她

罪惡的本能。可憐的小歐菲麗亞（註四六）被神秘的罪惡所吞食，她覺得似有一種可怕的黑暗和不安的慾望，從她靈魂的深處，從她生活的淵穴裏爬起來。她不能工作，並且差不多捨棄了她所有的學生；她從來是這般有精神而且起來得非常之早的，現在有的時候睡在牀上，一直睡到下午；她沒有更多的理由使她不睡，使她起來；她吃得很少，或者簡直不吃。只有在她弟弟的假期——禮拜四下午和禮拜天——她才努力恢復她從前的自己去看他。

他一點也沒有看出來。他是太被他的新生活所佔據，以至於不能十分注意他的姐姐。他正當孩子的那一個時期，很難得坦白無隱的，他總好像對於自己以外的事，都漠不關心，雖然那將來，會成

爲他的顧念——更成熟的人有時好像二十歲到三十歲的年青人更容易接受外來的印象，並且對於生活和自然，能夠有一種更眞淳的樂好。因此，人們常常說青年人內心裏並不是和他們一樣年青的，

註四十六 歐菲麗亞（Ophelia）哈姆雷特（Hamlet）的情人。

並且一點也都沒有領受快樂的感覺。這常常是一個錯誤的觀念。並不是因爲他們沒有享受的感覺，所以他們才好像不很敏感；却是因爲他們整個的生活，是常常被感情，野心，慾望和一些固定的觀念所拘束。當身體已經慢慢衰老，從生活裏已經再不希望別的什麼東西的時候，感情也就不再是什麼有興趣的事，而且也回到牠們本來的地位，於是，兒童的淚的源泉又再奔流——奧利威葉是被許多許

多小事物所先佔有，最明顯的就是愚蠢的小的愛情——（他總是那
些小事物的犧牲品。）愛情使他這樣的着魔，以至於他對於別的每
一件事體都盲目而且漠不關心。安戴耐蒂並不知道她弟弟的變異；
她只看出來他同他慢慢隔離得遠了。這完全不是奧利威葉的過錯。
有的時候，他來了，她很喜歡見她，並且開始說話。他很願意來。
但是忽然他不說話了。她熱誠的焦慮，她熱忱地對於他的依戀，對
於他的言語的沉醉，使他難堪的小的殷勤——所有她過度的溫暖，
與過度的熱誠，都使得他完全沒有心去對她溫暖，對她坦白。他也
許該看得出來，安戴耐蒂有些變態了。她再沒有她從前的機敏與審
慎。但是他沒有想到這裏，他「是」或者「不是」這樣簡短地去回

答她的問題。她愈要籠絡他，他就變得更頑強，更暴躁，有的時候他甚至於用粗暴的回答去使她難過。於是她失敗了，靜默下來，他們在一塊的一天，就消逝了，完全荒廢掉。但是當他一抬起腳走到屋外，在回學校的路上的時候他立刻就心裏覺得他對她的不好，他覺得羞恥。他自己整夜地痛苦，醒着躺在牀上，想到了他給她的悲哀；有的時候，甚至於當他一到學校的時候，他就寫一封披瀝心情的信給他的姐姐——但是在第二天當他再從頭讀一遍的時候，他又會把她撕碎。安戴耐蒂就一點也不知道。她仍然繼續地想，他已經不再愛她了。

她有——假若不是一次最後的快樂——一次最後的溫柔的青春

的煩惱，她的心又再強烈地顫動起來；在她心裏又再有愛的覺醒，又再希望着快樂，希望着生活。這是十分可笑的，完全和她靜默的氣質不相符合！假若她不病，她決不會這樣的，恐懼與過度的興奮是罪惡的先鋒。

她和她的弟弟去聽莎德勒音樂會。因為他才被一個小雜誌特約爲一種音樂批評的作者，他們佔的位置比以前的好，但是坐在他們附近的，却是一些對於藝術更冷淡的人。他們坐在離舞台很近的前排。克萊士托弗，格拉弗特要出來獻技。他們都沒有聽見過德國音樂家的演奏。她看見他是上台來的時候，她的血湧到心裏。雖然她疲倦的雙眼，只能模糊地看見他，但是當他出現的時候，她覺得毫

無疑義：他就是她不幸漂流到德國時所遇見的青年。她從來沒有告訴過她的弟弟；並且她甚至於差不多不許她在她的思想裏存在；她完全被她離德後她對於她生活的焦慮所吸引。並且她是一個理智的小法國女人，她否認一個模糊的感覺的存在，這種感覺她尋不出她的根源，同時也好像不知道牠發生什麼樣的結果。在她的整個靈魂裏猜想不出的深度那裏，隱藏着有許多種別樣的感情，是她所覺得羞恥而不敢去看的。她知道那些感情，是在那裏隱藏着的；但是不受她支配的她心內的信仰，却使她有一種宗教的恐怖，不敢去看那些感情。

當她稍為平復一些後，她借她弟弟的眼鏡去注視克萊士托弗；

她看他側面地的站在指揮者的地位，並且她認識他强有力的聚精會神的表情。他穿着一件破舊的大衣，很不合身。——當安戴耐帶受了悲哀的音樂會感動，坐在那裏悄悄地痛苦的時候，克萊士托弗却正在反對觀衆們不可掩蔽的敵意，觀衆們那個時候對於德國的藝術家是含有惡意的，並且很被克萊士托弗的音樂所困惱。在好像無理的長的諧樂之後，他又來彈奏鋼琴，台下作貓叫聲，這無疑地是表示他們再不願意聽他彈奏了。不過他還是在不耐煩的聽衆面前彈奏；但是無禮的批評却變成大聲的呼叫，在樓座裏有兩個人大聲地嚷着，其餘的聽客都非常地贊成。他忽然停止了，在一陣孩子似的脾氣之下，他用一個指頭彈奏了馬布汝克陣亡曲（註四七），從鋼

琴的旁邊站起來，向觀衆說：

「這就是你們所配聽的。」

註四十七，馬布汝克陣亡曲 (Malbrouck Sen va ten guerre) 是法國很流行的一個歌。頭一句就是『Malbrouk S en va

ten guerre』

聽衆一時非常吃驚，因此他們不十分明白這個音樂師的意思。接着就有憤怒反對的呼叫。跟着就是可怕的喧嚷。他們作出噤噤的聲音並且喊叫着說：

「賠罪！讓他賠罪！」

因爲憤怒，他們的臉都紅了，並且把他們的狂怒破口地罵出來

——他們努力他們自己相信，他們真是被激怒了；也許他們是的，不過最重要的却是他們喜歡有個機會去鬧一陣，他們自己好走，他們好像是上了好幾點鐘課的小學生。

安戴耐蒂不能夠動；她嚇着了。她靜靜地坐着，盡力拉她的一隻手套。在諧樂剛剛奏完之後，她就預想到會有什麼事情發生；她感覺到觀眾盲目的敵意，她也感覺到這種敵意的漸漸增長；她看出克萊士托弗的思想，她知道在他沒有彈奏完畢之前，就會有噪鬧發生的，她坐在那裏等待着噪鬧的到來，心裏的焦慮是愈見增長；她想用各種的方法去防止她；等到最後，噪鬧到來了，正同她所預想的一樣，她被牠所壓服了，如同被致死的災難所壓一樣，她一點辦

法都沒有。當她法視着克萊士托弗的時候，他正在傲慢地隱視着這狂叫的聽衆，他們的眼光遇見了。克萊士托弗的眼睛認識了她，向她致敬，大概有一秒鐘的工夫；但是他在這樣興奮情形之下，他的心並沒有認識她，（他並沒有很長時間地想到她）當聽衆叫囂和作出噁噁的聲音的時候，他不見了。

她想喊出聲來：要說一些話，作一些什麼事情；但是她手脚都捆起來了似的，她不能動；這好像是一劇魔術。聽見她的弟弟在她的旁邊，並且知道她的弟弟雖然不曉得她有什麼變故，却分擔了她的痛苦與憤怒，這對於她是一種安慰。奧利威葉是個很透澈的音樂家，他有獨立的鑒賞，別的任何事物是不能侵犯他的；當他愛好一

件東西的時候，就用整個世界的力量去壓迫他，他也要堅持。就在諧樂的頭幾節他就覺得他面前就有一些偉大的東西，在他過去的生命裏，他還沒有遇見過能同這個相比的。他繼續地用一種銘感的熱誠喃喃地說：

「那是美妙的！那是美麗的！美麗的！」同時她的姐姐本能地感謝地挨緊着他。在這諧樂奏完之後，他大聲地讚揚去反抗其餘聽衆嘲笑的漠視。當結果歸於失敗之後，他瘋狂了：他站起來喊叫說克萊士托弗是對的，罵那些鄙夫，並且自願同他拚鬥，這時簡直認不出那懦弱的奧利威葉來了。他的聲音在狂叫之中消沉了；人家叫他住口，人家叫他作「流鼻涕的小羊」，並且叫他回家睡覺去。安

戴耐蒂看出來同他們反抗是無益的，於是拉着他的手臂說：

「止住！止住！我懇求你！止住！」

他失望地坐下，並且繼續喃喃地說：

「這是可恥的！可恥的！這豬！……」

她不說話，並且悄悄地忍受着痛苦；他以爲她不懂得音樂，她說：

「安戴耐蒂，你覺得這是美麗的麼？」

她點點頭。她凍僵，不能夠復原。但是等到音樂隊再開始奏別的音樂的時候，她忽然站起來，用非常痛恨的音調，低聲地給她的弟弟說：

『走罷，走罷！我不耐煩再看那些人！』

他們匆匆地走出去。他們臂挽臂地走，奧利威葉還繼續地興奮地說着。安戴耐蒂什麼話也沒有說。

整個的那一天，和後來幾天，她都獨自坐在她的屋裏，有一種感覺潛襲到她的身上，她最初不去看牠，但是這種感覺却仍繼續地增長，並且佔據了她的思想；就好像她疼痛的鬢角裏狂跳的血液。

後來有一回，奧利威葉帶給她一本克萊士托弗的歌集，那是他才在一個書店裏尋到的。她隨意把牠翻開。在她眼睛所看到的第一頁，在一個歌的前面，她看見一個用德文寫的這樣的標題：

『獻給我可憐的親愛的犧牲者』，後面還註得有日期。

她很知道這個日期——她是這樣的迷惘，以至於她不能再讀下去了。她放下這本書，於是請求她弟弟彈奏，她走了，獨自一個人留在她的屋子裏。奧利威葉充滿了對於這個新的音樂的喜好，因此開始彈奏，沒有留意到她姐姐的情緒。安戴耐蒂坐在隔壁屋子裏，努力去壓制她心的跳動。忽然她站起來在櫥櫃裏尋找出一本小的記事簿，上面載着她離開德國的日子，和這個神秘的日期。她已經知道了，是的，這是那天在劇院演奏的黃昏，她在那個劇院裏會同克萊士托弗在一處。她睡在她的牀上，閉上眼睛，臉紅了，兩手交叉地抱在了胸前，靜聽着這可愛的音樂。她的心充滿了感謝。……

唉！爲什麼她的頭這樣痛啊！

當奧利威葉看見他的姐姐沒有回來，彈奏完了以後，他走到她的房間裏時，看見她在那裏騎着。他問她，是不是她不舒服。她說她大概有些疲乏，於是起來陪伴他。他們談天，但是她不立刻回答他的問題，她的思想好像在很遠很遠的地方；她微笑着，臉也羞紅了，她藉口說她的頭痛，使她呆蠢了。最後，奧利威葉走了。她要求他把歌本留下。她深夜坐在鋼琴的旁邊讀這個歌詞，並不彈奏，只任意這裏那裏地敲着音鍵，爲的怕攪擾鄰居。不過一大部份的時間，她並沒有讀，她只在夢想；夢想她對於一個男子的溫柔感激的感覺，他曾經憐憫她，並且以真慈愛的神密的直覺了解她的心情的神祕的。她不能固定她的思想，她是快樂同時又悲哀——悲哀……

唉！她的頭多麼痛呵！

她的夜間消磨在甜美和痛苦的夢裏，一種沉悶的憂鬱。在白日裏，她強勉到外面走一陣，去驅逐她的疲倦。雖然她的頭仍然是痛着，爲使她有些事情作，她出去在一個舖子裏買少許東西。她差不多沒有注意到她正在作什麼。她的思想永遠是追隨着克萊士托弗，雖然她對自己都不承認，當她從商店裏出來惱亂地，非常悲哀地在人羣當中走過時，她望見克萊士托弗在大街的對面走着。同時他也看見了她。立刻——（忽然，也不待思索）——她向他伸出手來。克萊士托弗站住了，這回他認識了她。他向前一躍，想橫過大街走到安戴耐蒂這邊來；安戴耐蒂也想走去會他。但是這無情的過往不

息的行人，像帶一根枯草莖似地將她夾着走，同時一輛運貨的馬車摔倒在滑的柏油路上，在克萊士托弗前面作成一個路堤，對面來來往往的馬車也被牠堵塞着，一時間便成了一個不能通過的障礙。克萊士托弗想不顧一切地衝過來；但是他陷在大路的當中，兩邊都不能去。最後當他解脫了，想法到了他看見安戴耐蒂的地方，她已經走了，她曾經拚命地和把她帶往前去的人的川流奮鬪；後來她讓步了——捨棄了她的奮鬪。她覺得她被一些不幸的東西所追隨，這使她永遠不能和克萊士托弗見面；違反命運的事，是作不成的。並且當時從人羣中逃出來的時候，所不再想法回去；她忽然覺到羞恥；她敢向他說什麼呢？她曾經作了什麼事呢？他會以她是什麼人呢？

她跑回家去了。

一直等到她到了家，她才安下心來。黑暗中她坐在桌子旁邊，甚至於沒有力氣脫掉帽子和手套。她沒有能和克萊士托弗談話是不幸的。同時在她的腦裏，燃點起新的光明，她忘記了黑暗，忘記了自己的病。她繼續地迴想了又迴想那大街上一幕的一幕，她把她改變了一下，並且假設事情出現得不同，會發生什麼樣的結果。她看見她自己伸出手臂來向着克萊士托弗，她看見當克萊士托弗認識出她來的時候，他快樂的表情；她笑了，臉也羞紅了。她臉紅了，並且在她屋子的黑暗中，這間屋裏向來沒有人找她的，並且她差不多看不見她自己的，她又向他伸出手臂來。她太需要救助了，她覺得

她失敗了，並且自然就想到捉住這強而活躍的生活，這種生活是離她這般近而且這樣仁慈地注視着她的。她的心充滿了溫柔與痛苦，整夜裏她都喊叫着：

「救我呀！救我呀！」

在熱狂之中她站起來，把燈點燃，並且拿好紙筆。她寫信給克萊士托弗。她的病很重，不然她從來沒有想到給他寫信的，她是這般地自重與怯懦。她不知道她寫的是什麼。她不再能自主了。她喊他的名字，並且告訴他她愛他……正在寫信的當中，忽然停止了，她驚訝起來。她想從頭再寫一遍；但是她的感情已經消失了；她的心是空洞的，她的頭發痛；她很難尋找字句；她十分疲乏了，她覺

得羞恥……這樣作到底有什麼好處呢？她很知道她是在戲弄自己，她決不會把信發出去的，……甚至於她願意把信發出去，她怎麼能夠？她不知道克萊士托弗的住址……可憐的克萊士托弗！並且他又能替她作什麼呢？甚至於他全知道了，並且對她很好，她又能夠作什麼呢？……太晚了！不，不；這全是徒然的，這是一隻鳥死前最後的掙扎，盲目地失望地拍她的羽翅。她終於一定會把這種掙扎放棄的。

這樣很久她坐在桌子旁邊，墜入沉思，手脚都不能動。已經過了夜半，她努力地勇敢地站起來。不自覺地，她把她這幾頁散亂的信，放進她的一本書裏，因為她沒有力量把她的信整齊地放好，

又沒有力量把牠撕掉。於是她顫慄地，因狂熱而顫慄地走去睡眠。謎之鑰就在眼前，她覺得她要去完成上帝的意志——於是她非常地平靜了。

有一個星期天的早晨，奧利威葉來了，他看見安戴耐蒂神志昏迷地睡在牀上。去請了一個醫生，醫生說她是急性肺癆。

安戴耐蒂已經知道她的病情是如何的沉重：她已經發現了她心裏道德的煩惱的原因，這種煩惱使得她非常地驚訝。她曾經非常地覺得羞恥，現在想到不是她自己而是她的病魔才使她這樣為道德而煩惱，這對她到是一個很大的安慰。她已經計畫好了，為稍微預防一下起見，把她寫的東西燒掉，並且寫一封信給納桑夫人，她要求

納桑夫人的仁慈去照管她的弟弟，在她「死」(她不敢寫這個字)去的最初的幾個禮拜裏……

醫生沒有辦法，病太深沉了，並且安戴耐蒂的體質，已經被多年的困難和不斷的勞苦所損害了。

安戴耐蒂非常地沉靜。自從他已經沒有希望之後，她的煩悶與痛苦都離開了她。她睡在那裏回想那她經歷過的一切艱辛和困苦；她看見了她的工作完成了，她親愛的奧利威葉得救了；他心裏充滿了說不出來的快樂。她給她自己說：

「我已經把她完成了。」

隨着她就由驕傲變成慚愧，並且說：

「我一個人什麼事也不能作的。上帝曾經給過我的幫助。」於是她感謝上帝，爲的他賜她生命，一直到她完成了她的工作爲止。想到現在她不得不捨棄她的生活了，她心裏也有一點難過；但是她不敢出怨言；這已經應該感謝上帝，他可以把她更早叫回去的。並且假若她早過去一年，會發生什麼樣的事情呢？——她嘆了一口氣，並且感謝地把自己看得很卑下。

雖然她很弱而且疲憊，她不怨訴——除了她睡得很熟的時候，她好像一個小孩子似地哭泣過。而她聽天由命地冷靜地微笑着，注視着事物和人。看見奧利威葉，對於她永遠是一種快樂。她微動她的嘴唇呼喚他，雖然她作不出聲來，她要用手握着他的手；她要求

他在枕頭上靠近她的頭睡下；並且注視着他的眼睛，她繼續靜默地看着他。最後，她自己起來，用手抱着他的臉並且說：

「唉，奧利威葉！……奧利威葉……」

她把她帶在項上的紀念章取下來，掛在她弟弟的項上。她對着牧師，醫生，和無論什麼人都稱讚她的弟弟。好像這以後，她要在他的身上生活，在這快死的時候，她躲避在他的生活裏，好像他躲避在還沒有發現的海裏的島上一樣。有的時候她好像充滿了溫柔的熱忱的神秘的快樂，她忘去了她的病，她的悲哀變成快樂了——一種的確神聖的快樂，照耀在她的唇上，在她的眼裏。她說了又說：

「我是快活的……」

她慢慢地失了知覺了。在她最後還有知覺的時候，她的嘴唇在動，好像她在給自己反復地說着什麼話。奧利威葉走到她的牀邊，彎身去看她。她又認得他了，向他微弱地笑；她的嘴唇繼續地動，並且她的眼睛充滿了眼淚，他們不能領會她想說的是什麼……但是奧利威葉聽見她很微弱地唱着她們最喜好的老歌曲的字句，這是她常常唱的：

「我一定再來，我甜蜜的，美麗的，我一定再來。」

於是她又沒有知覺，她就這樣地死去了。

不知不覺地，她已經引起了許多人的同情，雖然這些人，甚至於她並不認識；在她住的這所房子裏，甚至於她不知道別的房客的

姓名。奧利威葉從她不認識的人那裏，接到許多同情的表示。安戴耐蒂入墓的時候，並不像她母親似的，沒有人伴送。她的屍體被送到墓場的時候，有她兄弟的朋友和同學跟着，還有她所教授的孩子們的家裏人，還有一些人，她遇見過，却從來沒有說過一個字關於自己的生平，也沒有聽見他們說一個字，雖然他們私下地羨慕她，而並且知道她的熱誠；還有一些窮人，和幫助過她的房主，甚至於還有許多鄰近的小商人，都跟着她的屍體走。納桑夫人在安戴耐蒂死的那一天，就把奧利威葉放在自己羽翼之下保護着，並且不管他的意見怎樣，把他引到別的方面去，並且盡力使他的思想離開了悲傷。

假若這個事變在他一生中再晚一些來到，他決不能忍受這種災難——但是現在，他不能絕對降服於他的失望。他方才開始一個新的生活；他在一個團體之內生活，並且無論他怎樣的感覺，他必須去過這種共同的生活。學校裏非常忙迫的生活，智識的壓迫，考試為生存的掙扎，這都使得他不能有自己的意見；他不能孤獨。他痛苦，但痛苦却使他得救。早一年或者再早幾年，他一定已經降伏了。

但是他仍然盡可能地在孤獨中去迴想他的姐姐，他不能夠保存他們從前一同住過的屋子；這對他是一件重大的悲哀，但是他沒有錢。他希望那些好像對於他很關心的人們，能夠明瞭他的痛苦，就

是他不能夠保存曾經屬於她的什物。但是沒有人好像能夠明瞭。他借了一些錢，加上作家庭教師得來的一些錢，他租了一間樓頂。把他所能夠保存的他姐姐的器具，都放在裏面；她的床，她的桌子，她那有扶手的椅子。他把牠當成紀念她的聖堂。每當他失望的時候，他就躲避到那裏面去。他的朋友以爲他在鬧什麼勾當。他蹲在那裏好幾個鐘頭，把臉埋在兩手裏去夢想她，不幸他除了她小孩子時候同他一齊照的像以外，沒有其他她的像片。他向她訴說，並且哭泣：：她那裏去了呢？唉！假若她在這個世界的別一方，不管她在什麼地方，不管到那個地方是如何困難——他會多麼快樂地，用一種不能阻遏的熱忱，跑去尋找她，縱然有千千萬萬的困難在等待着

他，縱然他不得不赤脚地去尋找，縱然他不得不漂泊幾百年，只要他的每一步可以使他離她更近！……是的，只要有千分之一的把握而他也一定去尋找她。……但是沒有東西……沒有地方可去，……沒有方法再尋到她……他現在是何等地孤獨！現在她不再在那裏愛他，同他商量而且安慰他，他是沒有經驗的，還是孩子氣的，他被投在生活之流裏，沉溺，或者浮遊！……那曾經享受過和另一個人有完全相知，和無限友誼的快樂的人，他是知道所有快樂中之最神聖的了——但這種快樂，却使他所有的餘生，永遠都是痛苦……

「在痛苦中迴憶過去的快樂的時光，沒有再比這更深切的痛苦呵！」（註四十八）

對於一個嬌柔而溫和的靈魂，已經認識了最大的快樂，是最大的不幸。

不錯，在生活的開頭失去了親愛的人是痛苦的，但是到後來生活源泉慢慢乾涸的時候，那却是更可怕的。奧利威葉是年青的；雖然他生來是悲觀的，雖然他遭遇過許多的不幸，他總不得不去過他的生活。如同我們往往在親愛的人死去以後的行動一樣，就好像安戴耐蒂死去以後，把她一部分靈魂注入在她弟弟的生命裏。並且他也這樣地相信。雖然他沒有她那樣虔誠，他也渺茫地相信，他的姐姐並沒有死，就如同她心許的似的，在他的身上活着。在布萊頓（註四九）有一種迷信，就是說年青人死去不是真死，不過停留，

並且飛翔在他們住過的地方，一直等到他們活盡了他們應該活的年紀——因此，安戴耐蒂也就在奧利威葉身上，活盡她的天年。

他讀着在她屋裏尋到的紙片。不幸，差不多的，她都焚毀了。而且，她不是那類把內生活都記載下來的女人。她是很謹慎的，不至於把她內心的思想，由於病中多言的不慎，就洩露出去。她只有一本小小的筆記簿，差不多旁的人都不知道的——一個很直率的記載在裏面，她隨便寫下來了一些日期，一些她每日生活中小的事件，一些給她快樂和感情的生活，那都是用不着詳細寫下來，去使她不致遺忘的。差不多所有那些日期都和奧利威葉生活裏某種事件有關的。她把他寫給她的信，都收存起來，沒有例外——唉！他沒有這

樣的小心；所有她寫給他的信，他差不多都遺失了。他要信作什麼用呢？他以爲他的姐姐永遺會和他在一處的；這溫柔的親愛的泉源好像是不會枯竭；他以爲他永遠可以在那個泉源裏，解救他嘴唇和心裏的焦灼。他曾經很浪費地耗盡了他接受到的愛，現在却熱心地去集聚那最小的淚珠。……他何等地感動，當他隨便翻閱安戴耐蒂一本書的時候，他看見在一小片紙上，用鉛筆寫着：

註四十八 這是但丁（Dante）說的話，原文是『Nessun

Maggior belore che ricordarsi del tempo felici

ceNella Miseria……』

註四十九 布萊頓（Breton）是法國 Brittany 省的一個地名。

「奧利威葉，我親愛的奧利威葉！……」

他幾乎暈過去了。他嗚咽着並且吻那在墳墓裏這樣向他說的看不見的嘴唇——從此以後，他把那每一本書都取下來一頁一頁地去看，看還留下沒有其他任何關於他的字句。他找出來一段寫給克萊士托弗的信，於是發現了在她心裏活躍的沒有說出來的浪漫；他第一次忽然發現了她感情的生活，這是他從來不知道，也沒有想去知道的。就是當他過着最近幾天最狂熱的日子時候，她被他所遺棄，於是她便向那不認識的朋友伸出手去。她從來沒有告訴過他，說她從前曾經見過克萊士托弗。在她信裏有些字句間，洩露了他們曾經在德國遇見過的事實。他明瞭克萊士托弗曾經對她憐愛過，詳細的

情形他不知道，並且安戴耐蒂對這位音樂師的感情也從那天起始，雖然她始終保守着秘密。

奧利威葉已經愛克萊士托弗，因為他音樂的美妙，現在對於他更有說不出來的親愛。她曾經愛過他，在奧利威葉，似乎他是在克萊士托弗的身上去愛她。他上天下地去尋找他：去追他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在他受反對之後，他已經在巴黎混亂的當中隱匿了：他遠避各種的集會，沒有一個人再想到他——幾月之後，奧利威葉恰巧在大街上遇見克萊士托弗；他剛從病中復原，因此他蒼白並且瘦削。但是奧利威葉沒有這個勇氣叫住他。他遠遠地跟他走回家。他想給他寫信，但是他沒有勇氣去做這件事。有什麼可說的呢？奧

利威葉不是孤獨的，安戴耐蒂和他在一處：她的愛，她的謹慎，都變成他的一部份；想到他的姐姐愛過克萊士托弗，於是怕羞不敢去克萊士托弗，好像她自己就是安戴耐蒂似的。但是他何等地想和他談到她——但是他不能夠，她的秘密封鎖了他的嘴唇。

他想法再去遇見他。他走到克萊士托弗也會去的地方。他希望同他握手。但是當他看見了克萊士托弗，他便盡力隱藏起來，使克萊士托弗不會看見他。

最後克萊士托弗看見他，是在他們都熟識的朋友的家裏，那個黃昏他們都去了。奧利威葉站得離他很遠；可是在注視他。那天晚上，無疑的，安戴耐蒂的靈魂在奧利威葉的附近飛翔：因為克萊士

托弗在奧利威葉的眼裏看見了安載耐蒂；並且是由她的肖像，這樣突然地出現，這使得克萊士托弗橫過屋子，走向這位陌生的使者，這位使者好像年青的赫爾姆斯（註五十）似的，替幸福的死者，向他悲哀地致意。

註五十 赫爾姆斯 (Hermes)。義云急驅，神之使者，又司送新死鬼魂往冥土，故亦稱送魂使者。

——完——

安戴耐蒂 羅曼羅蘭著

靜子、辛質合譯 定價七角

這部小書，是法國現代文豪羅曼羅蘭十大名著之一。其寫常蘭破家蕩產而自殺一段，已是暴露了不懂經濟政治而濫芋執政者的歸宿。其在描寫常蘭的女人既沒有自悟自拔的精神，又沒有應付環境的彈力；這正充分地表現着破產的小資產階級的意識。

關於書中的主人她——安戴耐蒂，因「愛」而替母償債；因「愛」而輔弟成人；因「愛」而自犧牲了『人生』的寶貴的青春，而且甘於淪亡；無疑地這是『人道主義』之露骨的說教。

本來，作者在某一時期，是所謂「人道主義」的倡始者；不過他近來已離開了「象牙之寶殿」邁進了大眾之疆域。我們致力於文化的朋友們爲了過往之考究，這部曾經一時著名的傑作，尤不可不拿來細味一番！

小朋友的信 趙雲弢編著

上下兩冊 每冊四角

時代不絕地進展，我們青年的腦筋越複雜，朋友的來往也越多，遂着通信的機會也益發增加了。

書信的格式用語，也隨時代不絕地轉變抽的方式，爲了給小朋友一個練習書信的規範，特地編出這『小朋友的信』一書給你們：一方面可以作爲課堂的教材，一方面可當作課餘自修的範本。

小朋友！你們不是很需要抽嗎？

一九三二年八月十五日付排
一九三二年九月一日出版

安戴耐蒂 (全書二冊) 定價柒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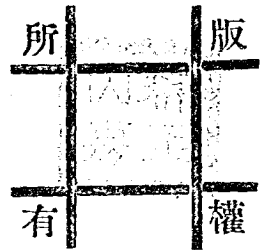
著者 羅曼羅蘭

譯者 辛靜子 賀合譯

印行者 羣玉山房

印刷所 中華印書局

發行者 羣玉山房



北平前外楊梅竹斜街

電話南局一六七三號

保定西大街

電話五五六號

A-17
607166
4

